

Ruyin Frayerman 著
胡山源 譯

早

戀

天光書店發行



Ruvim Frayerman 著
胡山源 譯

早戀

天光書店發行

譯者序

中國的舊小說和現代的西洋小說，從技術方面看來，其最大的不同點，我可以說，前者大都用敘述法 (Narration)，而後者則幾乎全用描寫法 (Description)。多用敘述法，自然容易寫些，因為用不着直接描摹，也不必限於一時一地，只要像報帳一般，將故事報完就算數，而讀的人呢，自然也容易了解些，因為這樣不必跟這寫故事的人一同走，一同看與聽，甚至一同想，只要明白了故事的大概，就可以將這故事放在一旁，至多，憑着自己的想像，給故事中的人物或背境，加上一些襯托，也就很可以過去了。敘述的時候，或者將故事的前因後果，加一些說明，或者將牠的因果，加一些議論，有所發揮，這更能使讀者明白，或者知所警惕。一句話，中國舊小說的喜歡用敘述法，就是因為只注重情節 (Plot)，而讀者對於小說的要求，也大都只注重情節的熱鬧或變幻，其他對於人物和背境的描寫，是不大注意的。在那些作者和讀者看來，人物和背境，人人都可以想得到，只有情節，乃是故事的骨幹，不能不用一些心思。至於情節也可以用描寫法來發展，似乎他們根本沒有想到。

然而這樣的小說，是第一流的作品麼？能够得着多數人的歡迎而垂之永久麼？當然，我的，也可以

說就是你的答覆，只有兩個否字。這不是第一流的作品，還得不着多數人的歡迎，或者得到了多數人的歡迎，而不能垂之永久。爲什麼原故呢？我想也用不着長篇大論，來加以說明，我只要舉出中國最佳的兩部小說來，也許你就可以自己尋到答覆了。第一部水滸，第二部儒林外史，請問每一個讀者，究竟在欣賞牠們，是爲了牠們的情節的敘述呢，還是人物與背境的描寫呢？而三國志演義的引人入勝，難道只是爲了牠的情節熱鬧與變幻，而沒有人物與背境的刻劃入微麼？中國的舊小說，好者太少而在技術上不及格的太多，就是爲了這不懂描寫，更不懂情節的描寫的原故。

這樣的情形，自從現代的西洋小說傳到了中國，照理就不應該發生了，而我們在小說上的技術，就應該大大地進步，而舊日的老方法，也應該少用或者簡直不用了。不料默察這些年來的新小說，似乎懂得這描寫法的，還是很少。注重情節而不注重人物與背境的，固然比比皆是，就是對於他們所注重的情節，也大都只知道用代言的敘述法，換言之，報帳法，概括地說故事，而不用直接的描寫法，將每一個節目的各方面，細細描摹出來，讓故事自然進展。最顯著的例子，小說中沒有對話，或者對話少得尋不到，所有其中人物的對話，都由作者從旁代言了事；前因後果，也用「原來」或什麼倒敘與預告，由作者另爲說明，與舊小說中的「書中交代」差不多。這真叫我有些希奇了，爲什麼我們的作者如此不長進！

現在，我藉着天光書店給我的機會，譯出了這本「早戀」爲了牠的技術，技術上徹頭徹尾的描寫而不敘述，我極願將牠推薦於每一個嗜好小說的讀者之前。你可以看看，牠有沒有一些作者的影踪夾在裏面，來攪亂我們的視線，當我們正在凝神壹志地看着這真實的故事，不片段的人生，在活活的演進、發展時；或者說，牠有沒有一些作者的聲息夾在裏面，來攪亂我們的聽覺，當我們正在心領神會地聽着牠裏面每一個人的說話，每一種自然的或人爲的響響時。你能了解牠麼？欣賞牠麼？如果能，我可以說，你讀小說的程度已經高了，假使你能學牠的法子寫小說，你的手段便也妙了。如果你還不能這樣，那末，我可以說，你還只可以看看「落難公子中狀元」，後花園私訂終身，而不能看紅樓夢，你還只能寫寫「奇案」或「公案」，而不會寫水滸或儒林外史。總之，我們讀這篇小說時，是按着事實的自然經過，那就是按着不先不後而一定的時間，不此不彼而一定的地點，我們親目看見了，親耳聽見了那些事實的自然起伏、自然進行，沒有誰在我們旁邊告訴我們聽，指點給我們看。我們真覺得暢快、喜樂。至少，我們像在看着一本很好的戲劇，我們懂得牠的一切，欣賞着牠的美妙，我們不需要有人在我們的旁邊，對於那戲劇，來多說一句話，如果有誰簡直不識相，要在舞臺的一角，幫着劇中人說話或裝腔作勢，我們就非轟他下去不可！

不過這本小說的長處，實在也不單單是牠技術的優越。只因爲我看到中國小說在技術上的不

長進，心有所感，所以我就首先想到了這點。牠的長處多着呢，牠描寫兒童的最後一個時期，就是成人前一個時期的心理，得到了難得有的成功！以兒童爲主人翁的小說是難寫的，而這一個時期的兒童，尤其難寫，因爲一般兒童的心理，作者往往體會不到，而這一個時期兒童的心理，爲了就要進入成人時期的原故，則最爲複雜，作者往往體會到了卻有無從下手之感。中國沒有一本以兒童爲主人翁的好小說，全世界以兒童爲主人翁的好小說，也沒有幾本，這就證明了我的話，這種小說的難寫，不是隨便說說的，同時，也就證明了這本小說的「出類拔萃」，實爲當今難得的佳作了。牠清楚地，深刻地，將這一個時期的兒童，同在這一個時期而心理又大不相同的幾個兒童，留下了一組有生氣的雕像，使我們看得見他們面目的唱片，聽得清他們口吻的紀錄。牠還遠在有聲電影之上，或最新發明的「立體電影」或「味覺電影」之上，因爲牠還給我們看清楚他們小小的頭腦中，在想些什麼。牠所介紹給我們的，比了我們可能遇到的這些活人還要真切！

其次，這篇小說的背景，地方色彩 (Local color)，也是描寫得足供每一個人欣賞的。如果說，你看這了這篇小說，還想像不出那地方的山、水、草木，以及風、雪、與禽、獸這些自然界的一切的，我想你以後還是不要讀小說的好，免得多費你的寶貴光陰。「入寶山而空回」，一無所得。如果你已經想像得出這一切了，而還覺不出這一切的美麗來，那末我說，你假使還要讀小說的話，你的美感還須訓練些。我

這樣說，決不是有意要得罪人，更不是有意要表示我的程度，好像懂得了什麼。實在的，我是爲牠，這小說的地方色彩所迷了！牠寫得那樣的好，我不願有一個讀者錯過，我只願每一個讀者都會和我一樣得到牠所給我的美麗，因此感到愉快！牠寫得那樣的好，完全是藝術的好，不一定是事實的好，說不定我們到了那裏，反而會不覺其好；牠簡直會「點鐵成金」，「化臭腐爲神奇」，將那冷冰冰的北國，寫得如火如荼，成了不朽的畫景！

至於牠的情節，結構呢？那也並不散漫或單調，而恰恰佈置得適如其分。當然，一篇小說的結構也是重要的，否則只是片段，連不牢，闕不攏了。牠卻也把握牢了這重要。這個，我想我們善於，並且喜於看情節的讀者，一定能够自己發見的，那也就不必我在這一點上多所介紹了。不過我要殺風景地補充一聲，你如抱了什麼「奇情」或「豔情」的心思來看牠的情節，你是會失望的，你還得用欣賞一篇絕世妙文的結構的眼光來看牠，你才會如願以償，滿載而歸。

我常要說，天下事大都後來居上，而文學也不能例外。就像這篇小說，沒有一筆閒，一句浪費，也沒有一些缺少，十足顯出了最現代的作風，爲其他十九世紀以上，或最近幾十年的西洋小說所不及。這就是文學也是後來居上的證明。因此，我很想將這樣的小說，最現代的小說，多譯幾篇，給我們一些新鮮的欣賞，更有力的參考。

本篇小說是從「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一九四〇年一二、三、月號的英文譯出來的，在該號的「作者小誌」欄中，有關於本篇作者的幾句話，現在譯在這裏，以供參考：

拉維姆·夫雷雅曼(Ruvim Frayerman)是一個多才的年輕的蘇維埃長短篇小說家。他初次轟動蘇維埃讀者的，是他的 Vassaka, Red Partisan，這是一篇講到中國東三省革命青年的長篇小說，登在本刊一九三三年的第二號。本號中所發表的「早戀」是他的第二部鉅製。他的長短篇小說的特點是富於抒情的語句和心理的分析。

本書譯完後，曾請高勵華女士對照了原文，逐字逐句，詳校一次，特此謝謝。

民國三十年一月，在上海。

早晨

—

細長的釣絲在老樹根下面的水中浮着，水輕輕一動，牠就在微波中顫動着。

那位小姑娘在釣着鱒魚。

她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塊圓石上，讓河流的吼聲響徹她的身軀。她向下面看着，不過水面上的光芒雖然奪目，她却並不用力注意。她時常瞥視着四週，或者看着遠處的小山，山在河的那邊，上面蓋着森林。

空氣澄潔，被羣山所包圍的天空，就像渲染着晚霞的平原。

但是即使她從小就熟悉的空氣和天空，這時也引不起她一些興趣。

她眼睛睜得很大，注視着滔滔的水流，要想給她自己描摹出那些未經開發，不爲人見的遠地方，這條河的來處和去處。她渴慕着新的地方，例如她想到澳洲去看看那處的野狗。她又想做一個飛行

員並且也想會唱一些歌。

因此她就唱了起來，起先是輕輕地，後來就大聲唱。

她有美妙的喉音。可是在她的四週，一切都寂靜而空虛。只有一頭水鼠，被她的歌聲所驚，在樹根相近的地方，潑刺他響了一下，就迅速地向燈心草叢游着，在牠的身後還拖着一根青的蘆葦，要想帶到牠的巢穴裏去。蘆葦很長，水鼠的努力並沒有用，因為牠沒有拖牠穿過水中各種雜草的力量。

這小姑娘停止了歌唱，很關心地看着。然後她立起身，將釣絲捲好了。

她這樣的動作，使那水鼠竄入了蘆葦裏，一尾黑而有斑點的鱒魚，本來一直在發光的水流中停着不動的，此刻也就此一跳，投入了水底。

小姑娘獨自留在這裏。她抬頭看看太陽；現在太陽已經近地平線了，就要落到那長滿樅樹的山後去了。

可是時光雖然已經不早，她還是不想就離開。她慢慢地，在圓石上轉身，然後用悠閒的步調，踏上了小徑，向山旁迎面的高大樹林走去。她勇敢地進入了樹林。河流在石上的濺濺聲，落在她的後面了；在她的面前，只是一大片寂靜。

然後營中號角的尖音打破了久久的沈寂。這些尖音在林間開墾地的各處顫動着，這種開墾地

上原來生滿虎尾樅，牠們的枝葉是從來不會動搖的；這些尖音又在她的耳中響着，催她快些走。

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加速她的步子。她繞過了生長黃百合花的溼地，俯下身去，從泥土中連根拔起了好幾株蒼白的花。她的手裏握滿了花的時候，在她的背後却發出了輕輕的步聲，並且有人在喊着她的名字。

「丹雅」

她回轉了身。就在那開墾地上一個大螞蟻堆的旁邊，立着那個南奈少年 斐爾加，在向她打着招呼。她帶着友誼的微笑走向他去。

她看見在一株很闊的樹樁上，有一個罐頭，裏面都是紅的越橘。他在用一柄狹的用雅古次克鋼製成的獵刀，將一根剛剛折下來的樺樹枝剝着皮。

「你聽見那號角麼？」他問。「爲什麼你不趕快些走？」

「這是探訪日，」她回答說。「但是我的母親是不會來的。她正在醫院裏工作着。營中誰也不會等着我。爲什麼你自己也不趕快走？」她末了又微笑地問了這一句。

「這是探訪日，」他應着說。「我的父親從游牧人的營中來看我，我一直跑到樺樹山那樣遠，送他回去。」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已經送到他住的地方，然後又回到了這裏呀，這是老遠的路呢！」

「不，斐爾加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他今天就要在近我們營地的河邊過夜，爲什麼我要送到他住的地方呢。我不過在大石的附近洗了一個澡，然後就去找你。我聽見你在唱歌。」

這位姑娘向他看看，嘆哧地笑了起來。

斐爾加皮色黑暗的面孔，又變得格外黑些。

「唔，如果你不忙着走，」他說，「我們可以在這裏就擱一下。我想請你嘗嘗螞蟻汁。」

「可是今天早上你才給我一些生魚。」

「是的，不過那是魚；這是決不相同的東西。你試試看，」斐爾加說。

他將他的樺樹枝戳進了螞蟻堆的中心。他們俯着身等了一會，等那剛剛剝過皮的細小樹枝上，密密地爬滿了螞蟻。他將牠們搖去了，又將這樹枝輕輕地敲着一株杉木，然後對她伸了出去。點滴的螞蟻汁，都黏在發光的樹液之上。他舔了幾滴，就將這樹枝遞給丹雅舔。

「這是好吃的。我時常喜歡螞蟻汁，」他說。

她向前走著，斐爾加在她的旁邊陪着。

他們都不開口，丹雅呢，因爲她喜歡對於事物作一些默想，喜歡一進入沈寂的森林，就不作聲。而

斐爾加呢，則因爲他不願意再說像螞蟻汗那樣的瑣事。這到底只是一種汗，她可以很容易地爲她自己找到的。

因此他們走完了這森林中的小徑，彼此沒有交一言，最後，他們走到了山的那邊。

這裏，在河旁一個懸崖的腳邊，他們看見了空地上，一行一行寬大的篷帳，這就是他們所紮的營，而河呢，正在匆匆地向海流去。

營中的鬧聲傳入了他們的耳中。成人們一定已經回家去了，兒童們正在玩着。可是他們的聲音是那樣的響，以致在這些摺疊的灰色岩石的寂靜中，使丹雅感到，似乎遠處什麼地方的森林，正在嘆息着，搖擺着，她是時常喜愛森林的。

「他們一定已經排好隊了，」她說。「你應該先走下去，斐爾加，因爲恐怕他們要笑我們倆時常一起回來。」

「無論如何，她是用不着這樣說的，」斐爾加想，很有些着惱的樣子。那生在岩石突出處的一叢強有力的小樹，他一把拉住了，就此跳向下面的小路上去。那小路很低，以致丹雅嚇了一跳。不過他到底腳踏了穩地。丹雅立刻就沿着另外一條小路奔着，這條小路是在矮矮屈曲的松樹之間的，松樹則生在岩石中。

這條小路領她走上了一條大路，那條大路也像河流一樣，是從森林發出來的，又像河流一樣，用牠的白石和砂礫，閃耀着牠的眼睛，又在她的耳中發着吼聲，這時正有一輛長長的公共汽車，裝滿了人，從她的身旁開過。

成人都在從營中回到城裏去。

公共汽車開過了，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看看牠的窗或者看看牠的輪滾過去；她並不在期望着什麼人。

她越過了大路，向營地奔去，不愧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跳過了好些水溝。

兒童都發着喊歡迎她。她走入她排隊所站的地方時，旗子在她的面上飄着，她先小心地將花放到了地上。

先鋒隊隊長高斯底雅，給了她一個威嚇的瞥視。

「丹雅撒班尼衣娃，你應該按時到隊！立正！向右看齊！舉手撐腰！」

丹雅盡量撐開她的手來，一面在想：「有朋友在你的右邊是頂好的，有朋友在你的左邊是頂好的。實在說，兩邊都有朋友是頂好的。」

她將頭轉向右面，就看見了斐爾加，他的黑臉在他的浴後發着光，好像一塊琢磨過的石頭。他那

關而紅的先鋒隊領結，浸了水，溼得很。

「斐爾加，」隊長說，聲音有些粗澀，「如果你要用你的領結當作游泳衣，你將作成一個怎樣的先鋒隊隊員呢？現在不要爭辯，不要爭辯！我知道我所講的是什麼。你等着！我要和你的父親說一說。」

「可憐的斐爾加，」丹雅想他今天倒楣了。

她一直看着她的右方。她沒有向左方看——爲了一個原故，這是違反規則的，爲了另外一個原故，肥胖的小仁雅正在她的左方，這是她並不特別喜歡的人。

唉，這個營地！她在這同一的營地上，已經度過五個夏季了！不過無論如何，今天比了以前的時候，似乎要掃興些。她一向是很喜愛牠的——黎明時她在她的篷帳裏醒過來，露水還在懸鈎子的細刺上滴着；號角的聲音在森林間響着，好像小鹿的呼聲，此外還有鼓槌所敲出來的歸營號，螞蟻汁的酸味，營火旁的歌唱，在在都足以留戀，而對這營火，她比營中任何人更知道怎樣生法。

那末今天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是不是那長流入海的江河，將這些奇異的想頭放進了她的頭腦裏？她會帶着模糊的預覺，注視着這河流。她會希望和牠一同浮着，可是往那裏去呢？爲什麼澳洲野狗的思想會那樣誘惑着她呢？澳洲野狗干她什麼事呢？這是不是由於她的兒童時代正在悄悄地溜走呢？誰能確實知道，什麼時候兒童時代會結束而下一個時代會開始？

丹雅立正在隊中的時候，還是這樣那樣地想着；她後來在吃飯的篷帳裏坐下來吃晚飯了，還是那樣想着。只有在野火——那是別人請她點着的——旁邊時，她才恢復了她自己。

她從樹林中拿回來一根細長的樺樹枝，那是在風暴中被吹斷下來，而在地上晒乾的；她將牠放在中央，開始在牠的四週很熟練地生起火來。

斐爾加用灰蓋着牠，使牠緩緩地燒着，然後等那些細枝着了火。

樺樹枝並不射出火星，只在圍繞着牠的薄暗中發着嗤嗤的微聲。

別組的兒童都跑到這裏來看火。隊長高斯底雅來了，剃過頭的醫師，甚至營地的監督，也都來了。他問他們，既然有這樣優美的火，為什麼他們不唱歌和遊戲。

因此兒童都唱起歌來，唱完了一首又一首。

可是丹雅不高興唱。

她和水邊一樣地坐着，眼睛睜得很大，注視着火——火正不斷地變幻着，不斷地動着，不斷地向上昇騰着。這火也似乎在說着什麼話，把模糊的疑懼充塞着她的靈魂。

斐爾加耐不住看她那樣憂悶的樣子，就將他那裝着越橘的罐頭拿到火旁來，很想用他所有的一些東西，使她高興起來。他將罐頭對他所有的同伴邀請着，可是他揀了那最大的，最多汁的越橘給

了丹雅。越橘很熟，很涼，丹雅愉快地吃着。斐爾加一看見她有興致了，就開始講着熊，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獵人，還有誰能夠講熊和斐爾加講得一般好呢？

可是丹雅中止了他。

「我是生在這裏地方的，就生在這個縣，這個鎮，我從來沒有到過任何別的地方，」她說。「但是我時常奇怪着，爲什麼人們會屢次講到這裏的熊。沒有別的，只是熊熊……」

「那是因爲我們住的地方近着「泰加」* 在「泰加」正有許多熊，」仁雅說，這位肥胖的姑娘並沒有什麼想像，不過時常能夠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每一樣事物。

丹雅很留心地看着她，然後，又問斐爾加，他能不能告訴他們一些關於澳洲野狗的事情。

可是斐爾加似乎一些也不知道澳洲野狗。他能夠告訴他們許多關於兇猛的吉里雅克巨大而長毛的狼狗這些事情，可是他一點也不知道關於澳洲野狗的事情。其他的兒童也都不知道。

然後肥胖的仁雅高聲說：

「可是丹雅，你究竟爲什麼要講到澳洲野狗呢？」

丹雅不回答，因爲她沒有什麼話可說。她只嘆一口氣。

* Taiga 指亞洲北部有松林的溼地帶——原註。

好像這一嘆發生了什麼作用，本來一直燃燒着，發着亮光的樺樹枝，現在好像活物那樣，突然扭轉了一下，崩落下來。成了灰燼。黑暗就落到丹雅所坐的四週。黑暗漸漸接近着那些兒童。他們就叫了起來。

就在這時，有一個聲音從黑暗中發出來，這是一個沒有人熟悉的聲音。這不是高斯底雅的聲音。「噯，噯，小朋友，你們叫什麼？」那個聲音說。

一隻巨大的黑手在斐爾加的頭上出現，將一束細枝丟到火上去。牠們都是樺樹枝的梢頭，也就是燃燒起來會發着爆裂聲和火星的東西。牠們也不會立刻熄滅，只像簇簇的繁星發着閃光。

兒童都跳了起來；那個人又走得近些，就在火前蹲了下來。他的樣子並不大，他裹着革製的護膝，戴着一頂樺樹皮製的帽子。

「不要怕，用不着怕他，」丹雅叫着說。「這是斐爾加的父親，他是一個獵人。他要在我們營地的旁邊過夜。我很認識他。」

這是真實的。他在丹雅的旁邊坐了下來，對她點點頭，笑笑。他也對其他的兒童笑笑，顯出了他的闊牙齒，這些牙齒，被他現在緊握在手中的長長的銅煙管，耗損了許多了。他時常要從火中取一根閃着火焰的細枝，點他的煙管，並且用力吸着牠，他不說什麼，不過這種溫柔而和氣的吸煙聲，似乎在告

訴人家——告訴那些聽着這聲音的人——在他這位陌生的獵人頭腦裏，並沒有什麼壞念頭。

因此，當隊長高斯底雅走到火邊，問爲什麼有一個陌生人在那裏時，兒童們就衆口一詞喊着說：「讓他去，高斯底雅。這是斐爾加的父親，讓他坐在我們的火邊，我們喜歡他。」

「啊哈，原來是斐爾加的父親，」高斯底雅說。「好極了，我是認得他的。可是我必須告訴你，獵人同志，你的兒子斐爾加專門喜歡吃生魚，還要將牠們給別人吃，例如給丹雅撒班尼衣娃吃。這是一樁事情。第二，他用他的先鋒隊領結，當作游泳衣，在大石相近的地方洗澡，那是嚴格地禁止的。」

於是高斯底雅就走向別的營火去，那些營火正在本營地的其他部份上很活潑地燃燒着。這位獵人既然不懂得高斯底雅所說的一切話，他只好用尊嚴的態度看着他，並且對斐爾加搖搖頭，表示一些訓戒的意思。

「斐爾加，」他說，「我住在遊牧人的營帳裏，獵取着野味，以便你可以住在鎮上讀書，並且常常吃得飽。但是如果你有一天這樣的爲非作歹，以致你的上級的人抱怨着你，你將來成爲什麼樣人呢？就爲了這一點，拿着我這條革帶到樹林裏面去，將我的馴鹿帶來吧。牠就在近着這裏的地方吃草。我要在你們的火旁過夜。」

他就給斐爾加一條用麋皮製成的革帶，長得很，甚至你可以將牠拋過最高的杉樹頂。

斐爾加立了起來，對大家瞥視了一下，看有沒有誰自願和他同去辦這件苦差使。

丹雅很爲他難過；並且他今天上午會請她吃過生魚，下午吃過螞蟻汁，而他在大石那邊洗澡，也許正是她的過錯。

她跳了起來。「來吧，斐爾加，」她說。「我們同去找那頭馴鹿，並且帶回來給你的父親吧。」

他們一同向樹林奔去；樹林和以前一般，寂靜地迎接着他們。各縱樹之間，重重疊疊的影子落在苔蘚上，甘遂桂的漿果在羣星的微光中發着亮。他們在不遠的一株虎尾樅的下面，找到了那頭鹿，牠正在啃着縱樹枝掛下來的苔蘚。這頭畜生非常溫馴，以致斐爾加用不到將套索套到牠的角上去。丹雅就把套絡放上牠的頸項，領牠走過了沾着露水的草，到矮林中去。可是斐爾加却帶牠到營火的旁邊來。

那位獵人一看見兩個孩子帶着鹿到火旁來，就大笑起來。他請丹雅吸他的煙；他是一個慈心的人。

這使其他的兒童都大笑起來。因此斐爾加就嚴正地對他說：

「父親，先鋒隊員是不吸煙的。他們必須不吸煙。」

獵人顯着驚異的樣子。不過這事也使他高興地想，他這位住在鎖上上學，頸上圍着紅巾作領結

的兒子，畢竟懂得許多他父親所不懂得的事情。他就取回他的煙管，放在他的牙齒間，又將他的一隻手放在丹雅的肩頭上。馴鹿也在聞着她的面孔，用牠的角觸着她，牠的角雖然早已變硬了，並且光滑得像石頭，可是當牠觸到她時，却似乎很溫柔。

丹雅在獵人旁邊的地上坐了下來，覺得差不多又高興了。

野火照耀着營地的各處，圍着牠們的兒童都在唱着歌。醫師在一旁徘徊着，留心着他們的健康。丹雅突然對自己說：「這到底不是比澳洲野狗好麼？」

可是她爲什麼還切望着航向河的下流去呢？爲什麼她還聽着石上淙淙的水聲呢？爲什麼她渴慕着變化呢？

「夏季過去了，」丹雅輕輕地說。「不多幾天內，我們要回到校裏去了。」

二

丹雅在昨天連根拔起來的百合花，到明天的早上還很新鮮。她用溼的草和苔蘚蓋着花的根，用新剝下來的樺樹皮裹着牠的幹，當她將這些花在她的脅下一挾，又將她的行囊向她的肩上一攢時，她立刻就變成了一個準備登上長途的旅客。

她所希望的變化，比她所期待的更早實現了。事情已經決定，要將營地結束，而將兒童移到鎮上去，因為醫師說，夜露已經對於健康有害了。這到底已經是秋季了。

的確，秋草已經長得很濃密，並且一星期以來，篷帳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見白霜蓋着，露水的點滴一直到日中還黏附着林中的樹葉，而每一滴的露水簡直和蛇蝎一般的毒。

丹雅所要走的旅程，並不是長的事實上，她在走着昨夜公共汽車所開過的大路。

雖然這路在樹林中盤旋着，而且還是一條很新的路，今天在牠的上面却籠罩着一片微塵。這是石屑所化的頑塵，甚至生在路旁的古樹也不能完全把牠驅散，牠們只能夠用牠們四展着的深青枝尖輕輕地拂開牠。

丹雅在衆人後面這金色的塵圈中走着時，很知道這些。在她的旁邊，斐爾加和他的父親同走着，馴鹿則跟在他們的背後。這頭畜生，正和丹雅一樣，討厭着塵與銅號聲，銅號聲很響，每半小時就由營中的音樂家吹奏着，這些音樂家那時正在滿載用具的車子旁邊走着。當紅軍的兵士在坦克車裏開過而對這些兒童喊着「嚇雷」時，那頭馴鹿對牠的套絡掙扎得很厲害，以致牠逃開了牠的主人，就此背上帶着包裹躲到松林裏去。因為包裹裏有斐爾加和丹雅的最寶貴的全部東西，他們就走過去尋牠。

他們在纖長的樺樹叢中找到了牠，那些樺樹正和牠一樣，在因恐懼而顫抖着。

他們費了好些時間，才能够使這頭鹿離開樹林。不過當獵人終於領牠回到大路上時，音樂家的吹奏已經聽不見了，而塵呢，也重新落到了牠所起來的石頭上，樺樹也不再拂動牠們的樞枝。

野營已經離得很遠了。

這就是丹雅爲什麼在家裏找不到人的原故。那時她走進鎮裏去，她的帆布囊揹在她的肩頭上，她的拖鞋被路上的尖石，弄得破碎了。沒有誰在等待着她。

她的母親已經和平常一樣，到醫院裏去工作了，她的老保姆，到河邊去洗濯衣服了。門都開在那裏，丹雅走進了天井。

可是一個旅行者需要許多東西麼？有一些冷水喝喝，在草上伸開了兩臂小小休息一會，也就够了。在籬笆下面有草。草已經長得更加稀少了，葉子的尖頭已經被霜凍壞，可是蚱蜢，在這市鎮中心不知那裏來的蚱蜢，到了晚上還在這裏面叫着。此外也有水。真的，牠既不起着微波，也不流動着，無冬無夏，牠只停滯在一個桶裏，桶縛在天井中心的一個舊檣上。

丹雅開了龍頭給她的花灑些水，又使捲在白苔蘚裏的根滋潤了一下。

然後她自己喝了些水，向那長在門檻右面的樹走去。一株樞枝四散着的樞樹，和一株枝葉細弱

的樺樹，悄悄地並肩站在那裏。樺樹仍舊新鮮而好看。牠的極枝遮蔭了大半天井。可是樺樹却在變黃了。

丹雅摸摸牠那白的多瘤的樹幹。

「呀，這已經是秋天了麼？」她低低地說。

樺樹落下了片枯葉，落到了她那向上張着的掌心裏。

「是的，是的。」丹雅說，「這是秋天了。但是鳶尾還在窗下開着花，那末，我的百合花也許能夠多開一些時吧。不過大家都到那裏去了呢？」

那時她聽見她的身旁有一些輕柔的悉率聲和嗚嗚聲。她向下看看；那頭老貓哥薩克已經帶着小貓到來，要牠們表演種種本領給她看。然後鴨來了，在牠的嘴裏啣着一條蟲，搖搖擺擺地走着。

小貓在夏季裏都已經長大了，最小的嗚哩嗚爾已不怕鴨和鴨所吃的蟲了。

不久，一條狗又在門中出現。牠的個子很小，頭很大，至少已經九歲大了。

狗一看見丹雅，牠就在門中停了下來，牠的水汪汪的眼睛顯示着羞慚的樣子，羞慚牠沒有最先發見丹雅的回來。牠起先想回身過去，假裝沒有看見丹雅。這些事情是一條狗所常有的。牠正想尾巴也不搖一下，就轉身向水桶走去。可是牠的一切巧計都立刻消滅了，因為那時丹雅喊着牠的名字。

「老虎！」

牠一聽見，她的小腿踢了一下，就撲到丹雅的膝上去。

丹雅輕輕地拍着牠的頭，頭上蓋着短短的硬毛，從這些硬毛裏，她已經能夠摸得出那與年俱增的小小腫塊。

不錯，不問這些動物有什麼動人的名字，牠們都已經衰老了。

丹雅熱愛地向下看看這頭狗。

當她將眼睛拾起來的時候，她看見了她的保姆，她也老了，面上有着皺紋，眼睛因為年老而看不清楚了。

這位老婦人，將洗衣桶在地上一放，就吻丹雅，並且說：

「好啊，你被太陽晒得這樣，呀，你和吉里雅克人一般黑了。確實的，你的朋友斐爾加，不見得更黑些。你的媽媽不在家。她等着又等着，後來她只好去工作。因此這裏就只有我們兩人。我們時常都只有我們兩人的，是不是？要不要我煮茶，或者你喜歡吃些東西？誰知道他們給你在營中吃些什麼。」

可是丹雅不要吃什麼東西。

她將行囊拿到屋裏去，在寂靜的各房間裏走着，把玩着架上的書籍。

是的，保姆是對的。丹雅是時常隨意獨個兒來消磨她的時光的。不過只有她自己知道，這種自由壓在她的身上有多少重。她既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媽媽又那樣的難得在家。她的胸懷，立刻爲了一種又苦又易動心的感情，緊張起來了，她不禁流起淚來。這是什麼呢？她母親手上她所聞慣的芳香，或者她母親衣服上的氣味，或者她母親的表情，由不斷的眷顧而更加溫柔起來的表情——那使丹雅不論到什麼地方，心中時刻不忘的神態。

曾經有一時，每次她的母親離家時，丹雅就要哭，不過現在，她只動心地想着她。

她沒有問她的保姆，她的母親會不會就回來。她只弄弄掛在衣櫥內她的衣服，在她的床上坐一會，然後再走到外面去。她實在必須種好那些她從林中溼地上帶回來的花。

「不過這已是秋天了，丹雅，」老保姆說。「花不會再長的了。」

「這還完全不像秋天呢，」丹雅回答說。

正像平常的情形，秋天並沒有霧。四週的山也和春天一樣，烏沈沈地長滿了常青樹，太陽在落下去休息之前，在樹林的頂上晒了許久，而在許多房子的窗下，高而沒有香氣的花還在長着。

「或者我的百合花還會真正開一下吧？即使牠們枯乾，牠們的根總還是留在泥土裏的。」

因此丹雅就用一柄大的刀，在花腕的泥土裏挖了幾個洞，將那百合花種了下去，並且在旁邊插

了一些小竿以爲扶持。

老虎在花腕間走來走去，嗅嗅牠們。牠嗅完了各樣東西，就將牠的大頭舉起來，向籬笆看着。丹雅也回身看看那方面。

籬笆上坐着斐爾加，他已經赤腳了，既不穿外衣，也不打領結，他的面孔因爲興奮而發着光。

「丹雅，」他喊着說，「到我們這邊來，快些！父親已經給我幾頭真正的拉糧的狗了。」

可是丹雅仍舊回過身挖着，她的手被汗泥弄得很黑，她的面孔也被汗弄得很溼。

「得了，」她說，「你在騙我。什麼時候他能夠將牠們給你呢？不是麼，我們剛剛回到鎮上來呢。」

「這是真的，我告訴你，」斐爾加抗議的說，「他在三天之前就帶到鎮上來養在棚裏的。他本來要給我一宗禮物，現在他要你來看看牠們。」

丹雅對斐爾加又用探索的眼光看了一會。

這事也許到底是真的，兒童有時的確會得到他們所夢想的東西，而且給他們這些東西的人，往往就是他們的父親。丹雅曾在書本上讀過，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她就將刀丟在花腕上，奔到街上去。

斐爾加住在大路那邊。他的門關着，但是他爲丹雅把門大開，裏面果然有狗。

在他們的旁邊，斐爾加的父親坐在地上吸着煙。他的煙管呼呼地發着聲，和他在林中營火旁所

發出來的一樣響。他對她表示着歡迎。馴鹿繫在籬笆上，立在那裏。狗都擠在一塊，牠們沒有尾巴，尾巴都割去了——真正的吉里雅克狗。牠們並不將牠們的尖鼻從地上抬起來，只是狼巴巴地看着丹雅。

獵人立起來走到她和那些狗的中間。

「牠們都是兇猛的，我的朋友，」他說。

斐爾加接着說：「比了你的澳洲野狗不是好得多麼。」

「我很懂得這些狗，」丹雅說，「但是牠們一些也不像野狗。你給我們把這些狗配在桶上，好麼？」

獵人對於她的請求似乎覺得有點詫異。在夏天把這些拉桶的狗配起來？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但是當他的兒子也請求他的時候，獵人就取出了一具輕桶，在棚裏配好了，就使那些狗立起來。牠們立起來了，咆哮着。

丹雅看牠們用布和革包着的漂亮裝配，以及在牠們頭上飄拂着的羽毛，覺得很可欽羨。

「這是美好的禮物，」丹雅說。

獵人對於別人稱讚他的父愛，很是高興，不管發出這種稱讚的只是一個小姑娘。

兩個孩子就都坐到橈裏去，丹雅取起了鞭子，那是一根頭上包鐵的柁樹長竿。

狗在裝配裏騷動着，不安着，然後將牠們的後腿蹲下來，準備出發，把橈在光滑的泥土上拖着走。獵人從他的囊中取出了一些食物，給牠們吃，作為鼓勵。然後他又從他的內衣裏，取出了兩條乾魚，兩條在太陽下閃光的小小鮭魚，遞給丹雅和斐爾加。斐爾加立刻大聲地咀嚼起來。丹雅起先是不接受的，可是後來也接過來吃，把牠吃完了。

獵人開始準備遠行。他覺得這是他應該離開市鎮的時候了，他的馴鹿在市鎮上全天都餓着。他趕那些狗回到棚裏，解下了牠們的裝配。然後他從籬笆上解下了那頭鹿，又從他的手裏給鹽牠吃。行囊早已準備好了。

獵人在門外和這兩個兒童作別。他將他的手給丹雅，起先是這一隻，後來是那一隻，這是北邊人向鄰人辭別的方式，他又邀請他們，當第一次雪落下來的時候，就帶着那些狗去看他。

他緊抱着他的幼子。

「如果你能够，做一個好的獵人和學生，」他說。後來，他一定又想到那位隊長的訴告了，他沈思地接着說：「并且按照規矩把你的先鋒隊領帶，圍上你的頸項。」

在路的轉灣裏，他又再次回轉身來，馴鹿則在他的身旁。他的面孔好像是用樹木削成的，很黑，不

過就是已經離開得這樣遠了，也看得出他帶着和悅的神氣。

丹雅看見他一轉灣就失蹤了，心裏有些難過。

「你有一個好父親，斐爾加，她若有所思地說。

「是的，當他不打架的時候，我很喜歡他。」

「他真的會打架麼？」

「不是時常的，除非他喝醉了。」

「喔，原來是這樣的！」這是丹雅的批評，同時帶着不贊成的神氣搖着頭。

「你的父親打過架麼？他到底在那裏呢？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吧？」

丹雅看着斐爾加的眼睛，要看清楚，在他的眼睛裏確實沒有一些好奇或恥笑的表示。照她所能

記憶的想來，她從來沒有對他講過她的父親。

可是斐爾加答覆她的注視却很簡單而坦白。

「從來不，」她說，「他從來不打架。」

「那末你一定很愛他了。」

「不，我不愛他，」丹雅回答說。

「喔，原來是這樣的！」這是斐爾加照樣的批評。頓了一下，他碰碰她的袖子。「爲什麼？」他問。

丹雅皺着眉頭，

斐爾加的詢問立刻停止了，一種突如其來的停止，好像他的舌頭被割去了。他似乎以後再也不會向她詢問什麼了。

可是，突然，丹雅的面孔紅了起來。

「我一些也不認識他。」

「他死了麼？」

丹雅慢慢地搖着她的頭。

「那末他在那裏呢？」

「遠地方，老遠老遠的地方。」

「在美洲？」

丹雅點點頭。

「啊哈，我猜對了，他在美洲。」斐爾加重覆說着。

丹雅更加慢慢地從這邊到那邊搖着她的頭。

「那末他在那裏呢？」斐爾加追問着。

他的厚嘴唇張了開來。實在地說，丹雅弄得他莫名其妙了。

「你知道阿爾及耳和突尼斯在那裏麼？」她問。

「我知道的。在非洲，那就是他所在的地方麼？」

可是丹雅又從新搖着她的頭，這次的神氣比了方才更加憂鬱。

「不，斐爾加，你知道一個叫做馬洛西加的國家麼？」

「馬洛西加？」他用心思一再說着。他喜歡這個名字的聲音。他想馬洛西加一定是一個美麗的

國家。

「是的，馬洛西加。」丹雅溫柔地說。「馬洛西加街四十號。那就是他所住的地方——他的公寓

房間的號數是五十三。」

她走進了她自己的天井。

斐爾加一個人留在街上。丹雅逐漸使他驚異起來。他弄得絕對困惑起來了。

「馬洛西加。」他想。這也許是一個島，牠的名字他在暑假中忘記了。這些弄不清楚的島嶼，他從來不能正確地記牢牠們。不過他到底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童，而且他是生在黑暗的樹林裏，一個用獸

皮造成的小舍裏的。他爲什麼要爲島嶼煩惱呢！

三

水從桶中流入澆水的洋鐵罐頭裏，聲音很好聽——你一定不會想，這是久存在朽桶裏的腐水，而會想到，這是一個小小瀑布，從高山上清涼的岩石底下，瀉了出來。牠的聲音是清新的，也是對這位小姑娘滿懷謝意的，因爲她動手將牠解放了出來，由牠自由地奔放着。牠在她的耳中唱得很高，在空中也噴得很美麗，——牠似乎要想在丹雅的面前一顯身手。

可是丹雅既不看他，也不聽他。

她的手放在木塞上，她在想着她的父親。她和斐爾加的談話，已經攪起了痛苦的記憶。

但是對於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對於他，一些記憶也沒有，而只知道他是你的父親，現在住在老遠的莫斯科馬洛西加街上，房子的號數是四十，房間的號數是五十三，對於這樣的人，要作什麼想像，當然是困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都只能想到自己。至於丹雅，她早就有着結論：她不愛他，不能並且的確也不必愛他。唉，她這樣的想，已經不知有過多少次了！他愛着另外一個婦人，他離開丹雅的母亲，在許多年以前離開他們，也許他現在已經有另外一個女兒，有別的子孫了。那末，他對丹雅還有什

麼關係呢？但是假使母親不說他別的，而只說他好呢？這是她的驕傲罷了，並沒有別的。不過丹雅也能够驕傲的。她不想起他的名字來，不也就是她的驕傲麼？不論何時，她不能不對於他說幾句話時，不是她的心在這些時候就只好準備破裂麼？

丹雅這樣反覆想着時，水從桶裏不絕地流出來，小小的瀑布高興地跳躍着，打着旋，雖然沒有人注意牠。牠早已注滿丹雅的洋鐵澆水罐了，現在已在地上隨便泛濫着。牠在丹雅腳旁已經造成了一个小池塘，但是這也不能擾動她，使她不再沈思，因此牠再向花甌流去，在走道的黑圓石裏，像蛇那樣曲折的流着。

丹雅的老保姆的喊聲，使她瞿然醒了過來。

這個老婦人立在門檻上憤憤地斥責着她：

「簡直是胡鬧！你把所有的水都弄出來了。你自己也弄得渾身都溼。你看看，你自己看。你這樣浪費你母親的錢，你應該覺得羞恥，因為她是要用錢來買水的！」

丹雅看看她自己，她那泥汗的手，她的破拖鞋和溼襪。

她將手給保姆看，這位老婦人就不再罵她，裝着一個滑稽的失望姿勢，跑到井邊去吊新鮮的水來給她洗。

井離開天井相當遠，水是冷的。丹雅在洗去污泥和灰塵的時候，老保姆立在旁邊，用慈祥的口氣抱怨着：

「你長得很快，嗯，你就要十五歲了，你似乎不要知道這個。你的思想太多了。」

「這話的意思是說我靈巧麼？」丹雅問。

「不一定是靈巧，不過你總只喜歡白費腦筋，這就是使你成爲空想的原故。現在快些奔進去換你的襪吧。」

這個老婦人，有她特有的古怪的說法，她的背很有力，她的手也很堅實，很有力，她的手在丹雅幼小的時期是時常給她洗澡的。

丹雅將她的溼鞋襪脫下來放在門檻上，就赤了腳走進室內去。

她在她母親的毛毯上煖着她的腳，這是便宜的鹿皮小毛毯，有幾處已經破了，她又將她的手伸到枕頭下面去取暖。井水是冰那樣的冷！可是她覺得比井水還冷的是那在她手指下面發聲的硬紙頭。

她就從枕頭下面抽出了一封信。牠有一些皺摺着，邊緣已經破損了；牠好像已經給人讀過許多遍。這是什麼意思呢？

母親從來沒有將信藏在她的枕頭底下過。

丹雅看看信面。這是她的父親親手寫給她母親的。丹雅立刻就知道這些，因為她的心又悸動了，而下面的地址也很顯然。他一定怕這封信收不到，所以在角上細心地寫着：「馬洛西加街四十號五十三號房間。」

丹雅將這信放在床上，就赤着腳在室中沈思地走來走去。然後她將信放還枕頭底下，再那樣走着。不久，她到底將那封信取出來，拆開了讀下去。

「親愛的馬夏，我已經寫給你好幾次信，可是顯然，你一次也沒有接到。你實在住得太遠了，簡直在地球的那一端。不過我們久已等候着的夢想，到底要實現了——我已接到一種在遠東的委任。我將在你們的市鎮裏工作着。我們在幾天之內就要來了，飛機出發，那德治達彼特羅夫那，高里雅和我自己。我打算叫高里雅進你們的學校。他們可以將他放在第七班。你知道，這孩子對於那第雅和我是何等的寶貝。我們將在海參崴上輪船，你可以在下月一號左右見到我們了。親愛的，請你使丹雅準備着這件事。這使我十分痛苦，馬夏，那就是我要向你承認，我想到她，我是何等的有罪，並非因為你和我覺得還是分開的好，也並非因為一切對我們，對你，對我，對那第雅所發生的事情。這不是我覺得良心痛苦的理由。可是我時常忘記她，而這許多年份却已經過去了。對的，她很少寫信給我。可是甚至就

在這幾封難得的信中，我也感覺到我的罪狀，她發出那些信的時候，她剛剛學着寫字，在她幼稚的筆畫中，一張紙上簡直還寫不滿三個字。她一些也不認得我，她將怎樣會見我呢？我有些怕這個會見。我們分別的時候，她還只有八個月大呢。她有着小得異常的腳，腳趾還沒有豌豆大，她那肥圓的手掌很是紅潤。我記得這事很清楚……」

可是丹雅一樣也不記得。她向下看看她那赤露着，晒得黑到膝灣的光腿，又看看她腳上的高拱。牠們是那樣容易立直腳。她看看她的手，牠們在腕部還仍舊狹小，可是手指很堅強，掌心很有力。牠們是抓東西的好手。不過，在她的母親以外，對於牠們的生長與氣力，究竟還有誰會覺得驕傲呢？甚至一個在路旁撒下了豆種的人，每天早上也還要來看看他的手工成績，一看見那不論怎樣幼小的芽，已經出現了，總覺得高興呢。

丹雅痛苦地落着淚。

過了一會，她覺得受到了安慰；快樂進入了她的心裏，其簡單與自然，正和飢渴一樣。

「父親在來了！」

丹雅跳到床上去，將枕頭都丟到地板上來。她俯伏臥着，就這樣過了好久，輕輕地笑，微微地哭，直到後來，她才突然記起來，她是完全不愛她的父親的。她有些什麼驕傲呢？那個男孩高里雅，不是已經

將她父親的愛從她偷去了麼？

「我到底恨着他們，」她大聲說。

痛苦又重新穿透了她的心，就像波浪那樣，前進着，後退着。

丹雅跪了起來，用她的拳頭猛烈地敲擊着窗框。

窗開了，丹雅又看見了斐爾加，這是今天第三次了。

顯然，在他的心裏一些也沒有什麼疑雲或痛苦。

他坐在窗下，他的膝上有一本地圖。

「並沒有馬洛西加這樣的國家，」他說。「在很遠的地方，有一處叫作摩洛哥，還有一個島叫作瑪約喀。可是馬洛西加不是一個島，也不是一個半島，更不是一個大陸。你爲什麼和我開玩笑？」

丹雅對斐爾加望一望，並不看他，好像她在看着他背後的沙徑。

「喔，不要說，斐爾加，不要說！」她說。「不論怎樣，我總不喜歡……」

「爲什麼，我得罪了你麼？」斐爾加問。他一看見丹雅的睫毛上有眼淚，他的手就此頹喪地落在兩旁。他感到愕然。

因爲斐爾加的善於說謊，正和他的善於說老實話一樣，他就用力打着地圖，喊着說：

「一定有個叫馬洛西加的國家的這本笨得不堪的地圖一些也沒有用。牠不完全！我甚至記得教師會對我們說過馬洛西加。」

丹雅向斐爾加看看，好像她現在才知道他在面前，他的天真的謊言安慰了她。

「這個孩子將永遠是我的朋友，」她想。「我將永不讓誰奪去他的地位。不管他所有的是怎樣的少，他不是時常和我分享着他的一切麼？」

「斐爾加，」她大聲說，「我不是指你。我方才在說另一個叫作高里雅的男孩。請原諒我。」

斐爾加一聽見她用和愛的聲調說出第一個字，早就原諒她了。

「如果你指的是別人，」他說，「那當然你可以不喜歡他。這對於我都是一樣的。但是你為什麼不喜歡他？」

丹雅沒有立刻回答。

「斐爾加，告訴我，」停一會兒她問。「一個人應不應該驕傲的？」

「當然應該的，」斐爾加堅決地說。「但是假使這不是你，而是高里雅，居然驕傲起來，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因此，如果你需要有力的手臂或套索，捉馴鹿用的套索或者大棒，像我時常用得很好而在樹林中獵取野物的大棒，這時你記着我就是。」

「可是你一些也不認得他，爲什麼你要和他打架呢？」

「不錯，可是我認得你，」斐爾加說。

立時她想用打擊而不用眼淚來補償受損傷的感情，倒不是錯的；這似乎將那使她痛苦的疑雲迷霧，都一掃而空了。她自己也不是弱的，她能够用瞄準的石頭和細枝，把和平的飛鳥擲出樹外。不過一轉念間，她又醒悟過來：「我相信我是在變惡了，長壞了。」

突然，斐爾加跳起來，從窗下走了開去，惶惑地瞥視着丹雅的後面。然後他將地圖緊緊挾在脅下，離開了天井。

丹雅一回過身來，就看見她的母親立在她的旁邊。她原來已經不聲不響地走進房裏來了。她在她的醫院白襯衣之上穿着一件雨衣，在丹雅看來，她和她所記得的一個月以前的母親，大不相同了。這情形正像將一件東西放近了眼睛，突地變了牠的老樣子。丹雅呆呆地看了她的母親一二下。在短短的距離間，她看見她母親鼻管的兩旁，有兩條微微的皺紋，直垂到嘴邊。她的瘦長的脚，穿在太大的鞋子裏——她的母親素來不注意這些外表的——她那熟練地會治好病人的手，則纖長而柔嫩。只有她的表情，却一毫沒有變更，和丹雅所時常記得的一樣。母親的灰色眼睛，正向下看進她的眼睛，在她們清涼的深處，丹雅一切感情上的傷痛，就像一撮鹽擲到了海裏，立刻融化了。她柔和地吻着她的

母親，謹慎着不去觸到她的眼睛，恐怕弄熄了牠們裏面的光亮。

「媽媽，」她說。

她的母親擁抱了她。

「我盡力趕快回來，」她說。「我沒有了你，感到很寂寞呀，丹尼尤夏。」

她長久地，仔細地，將她的女兒察看了一下：第一，頭髮被太陽漂白了，現在已成了銅色；面孔發紅，皮色好像古銅。

「野營已經對她有了好處，」母親想。

然後她向下看到了她的腳，出於她的意外，她的女兒竟是赤着腳的。直到這時，她才注意到房間裏的亂七八糟；枕頭都在地上，床被皺縮着，信紙從信封裏抽了出來，攤在床上。

這時，她眼請裏的目光，就是丹雅恐怕因親吻而擾動的目光，就此消滅了，好像一陣暴風，擾亂了牠們的平靜。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和驚惶。丹雅甚至在牠們裏面發見了規避的神氣。否則爲什麼母親這樣慢慢地俯下身來，從地板上拾起那些枕頭，和舖好床被呢？

「你到底當我不在這裏的時候讀過這封信了，丹雅？」她柔聲問着。

丹雅低下頭來。

「親愛的，你應該高興。」

可是丹雅的嘴，一些聲音也不響。

她的母親耐心地等待着。

「媽媽，那個男孩——他是我的弟弟麼？」小姑娘終於問了出來。

「不是。」母親回答說。「他不是親屬。他是那德治達彼特羅夫那的姪兒，不過他是他們養育大來的，你的爸爸很愛他。待他很好，因為這孩子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爸爸是一個很好的人，丹雅。我已經時常告訴你這個了。」

「那末，他和我沒有關係，他甚至不是我的弟弟。」丹雅說，她的頭格外低下去了。

母親將她女兒的頭溫柔地托了起來，在她的面上吻了兩下。

「丹尼尤夏，親愛的孩子，我們必須將這事說一個明白。你自己可以去迎接他們，會見他們，丹雅。你的父親將很高興。你可以到碼頭上去迎接他們，你去麼？」

「你去麼，母親？」

可是她避開了她女兒的探索的眼睛。

「不，丹雅，我不能去。你當知道我多忙。」

她的頭既然轉過了，她就看不見，她只能感覺到，丹雅怎樣將她的面孔藏在她的脆弱的手裏，緊緊地挨着她。

「媽媽，我只愛你。我將永遠和你在一塊。永不和別人。我將永不需要別人。我不去迎接他們。」

四

事情雖然很足以驚人，可是丹雅種在園裏的花，到底在她的父親到埠的那天早上開放了。究竟是否那條由桶裏瀉出來的小小水流，完全滋潤了牠們的根，所以會這樣，抑或牠們像許多在北方氣候中的花，雖然沒有香氣，却很堅韌，以致會這樣的持久，却就很難說了；無論如何，當丹雅走來看牠們時，牠們在牠們長長的梗子上卓立着了。她決定不將牠們給任何人。

她將躲在花碗裏面的鴨趕開了，就向瞭望塔的所在地望去，那木架子控制了全鎮，在這鎮上，一到黎明，總有林中的野鳥，飛到各個天井裏來唱歌。信號旗還沒有升起來。這就是說，船還沒有看見。牠也許遲到了。不過丹雅並不真正注意那旗。她沒有意思到碼頭上去。如果說，她已經用一條綢帶束着她的柔髮，已經換了最好的衣服，那也只好說，因為今天是節日。新學期在今天開始。

但是要等到開學，這還有一個長時間。

爲什麼她今天早上起得這樣早呢？

「如果我睡不着，我做些什麼呢？」假使她的母親被門上的咯吱聲驚醒時，她就要這樣告訴她的母親。「如果我昨夜完全睡不着，我做些什麼呢？」她現在也許要這樣說。

可是那條船到底會來麼？或者牠是根本沒有存在的。或者牠只是一個幻象，對於牠，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而牠或者這時正在什麼別的河上航行着，在牠的船頭上正升騰着別的霧吧？

此地天井裏也正有着霧。夜霧的點滴還在樺樹枝上發着光，牠們的軀幹還是潮溼的——這些樹還沒有完全從睡眠中醒過來。

是的，丹雅離開房子太早了。可是聽呀，她能夠聽見門外街上的腳步聲。這些腳步重重地踏在草上，泥土上。有誰在匆促地趕往碼頭去。這是一個兄弟去迎接他的姊妹麼，或者一個父親趕着去擁抱他的兒子麼，或者還只是一個漁人去等候那條船帶來的消息呢？或者竟是斐爾加，要緊在開學之前，最後一次，去捉一些魚。

丹雅在門旁的長櫬上坐下來了。

她聽着，她的耳朵尖得很，足以聽見草中最輕微的聲息，那些草正沈睡在她的腳旁，也足以聽見昏眠的樹，在她的頭上做夢。

她聽見了一個微弱的汽笛聲，就此跳了起來，那汽笛聲那樣的微弱，遙遠，只有一個在等待的心，才能聽到牠。那是那條船經過拆爾尼角的燈塔。

丹雅開了門，走了出去。不久，她走了回來，在花廳旁靜立了一會。或者她到底應該採牠們一些，因為牠們還很新鮮，能夠給她的父親一些愉快。牠們是她的全部所有物。

因此丹雅採着她的花，她的百合花，和她在離家入營前自己所種的，所照料的鳶尾花。

然後她喊着老虎，牠熱誠地跟牠到了街上。他們一同走着，穿過了還在酣眠中的市鎮。只有瞭望塔是不曉得睡眠的。牠那看起來好像一個礙眼的小門，正對風開着。牠的旗向河流那方面活潑地飄揚着。

人們也在向河邊走着，忽忽的趕上碼頭去。

丹雅在碼頭的斜坡頂上停了一下，從上面看着河。啊，牠是何等光亮呀，雖然牠的兩岸都有山，山上是黑沈沈的松林。牠是何等廣闊呀！甚至就是那些山的影子也不能遮蓋牠。這條闊闊的河，不就是丹雅要想從此遠遠地航到別國去，航到野狗所住的地方去的麼？或者那裏就是這條河所流向的地方。

船現在很近了。牠黑而峻巖，有如一座危崖，可是，雖然牠的引擎的吼聲，足以像暴風那樣，震動山

上的杉木，而牠在這河上看來，畢竟是渺小的，牠在這平滑而發光的水面上，簡直失去了牠的偉大。

丹雅奔下了斜坡。船正在繫上塞滿了人的碼頭。碼頭上還放着許多桶，有些直立着，有些側臥着，好像巨人會用牠們作過遊戲而現在丟在那裏的玩具。

甲板上的的人在揮着他們的手帕。他們是在對她揮着麼？她想到這裏，面孔就白了起來。她努力舉起她的手，揮着作答。但是何等可笑呢！在這個人羣裏面，她怎樣能夠認得出一個她從來沒有見過的父親呢？而他又怎樣會認得她呢？她奔到碼頭上去的時候，她一些也沒有想到這些。爲什麼她會聽由她的心衝動着，在現在跳得很厲害，這好像因爲牠不知道究竟要不要跳得更快些，還是就此停止了不跳。

這時她立在那裏，立在許多桶的旁邊，手裏拿了可憐的小小花束，那頭老狗則舐着她的腿，表示着無能爲力的同情。

人們都在經過她的面前。

他們就在那裏——也許就是那三個人，男的戴着絨毛閃閃發光的帽，女的——年紀大一些，那男孩——長而瘦，完全討人厭的樣子。

可是並非他們，他們走過去的時候，眼睛直向前望着，顯然他們並不希望有誰來迎接他們。

或者也許是那邊的三個人：一個戴着粗布便帽的強壯男子，一個年輕而醜陋的女人，和一個肥胖的男孩，這男孩比了方才的一個，甚至還要討人厭。

「是的，那裏一定是他們了！」

丹雅走向前去。可是那男子只匆促地瞥視了她一下，而那個肥胖的男孩却指着她的花說：

「你賣花麼？」

丹雅離開了他們，爲了這個侮辱，有些抖動。她沒有哭出來。她只走開，躲在桶間，就此躲在那裏，直等到一切的人都過去，碼頭上沒有別的人，跳板再不在脚步之下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現在大家都走了，她還在等些什麼呢？她的人今天沒有到，這就完了。

丹雅從她所躲的桶間走出來。水手們也已經上岸，救護隊正在帶了昇床走過去。他們總是最後離開船的人。丹雅就在他們的旁邊一同走着。在一張昇床上，有一個男孩睡在一條布毯的下面。他的面孔因爲發熱而紅着。然而他的神智很清楚，緊緊地握着昇床的邊緣，好像怕他自己跌出去。爲了這種努力，或者也許爲了他真正在怕，他的嘴唇上掛着堅定的微笑。

那男孩注意到丹雅在一旁走着，就勉力壓服他的畏懼，端正地，一動不動地，躺在昇床上，用他那發熱的眼睛向上注視着丹雅的面孔。

「今天早上你已經哭過？」他突然說。

丹雅將她的嘴藏在花中，又將花緊壓着她的面孔，好像這些可憐的小花朵，果然自有其香氣的。但是這個病孩，對於北方花朵的香氣，知道些什麼呢？

「你已經哭過了，」他堅持着。

「不要發獸，」丹雅回答說，一面就將花放到昇床上，他的身邊。「我一些也沒有這樣做過。一個大的肥胖的傢伙，將她的指頭戳傷了我的眼睛。」

最後匆匆從跳板落到碼頭上的人，沒有看見別的人，只看見一個孤獨的小姑娘，垂頭喪氣地爬上岸去。

五

開學第一天，對於其他所有的兒童是快樂的日子，對於丹雅却是愁苦的日子。她進入運動場的時候，她只是一個人，那運動場是被許多兒童的腳踏過的。

看門人已經搖過鈴。

她推開了那笨重的門。走廊裏很亮，很空，也很靜，正和運動場上一樣。她遲到了麼？

「不，」看門人對她說明。「奔吧，快些！教師們還沒有到教室裏呢。」

可是她沒有奔的氣力。她慢慢地，痛苦地，好像她在爬着一個峻峭的山那樣，走着長廊裏上蠟的地板，經過了高懸在牆壁上的很光亮的標語。太陽從十個大窗洞裏射進來，照着這些標語，因此每一個標語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孩子們，在這個新學期，歡迎你們回到校裏來！」牠們，這些標語，對她打着招呼。「讓我們完畢本學期時，都得着榮譽吧！」

一個梳着兩條辮子，而辮稍捲着的小姑娘奔過了牠，她回過頭來，嘴裏吟誦着：

「Ieh bin, du bist, er ist」將她的舌頭伸了出來。

這小姑娘的兩條腿，何等細長而活潑呀！不是從前的丹雅，小丹雅，她也對自己吐出舌頭來的麼？不過這小姑娘一轉灣就看不見了，丹雅走到一扇高門的外面，就停了下來，這是她的新教堂的門。

門閉着，但是牠沒有將室內喧譁閉牢。

這熟悉的鬧聲，好像河與樹的親密聲音，她從小就熟悉的東西的聲音，幫她集合了她的思想，恢復了她的自持力。

她好像對自己講和說：

「喔，好了，讓我們忘去一切吧。」

她開了那扇門。在她跨過門檻之前，極大的喊聲歡迎着她。

她已在微笑着了，正像一個人從冰冷的戶外走進暖暖的屋子裏那樣，還沒有工夫去辨別屋子的面孔或東西；因為她在微笑着響應那些沒有說出來的說話，她知道，這些說話即使說出來也不會不友善的。

「丹雅，到這裏來！」他們喊着。

「來坐在我們的旁邊，丹雅！」別人又喊起來了。

斐爾加在寫字桌上翻着筋斗，那是任何男孩要引為驕傲的筋斗，雖然他的面孔是憂鬱的，他比別人更加切近地看入丹雅的眼睛裏。

丹雅還是微笑着。

她揀選仁雅作她的同桌伴侶，正和在營中的野火旁一樣，她在她的旁邊坐了下來。斐爾加在她的後面找到了一個座位。

這時俄文教師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進來了。

她走上了高起的講臺，可是立刻又走了下來。

「如果四塊漆過的板，」她對自己想着，「能够高舉一個人超出其他的人，這個世界也就不見得有什麼價值了。」

她小心地繞着講臺，走得和那些兒童很近，以致她和他們之間，除了彼此的美惡以外，不能再有別的隔膜。她是一個年輕女人，她的面孔是鮮健的，她的表情聰明而安靜；這是使最最頑強的兒童都能用心聽講的表情。她穿着黑色衣裳，在她的胸前戴着一個小星，那是用烏拉爾嶺的半真寶石製成的。

奇妙得很，那些兒童從來不把她那鮮健而年輕的外貌，誤作沒有經驗，他們對於沒有經驗的人，是一有機會便要作怪的。

他們從來不和她開玩笑。

「孩子們，」她說，試驗着她自己的聲音，因為已經放過長長的暑假了。她的聲音還和往常一般，深沉而有威力。

「孩子們，」她說，「今天是節日。我們在開始新學期，我很高興又和你們在一起，高興現在再做你們第七年的教師。你們在這時期內都已經長大了，我呢，也老了一些。但是我想我們是一直在一起

工作得很好的。」

當然，如果這時沒有兩個新學生走進這教室來，她是要說下去的——把那些在開學上課之前所應該對兒童說的一切平常事情，都說出來。進來的兩個男孩，並且就是丹雅今天早上在碼頭上所碰到的。一個瘦而長，一個兩頰胖朵朵，使他的面容成爲刁惡而淘氣的樣子。

每一個人都瞪視着他們，但是在這四十個在座上心神不安的男女兒童之間，沒有一個像丹雅那樣，用十分的憂慮來看着這兩個新來者的。因爲現在，再過一會，她就會知道，他們中誰已經使她的精神痛苦過，這痛苦比了畏懼還要壞。

教師問他們的名字，那個胖孩子回答說：

「哥底羅，哥德勤夫斯基。」

那個瘦孩子說：「波爾許。」

「原來今天早上「他們」到底沒有來，」丹雅在極大的寬慰中想着，她又對她自己說：「好了，讓我們暫時忘去一切吧。」

然而在那位教師看來，全教室發出來的笑聲，却預示着開學的不圓滿。

不過她只說：「唔，我們立刻就開始吧。我希望你們在暑假中沒有忘記什麼。」

斐爾加嘆了一口氣，別人都聽得見。

教師對他看了一秒鐘，不過並不嚴厲。她決意今天對這些兒童要特別寬恕些。這到底是他們的節日，讓他們覺着，今天她是他們的客人。

「什麼事情使你那樣地嘆氣，斐爾加？」她問。

斐爾加立了起來。

「今天早上太陽剛剛出來時，我起了身，」他說，「寫給我的朋友一封信。可是我只好將牠放在一旁，因為我已經忘記，我究竟應該用什麼標點，來加在這樣的句子上；「今天早上你那樣早到那裏去，我的朋友。」」

「可惜你忘記了，」教師說，又看看丹雅，丹雅眼睛垂着，坐着不動。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想她要規避答覆，就說：

「丹雅撒班尼衣娃，你沒有忘記像那樣一個句子的標點吧？你能够告訴我們麼？」

「嚇！」丹雅想。「斐爾加的意思是指我。每一個人，甚至斐爾加，都必須要這樣殘酷麼？他們不肯讓我暫時忘記我正在努力不去記起的事情麼？」

「像這樣的句子就需要一個疑問記號，」她回答說。

「你看，」教師對斐爾加說，「丹雅記得很牢。現在，到黑板上寫另一個同樣的句子出來。」

斐爾加走到黑板邊，拿起了一枝粉筆。

丹雅和起先一樣坐着，眼睛只看着地下，面孔則一部份用手掩着。但是斐爾加一看見她的愁容，就非常着急，如果那是他開的玩笑弄到她這樣的，他簡直願意地上開個洞，將他吞了下去。

「她碰到什麼事情了呢？」他想。

他舉起手來，寫出了一個拼法極端錯誤的句子。教師作了一個失望的姿勢。

「斐爾加，斐爾加，」她斥責着說，「你已經忘去你所知道的一切。你甚至不知道拼法，要加撇點的地方也不加。你怎麼會弄得這樣錯的？」

大家一看見斐爾加所寫的句子，都哄然笑了起來，丹雅也就抬起了她的頭。斐爾加再看她的時候，她笑得比別人更加響。

他作了一個狡猾的露齒笑，將他手指上的粉屑拭了去。

斐爾加顯然對於他自己很高興。

教師倚着牆壁，驚異地注視着他。

這怎麼能夠發生呢，一個像他這樣的男孩，一個她時常爲了他的心思敏捷而加以重視的男孩，

竟會對於他的愚笨的錯誤，那樣的高興起來？在這事的背後，一定還有些別的事。這些兒童在欺騙她。而她却以為她很知道他們。

六

她的母親工作之後，回到天井裏，在花碗旁的草上坐下來休息，這樣難得有的時機，是丹雅覺得最快樂的。秋草雖然已經稀少，不足以掩蓋泥土，花碗上雖然已經沒有花，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這還是很可愛的。丹雅總要躺在她母親的旁邊，將她的頭放在她的膝間。這樣，草似乎加倍地柔軟了，天空也加倍地清澈了。她們倆都要向天看得很久，不說一句話，看那河上很高的天空裏，鷹在飛翔着，準備飛下來攫取河口的魚。牠們一動不動地懸在天空裏，直至一架路過的飛機才逼得牠們飛開些。飛機的震動聲，被森林減削了不少，難得會達到此地的天井裏。當牠突然停止，或者像一團聲音所結成的奇雲，在這花圃之上漸漸地消融過去時，這裏的母親和女兒還是不發一言地坐在那裏。

但是今天，母親聽着這個聲音，便說：

「在我們之間，橫着何等大的距離呀。我想他們到底還沒有來。」

母親將她的手伸向花碗去，現在花碗上除了一些沒有頭的梗子以外，已一無所有。

「鳶尾花那裏去了呢？」她說。「你這個小小花碗何等好看。一定是那頭貪饞的鴨將所有的花頭都咬去了，是不是？」

「今天早上我親自趕開牠的，」丹雅說，還在她母親的旁邊躺着。

「百合花，」母親如夢地說，「你知道牠們是不會在莫斯科附近生長的。你的父親本來很喜歡我們的花，我希望你會給他一些。」

丹雅不作聲。

「他是一個良善而慈愛的人，」她的母親接着說。

丹雅突然坐了起來，然後又躺下去，將她的頭抵着她母親的腰部。

「這是什麼意思，丹雅？」她的母親問。「你要告訴我什麼事情麼？」

「如果他是一個良善的人，」丹雅說，「爲什麼他離開我們呢？」

母親畏縮了一下，好像草裏有一塊尖角石觸到了她的臂肘。

丹雅立刻覺得了她的說話的殘酷，就跪起來，遍吻着她母親的衣服，面孔，和兩手。

在這個小小的狹窄的天井裏，除了頭頂上的天以外，沒有別的，她們並排躺在那稀薄的草上，不再說話，情形是那樣的奇妙，那樣的和平。可是單單一個名稱——「父親」——却就剝奪了她們的

和平那末她怎麼能够愛他呢？

「媽媽，」丹雅說，「我決不再這樣了。我實在不應該這樣的。他們沒有來，那多少好。這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單就是我們倆，並不見得是可惜的，是不是？至於這些花，我將料理一切，我將使我們的天井重新可愛起來，加百倍的可愛，你可以看到這些。」

她滔滔地說着，差不多沒有注意到她究竟在說些什麼。她沒有聽見門上的啾啾聲，以及她母親一再對她說的話：

「丹雅，丹雅，去開門，有人要進來。這一定是醫院裏來叫我的。」

丹雅終於立了起來，現在她能够聽見門外的脚步聲了。她不願意地走過去，因為她不想讓任何人在這時進來，即使是從醫院裏來的。

「你要找誰？」她不耐煩地從門中間出去。「醫師麼？你是病人麼？」

可是在她的面前却立着一個非常健康，身高而面容和悅的男子。他穿着長統靴，陸軍上校的制服。他微笑着看着她，不說話。何等奇怪呀！

她聽見她的母親發出了一個微弱的呼聲。丹雅略略擠着她的眼睛，倚到了門柱上去。

「這是父親！」她立刻就猜到。

他跨過地上的一塊板，走向她的母親去；他彎着背，似乎要吻她。她畏縮着，將她的手給了他。他順服地接了她的手，將牠握在他的兩手之間。她用她的另一隻手，指着丹雅。他突然轉身，以致他的革帶發出了咯吱聲。他對她也伸出了他那大而闊的手掌。丹雅向他走去。她面容慘白着，在她的眼睛裏正有着畏懼的神氣。他吻她的前額，將她的頭靠近着他。他身上發着新的呢絨和皮革的氣味。

然後他說：

「你已是這樣大的一個姑娘了！我實在應該帶些花而不應該帶些糖果來給你的。」

他將他的手伸進衣袋裏去取出那盒子來。可是衣袋太小，盒子太大，牠在夾裏上拉牢了。他用他的手指挖着夾裏；又壓着，用力抽着那盒子，以致他的面孔因用力而發紅。丹雅立在那裏等着。她的面孔愈變愈慘白。丹雅看着他的面孔，突然像一個孩子的面孔那樣發着汗，就想：「他不是不是一個良善的人呢？」

最後，他拉出了那個盒子，將牠遞給丹雅。她接受了牠，但是她不知道怎樣應付牠——牠簡直是一件討厭的東西。

她將牠放在水桶相近的舊橇上，水點就在牠的上面滴着，發出窸窣的響聲，寂靜的天井裏，就好像雷聲。狗來了，哥薩克，那頭貓，也帶着小貓來了，牠們都嗅着那盒子。

她的母親差不多不爲人覺地搖着她的頭。她把盒子拿起，帶到屋子裏去。

丹雅仍舊留在天井裏。

她的父親再擁抱她。

現在，和糖果盒子的奮鬥已經過去了，他開始說話了。他很興奮，用很響的聲音說着，一直作着緊張的微笑。

「你不在碼頭上，真是可惜。那第雅和我是等候着你的。對的，我們在船上就攔了一會。高里雅發着瘧疾，我們只好等抬昇床的人來抬他下船。你想想看，有一個小姑娘在碼頭上給他一些花。牠們是百合花——我已經許多年沒有看見了。你想想一下，她走來將那些花放在他的昇床上，他在希望這就是你，他說。但是你並沒有在那裏呀。」

丹雅將她的手按在她的太陽穴上，重重地壓着他，好像她要壓住她的血，使牠不會衝到她的面上來。她倒退着離開她的父親。

「什麼事，丹雅？」他問。

「爸爸，請不要說得這樣響，」她說，「我是很聽見。」

天井裏的寂靜使她有些吃驚。她的父親不講話了。他那興奮的面孔變得嚴厲起來了。微笑從他

的嘴唇上消逝了。不過，他的眼睛還含着和善的神氣。他咳嗽。奇怪，那咳嗽的聲音，丹雅聽來很熟悉的。不論何時，憂思愁念用牠們的寒氣觸到她時，她就會恰正這樣地咳嗽起來。

他目不旁瞬地看着她的面孔，溫柔地壓着她的肩頭。

「我知道你對我發怒，丹雅，」他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就要成爲好朋友，是不是？」

「我們去喝茶吧，」丹雅說，正和她對別人一樣的說，「你要喝些茶麼？」

「喔呵！我的小女兒是這樣的！」她的父親說，在她的肩上更加壓得重些。

她懂得他的意思。

「來和我們喝茶吧，爸爸。」

她說這話時，眼淚就要掛下來了。

「我對你還有些慣呢，爸爸。」

他從她的肩上將手取出，撫着她的面頰。

「是的，你是對的，丹尼尤夏，」他輕輕地說。「在十五歲的時候是難的，是很難的，我的孩子。但是

我們仍舊要成爲朋友，是不是？我們去喝茶吧。」

第一次，丹雅家裏的木板門廊，反響着一種不常有的脚步，一個男子的重重的脚步：她自己父親

的腳步。

七

高里雅撒班尼衣夫進校了，就在丹雅這一班裏，有人問她，他究竟是不是她的親屬，她對有些人說「是的，」對另一些人却說「不是的，」因為這對於大部份詢問的人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們就不再問她。斐爾加，會化過許多氣力，來找尋那叫作馬路西加的國家，也沒有再問丹雅什麼問題。

不過他坐在她後面的桌子上，他可以盡量看她的後頸。一個人的後頸竟有着表情，這真是有趣的事情。牠會冷而硬，像斐爾加在林中取火的石頭，牠也會作灰白色，像在微風中搖來搖去的長長的草梗。

丹雅的後頸有時這樣，有時那樣，可是牠大概只表示出一種意欲——那就是她不要知道在她的背後發生些什麼事情。

斐爾加和高里雅都坐在她的背後。

丹雅這種固執的意欲究竟關涉到他們裏面的那一個呢？

斐爾加時常看着事物的光明面，因此他決定這和他最沒有關係。至於高里雅，如果丹雅說他驕

傲，她却錯了。斐爾加就不想高里雅是驕傲的，他也許不大健康，他的臂膊太瘦，他的面孔太慘白，可是他不能驕傲，誰都能够看得出來。

當斐爾加第一次給他看，他們在學校裏怎樣咀嚼樹脂時，高里雅只問着說：

「那是什麼？」

「這是從虎尾樅樹上取下來的樹脂，」斐爾加回答說。「你可以從那個街角上賣 Lipuchki 的中國人那裏買到這東西。五十個戈貝克可以買許多。」

「那末 Lipuchki 是什麼呢？」高里雅問。

「喂，」斐爾加含着怒意說，「你想一下子知道太多的事情了。」

高里雅對於斐爾加的批評並沒有發惱。

「好，」他說。「我就要把他弄明白。這是你們校裏的有趣風俗。我以前從來沒有知道誰咀嚼過樹脂。」

可是他也照樣買了許多來，給斐爾加吃一些，他自己也吃一些；他立刻就學會用他的牙齒來使牠發出裂開的響聲，響到和其他的兒童一樣。

他也給丹雅一些，態度非常懇懇，她對他微笑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齒。

「也許這情形就解釋明白了此地人牙齒白的原故。」他說。「這東西一定是很會使牙齒潔淨的。」

不過他所說的每一種事物，在她看來都是討厭的。

「喔，丟了你那解釋這樣那樣和其他各樣的情形吧。」她反斥着說。

他笑笑，不說什麼。

他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她，這眼睛使她想到冰，而且第一次，她在牠們裏面看到了頑強的表情。

「很對。」他安然再說着，「這種情形解釋明白了這件事。」

丹雅不能決定，要不要就將這事當作直捷的口角，不過從這時起，他們是仇敵了，而這個患病的

孩子現在比了他剛剛到時，更加佔據她的思想了。

每逢放假的日子，丹雅在她父親的屋裏吃飯。

她到她父親的地方去時，走過了鎮上的公園。牠近着她的家，門向着一條通到砲臺的路。那是一條直的路。牠沿着河岸走，一下轉向右，一下灣向左，好像回頭來對那河作着最後一次的瞻望，河衝到山背後，又在面前出現，顯着牠一切的美麗。

丹雅走時，並不匆忙，像路一樣，時時回頭看着河。河安靜的時候，她可以聽見滯重的黏土，由岸上

落到水裏去的嚇嚇聲，她的狗不論到那裏都隨着她，留神聽着每一樣聲音。

半小時的步行，他們到了她父親的房子。

這房子在一排軍官們所住的房子的末端。洒過石灰的石頭鋪着路，可是雖然這樣，梢頭灰白的草依然穿過石灰從石頭中間鑽了出來。

這裏沒有鬧聲。房子上的玻璃門是時常開着的。

丹雅穿過玻璃門進了房子，狗則留在外面。不知幾次，她只想她能够留在外面，而狗代替她走進

去。
可是這房子裏每一個人對她都是和愛的。

那德治達彼特洛夫那時常第一個在門檻邊迎接丹雅。她很安靜，和愛的面孔上，只有天真的表情，她一看見丹雅就用手臂圍繞着她的肩頭，吻着她，永遠用這樣的話來歡迎她。

「啊哈，丹雅來了！」

雖然她說話時她的聲音是溫柔的。丹雅心中却充滿着不信任。

「她吻我的時候，爲什麼總要看着父親呢？」丹雅想。「這不是她有心要做給他看麼？」看我對你的女兒多少要好呀，現在你不能再說什麼來反對我了，她也不會說什麼了。」

就爲了這個思想，使她老是不開口，她的眼睛表示着不聽從她——她甚至不能正視她的父親。只有她走到父親身旁，將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裏，她才重新覺到安靜。

於是她才能使她自己，很自然地對高里雅說出，「你好麼？」來。

「你好麼，丹雅。」他會高興地這樣回答，但是不早不遲，她已經向他點了一下頭。她的父親不說什麼。他只輕輕撫着她的兩頰，連聲催促吃飯。

吃飯是這個房子裏的開心事情。他們吃甘薯和向經過的通古斯人所買的鹿肉。他們爲了最好吃的東西快樂地爭執着，又笑着高里雅的一口吞一隻甘薯，罵着他，叫他不要這樣做。有時她的父親甚至會玩笑的拍他的鼻頭，但也相當劇烈地弄得牠脹起一些。

「嚇，傻老頭子，」高里雅會這樣說，皺着眉。「你不要這樣對我尋開心。我不是小孩子了，你知道。」

「這是對的，你這流氓，你不是小孩子了，」父親會這樣說。「你居然長得這樣大了，可不是麼。真對你沒有辦法。我們想，你吃櫻桃餅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你說什麼話了。」

說這話時，對丹雅作着狡猾的一瞥。

「噯，」丹雅那時在想。「我知道了，他總不會像他愛高里雅一樣愛我，也不會叫我流氓，或者

打我的鼻頭，或者拒絕我什麼額外的幫忙的。那末櫻桃餅與我有什麼相干。我總不能像那個討厭的小傢伙那樣，叫他「傻老頭子。」他們真想用他們吃慣的櫻桃餅來騙我麼？」

她的心就因此再痛起來了，痛得像被咬的那樣厲害。

可是她仍然喜歡到這裏來。她喜歡那婦人的聲音；房子裏響着那種聲音；她喜歡她那端正的身材，和愛的面孔，她的面孔上常對丹雅帶着微笑；她喜歡她父親強壯的體格，他那放在長椅上厚厚的牛皮帶，他們所玩的中國小彈子，以及這些小鐵球的滴搭聲。即使高里雅，這個眼神剛復的安靜孩子，也吸引着她。他從來不會忘記將一根骨頭留給她的狗。

但是在丹雅看來，雖然他們同到學校裏去，同吃飯，同玩彈子，似乎他從來就沒有想到她。他從來就沒有爲了她費過一些心去恨她——甚至一天中片刻都沒有——甚至沒有像她恨他那樣的恨過她。

那末爲什麼她又會和他一同去釣魚，並且將鯛魚會浮起來的地點指給他看呢？

八

丹雅喜愛星，晨星和夜星，夏季低低地在天上發光的巨星，秋季很高很多很遠的羣星。在這些星

的下面，走過那靜悄悄的市鎮，向河邊去。這實在是快樂的，河裏也充滿着星，同樣的星似乎穿透了黑暗而沈寂的水面。在黏土的河岸上坐着，垂下釣絲，等魚來吞鉤，並且知道你並沒有浪費釣魚法律所許的一分鐘，這實在也是快樂的。

黎明還離得很遠，等太陽在河上展開霧幕，還須長長的時間。最初，樹木籠罩在霧中，然後水開始蒸出汽來。不過同時，你可以聽由你的思想，隨便地漫遊着，漫遊到那在籬笆下面忙着的金花鼠和螞蟻，而推想牠們到底睡不睡，在清清的早上，牠們到底覺得冷不冷。

是的，這個黎明之前的時間是可愛的。

可是那天早上丹雅醒過來的時候，天上的星很少；有些已經完全隱去，有些還在地平線之上微弱地發着光。

「這事也許壞極，」她想。「高里雅今天要來和我們在一起了。」

突然，她聽見有人在叩門。這是斐爾加。他在她的玻璃窗上已經敲過兩次了。

丹雅在睡中穿上了衣服，在肩頭上披了肩巾。然後她開了窗，跳到天井裏去。

斐爾加立在她的面前。他的眼睛在微光中顯着異樣的顏色，和瘋人的眼睛那樣發着閃光。釣竿搭在他的肩上。

「爲什麼你這樣遲？」丹雅問。「昨天你沒有挖蟲麼？」

「你在這鎮裏挖些蟲起來看。」斐爾加粗聲說。「現在並不很遲，我們正在適當的時候。」

「對了。」丹雅說，「挖蟲真是麻煩。我的釣竿帶來麼？」

「嗯哼……」

「那末走吧，我們還等些什麼呢？」

「高里雅呢？」斐爾加問。

「喔，是的，高里雅！」丹雅在黑暗中甚至皺了一下眉，好像她已經完全忘記高里雅了，好像她牀上一覺醒來從窗中望着天上的星時，就一直沒有記起過高里雅。

「我們在近堤岸的街中等他吧。」她說，並對她的狗輕輕地吹着口嘯。

但是那狗蜷伏在舊櫥之下一動也不動，只對丹雅看看，好像在說：「我是完了！沒有跟得你足夠，夏季和你在河裏釣魚，冬季滑冰，我沒有許多次在我的牙齒裏爲你帶着鋼的滑冰鞋麼？可是現在什麼都够了。你想想看，爲什麼我要在這樣的早上勞動呢！」

丹雅完全懂得牠。

「喔，曉得了。」她說。「你就留在這裏吧。」

可是那頭貓也許喜歡來的。

「哥薩克！」丹雅喊着。

貓立刻起身，牠的小貓都跟着牠。

「你要牠幹什麼？」斐爾加問。

「不要緊，不要緊，斐爾加，」丹雅說。「牠正和我們一樣，知道我們到河邊去作些什麼。」

他們動身走了，投入了清晨的懷抱，這清晨，當他們走過時，有如魔術的森林那樣，在他們的面前躍了起來。林中每一株樹都像一團煙，人家屋上的每一個煙囪頂，都變成了一叢奇異的灌木。

他們在一個街角上等着高里雅，那是斜向河邊去的路端。

他們等了許久，斐爾加吹着他的手指取暖；在清早的凍地挖蟲，的確是冷的。

丹雅惡意的快樂着。她不說什麼，但是她那小小而帶寒戰的身材，露出的頭，在溼氣中捲着的柔髮，都好像在說：「看啊，高里雅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傢伙呀！」

最後他們看見他了。他在轉過那個街角，一些也不匆促。他走向他們，他的步聲非常清楚，他正從他的肩頭，把釣竿取下來。

「請原諒我，」他說，「我竟遲了。昨夜仁雅一定要我到她的地方去。她也給我看了許多魚。不過

她却把牠們放在水櫃裏。可是她有幾條很好看的魚。有一條渾身是金黃色的，拖着一條長長的黑尾巴，就好像一件衣裳。我對牠的確看了好久。因此你們必須原諒我的遲到。」

丹雅大怒着。

「請原諒我，」她反覆了好幾次。「好呀，客氣極了！你又叫我們等，那就格外好了。現在爲了你，我們錯過各樣東西了。」

高里雅不說什麼。

「我們還不算太遲，」斐爾加說，他比其他兩個人更有經驗。「在那邊較高的地方是亮了，但是在那邊較低而近水的地方，却還是黑暗的。你們有什麼心裏難過的地方？」

「我心裏難過，因爲我受不了滿口客氣的人，」丹雅對斐爾加說。「我時常覺得他們在想欺騙我！」

「至於我，」高里雅對斐爾加說，「我受不了貓，不論是去釣魚的貓，或者到別的地方去的貓。不過我不是要從這方面下什麼結論。」

斐爾加憎惡口角，比之任何事情都甚。他憂愁地看着他們兩人。

「爲什麼你們時常爭吵，在教室裏也在這裏讓？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如果在打獵或釣魚之前口

角，你們還不如留在家裏。這是我父親時常告訴我的話。當然他知道他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高里雅聳肩。

「我不知道……我從來不和她口角。她時常先開始這事。父親說我們必須做朋友。」

「就因為父親這樣說，所以我們還沒有做成功。」丹雅說。

斐爾加甚至更加憂鬱地看着她。就是高里雅，也覺得沮喪，雖然他沒有表示出來。

「不，我不贊成。」斐爾加又說。「我的父親是獵人，並不是會說話的人。但是他所說的話都是真實的。」

「你看，」高里雅說，「就是斐爾加，你那可靠的山哥班撒也不贊成你呢。」

「爲什麼山哥班撒？」丹雅嘲笑地問着。「不是因爲你剛剛讀過吉訶德傳吧？」

「不，我早就讀過吉訶德傳了。」高里雅泰然回答說。「只因爲這一件事：他時常揸着你的釣竿，並且替你挖蟲。」

「那是因爲比了你要好上一千倍，」丹雅叫了起來，憤憤的面孔發着紅。「斐爾加，不要給他一條蟲。」

「該死，」斐爾加想，「他們總要牽涉着我，好像我是剛剛殺死的一頭熊。可是我還活着呢。」

高里雅只再聳聳他的肩。

「我不需要你們的蟲，我能够在河岸上挖一些，我會給自己找到一個地方。保牢你們的蟲吧。」他走下河岸就看不見了，因為那裏的叢木和岩石，立刻將他遮了起來。只有他的脚步，許多還在底下的路上聽得出來。

丹雅在他走了許久以後，還呆呆地看着他的去向。

一陣白霧從河上升了起來，越過了黏土，樹葉，草，和沙，向她爬來。一陣濃霧，似乎籠罩了她的靈魂。斐爾加憐惜地看着她，但是沒有說什麼，因為他不知道說什麼。最後，他不能再忍下去了。

「你有些什麼事呢，丹雅，爲什麼你常常對他這樣呢？我在班中就坐在他的旁邊，我知道——呀——誰也不能對你說他壞的。我也不能。他雖然比別人的成績好，甚至比了你的好，你是時常得到優等分數的，但是他沒有一些驕傲。我親自聽見他對德文教師說德國話。他也說法國話。但是在我們的班裏，誰也不知道他會說這些話。那末爲什麼你對他這樣的爲難呢？」

丹雅不回答。她默默地走向河邊去，河在下面的霧中做着夢。老貓和小貓小心地覓着路走下斜坡去。

斐爾加在她的旁邊沈思地走着。

「奇怪的孩子，高里雅，」他想。即使有幾千頭貓幾百萬頭貓往河邊去釣魚，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不過假使牠們是和丹雅同去的，斐爾加要覺得格外不好麼？他一些也不會放在心上。而丹雅也正是一個古怪的小姑娘！高里雅要叫他山哥和班撒，就由他叫好了——他沒有聽見過他們有什麼不好，因此他，斐爾加又何在乎呢？」

他們爬下了陡削的堤岸，向河邊走去，又向漁船所繫的狹小碼頭走去，他們看見高里雅坐在一條木板上，那正是鯛魚最會吞餌的地方。

「他到底爲他自己找到這地方了，」斐爾加高興的說，因爲在他的心裏，他是快樂了。他走向高里雅去，看見他的洋鐵罐頭裏，只有一撮泥在牠發鏽的底裏，他就將背轉過來，使丹雅看不見，然後搖動他自己的洋鐵罐，將幾條蚯蚓倒進了牠的裏面。

丹雅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她不說什麼。

她取了她自己的竿子和蟲，走上碼頭，在高里雅旁邊坐了下來。斐爾加走得稍爲遠些，爲他自己揀了一個好地方。在打獵或釣魚的時候他是時常願意獨自一個人的。

過了一分鐘，也許兩分鐘，河佔據了這些孩子，甚至佔據了老貓和小貓；牠們都立在那裏，呆呆地，目不旁瞬地看着水。

在水底裏，有什麼神祕的東西出現了。這好像什麼動物的呼吸，從水底裏上升起來了，好像什麼看不見的手，本來全夜將牠緊緊地拉牢的，現在放牠了；牠在水面上爬過去，將牠後面長長的肢體拖過了水面。牠在追逐着停在天空中的太陽。河的本身漸漸發亮了，距離減少了，水底顯露了。魚開始上升；嘩，牠們怎麼吞餌的！丹雅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事情。

但是一條魚時常能夠告訴你，你在什麼時候看着別人的釣餌，而不看着自己的。在像這樣的時候，魚會笑你離開你的釣絲。

丹雅每分鐘都要抬起眼睛來看看高里雅的釣絲。高里雅也不息地看着她的。他們都怕別人先釣着，因此他們的心裏都很焦急不安，以致魚吞了餌却不肯上釣。

高里雅是首先承認失敗的人。他立了起來，打着呵欠，伸着懶腰，使他的骨節咯咯地響着。

「我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大聲說，並不特地對着那一個。「這樣一眼不霎地看着水裏，真要叫你打瞌睡。還不如仁雅那樣做，將這些笨魚放在玻璃缸裏的好。」

「牠們一定是笨的，」丹雅很清楚他說，「如果牠們將平常的玻璃錯當作水。」

高里雅並沒有準備再說什麼。他不去驚動他的釣竿，只沿着木板走。木板在他的脚下低沉了一些。哥薩克本來想用牠的爪撈一些小魚，對他當心地看着。牠向旁邊移開些讓他過去。那時嗚哩嗚哩，

其中一隻小貓，在溼的木板上搖動着，輕輕的撲落一聲，就此跌入了水中。是否牠看着木板旁穿來穿去的蝌蚪太出神了，還是牠爬得太近邊緣，失去重心，以致來不及伸出牠的銳爪來，丹雅一些也不知道。她看見牠時，牠已經在木板的那邊了，水流正在急急地帶着牠走。這小東西喘着氣拚命掙扎着；老貓沿着溼的沙灘前後奔着，發出了可憐的喵喵聲。

丹雅跳了起來，差不多沒有觸着木板，她是那樣的身輕。

她跳上岸邊，就此走下水去。河將她的藍色的下裳沖了開來，使她好像林中的桔梗花朵。老貓跟她入了水。高里雅立在他的原地。

丹雅伸手將小貓提出了水。牠的樣子比老鼠還小了。牠那薑黃色的毛浸透了水，牠還只有一些氣。

丹雅將牠放在石頭上，老貓殷勤地舔着牠。

高里雅很安靜地立着。

「你故意將這小貓拋入水中的。我看見你的！」丹雅怒喊着。

高里雅不說什麼。

「也許他是一個懦夫？」丹雅想。

她用腳踏他。

但是甚至這樣，也沒有使他動一動。他不能說一句話。他是那樣地吃驚。

丹雅由他立在那裏，就向山上奔着，她的溼衣纏着她的兩膝。

高里雅在山頂上近漁舍的地方追到了她，執着她的手。

「丹雅，」他說，呼吸很困難，「相信我，我沒有意思要做那事……這是意外，小貓自己跌到水裏去的。」

「滾開，」她說，要想抽出她的手來。「我不再釣魚了。我要回家去。」

「那末我和你一同去。」

他放了她的手；他要大步走着才跟得上她。

「不要跟着我；」丹雅喊着說。她在一塊岩石邊停了下來，靠着那岩石的是一座漁舍。

「但是你要來吃飯的，是不是？」高里雅溫柔地問。「今天是節日。爸爸要等你。如果你不來，他要

說我得罪你了。」

「原來這就是你所怕的？」丹雅說，向那高高的岩石退縮了一下。

「不，你弄錯了。我很愛爸爸，而他却要開心了。我不要他不開心，我也不需要你使他不開心。這就

是你必須明白的。」

「不要響，」她說，「我很懂得你的意思。我今天不來吃飯了。我以後再也不來了。」

然後她向左一轉，漁舍的牆壁就此遮住了她。

高里雅就在岩石上坐了下來，岩石被太陽晒着，已經溫煖了，在這乾燥而溫煖的岩石上，有一個黑暗而潮溼的點子，那就是丹雅的溼衣裳所靠着的地方。

高里雅撫摸着那個點子。

「古怪的小姑娘，丹雅，」他想，正和斐爾加所想的一樣。「當然她不會想我是一個懦夫吧？古怪的姑娘，」他決定說，「你總也說不出她將做什麼，或說什麼。」

他將他的手再放在岩石上，就此出神地胡思亂想着。

那時斐爾加一樣也沒有看見。他坐在河曲處的後面泥灘上，釣到了一條黑眼睛突出的扁魚和一條頭很大的鯉魚。他用一塊尖角石頭，一下子就將鯉魚砍死了。

這樣以後，他決意休息一下。他抬起頭來看那木板，只見兩根釣竿在水面上晃蕩着，釣絲被拉得很緊，魚在那裏吞餌。但是一個人也看不見，高里雅和丹雅都看不見，鋪滿磚石的小路上，也是杳無人跡。

他甚至向上看山。可是那裏只有風在空洞的天底下吹着，連秋雲都沒有。只有溼淋淋的老貓和牠的小貓在慢慢地走着，小心地爬上斜坡。

九

丹雅到底來吃飯了。她走上石階，將玻璃門推得很開地走進來，由她的狗立在階沿上。

丹雅將她背後的門碰得砰然大響。這到底是她的權利，不論何時，只要她高興，她就可以到這裏來。不是麼，她的父親住在這裏。她是來探望他的。誰也用不到想，她是爲了別人或別事來的。假如爲了櫻桃餅來的。

丹雅又碰了一下門，比以前碰得還要響。

門在櫃子裏顫抖着，牠的玻璃發出了叮玲叮玲的聲音。

丹雅進入室內，向桌邊她的座位走去。

飯已經吃過了，桌上有一碗滿滿的肉餡糰子。

「呀，你來了，丹雅。」她的父親高興地喊着。「高里雅說你今天不來，快些坐下來吃吧。多吃些。那第雅姨母今天給你做了些肉餡糰子。你看，高里雅多麼乾淨地將牠們包起來。」

「喔，丹雅想，「原來他還會做這種事？」

她看看她的父親，看看牆壁，看看那德治達彼特洛夫那和愛的手，一會給她麵包，一會給她肉，可是她不能看看高里雅。

她彎着身坐在桌上。

高里雅也曲着背坐着。不過在他的嘴唇上有着勉强的微笑。

「爸爸，」他說，「爲什麼你要告訴丹雅，說我幫着做糰子的？現在她一定不肯吃牠們了。」

「爲什麼，你們已經吵過架了麼，孩子們？」父親驚惶地問着。

「喔，不，爸爸，」高里雅回答，「我們從來不吵架。你親自說過，我們必須作朋友。」

「這話不錯，」父親說。

高里雅從桌上側身過去，低低地對丹雅說：

「誰說過她今天不來吃飯的？」

「我完全不是來吃飯的，」丹雅大聲說。「我一些東西也不要吃，不要，謝謝，我一些也不餓。」她堅持着說，那時他的父親和他的妻子在勸她吃。

「怎麼會這樣？」她的父親驚異地問。「吃一些肉餡糰子怎樣？」

「不要謝謝你，我已經和媽媽吃過飯了。」

「爸爸，不要再問她第三次。」高里雅嘲笑似地說，「她無論如何不會吃牠們的。」

「哦，哦。」父親懊惱地說，「如果她不吃，就不吃吧。不過這真可惜，肉餡糰子是那樣的好吃！」

喔，當然牠們是非常好吃的，一個一個煮熟的粉糰，裏面塞滿了淡紅色的肉，只有這些蠢笨的人，才一定要蘸着醋吃。喂，發瘋的人，誰也不會將肉餡糰子蘸醋吃的。你將牠們和牛奶同吃，在牠們的上面洒些胡椒，然後吞下牠們，那末，牠們就像一股魔鬼，會立刻使你的血液熾熱起來。

丹雅雖然繼續矜持地看着盆子，盆子裏的肉餡糰子在逐漸變冷。她的思想却在她的腦海中激盪着，有如陣陣的小旋風。她的頭覺得眩暈了，因為她在家裏並沒有吃什麼東西，因為她有強健的骨節和強健的臂和腿；只有她的心，不知道牠要些什麼。現在她到這裏來，正像一個瞎子跑到了這屋裏，看不見什麼，除了自己脈搏的悸動聲以外，也聽不見什麼。

也許談談學問的事情，可以使她安靜下來。

「爸爸，」她突然說，「海裏的鯪魚是鹹的，這話真麼？這是高里雅告訴我的。他一些也不相信動物學。」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她的父親將眼睛看着她。

高里雅不吃了。他用他的手背揩着嘴，他的面上帶着完全驚奇的表情。他從來沒有說過那樣的話，不過他的驚奇很迅速地消失了，因為他恰恰記得，就在今天早上，他已經決定，不要讓丹雅所說或所做的任何事情，再來使他驚奇。

過了一下，他安靜地從桌子對面看着丹雅，他那清澈的眼睛深處，含着玩笑的閃光。

「不，我不，」他說。「科學究竟是什麼呢？一頭貓有四條腿和一條尾巴。」

一陣紅暈湧上了丹雅的前額和兩頰。她很知道他的意思。

「那末你喜歡些什麼？」她問。

「我喜歡數學，我也喜歡文學，」他接着說，「那是一種美妙的學問。」

「美妙的！」丹雅重說着。雖然她的本性是傾向藝術的，她自己也喜愛迭更司，斯各脫，克里洛夫，甚至和戈爾諸人的作品的，她却輕蔑地說：

「『驢子看見夜鶯。』我想——這是什麼科學呢？」

他們就這樣談着，並不笑他們自己所說的怪誕說話，他們的眼睛裏充滿着相互的輕蔑。後來，他們的父親實在弄不懂他們搬嘴弄舌的意思，只好對他們說：

「孩子們，不要聽三話四了，我不懂你們。」

丹雅覺得她的眩暈在加甚了，她的耳朵裏有着很響的脈搏跳動聲。她到底還是一個兒童，她要吃。飢餓使她受苦。牠在她的胸間，在她的腦中撕裂着，又似乎穿透了每一滴血液。她閉了她的眼睛以免看見食物。她重新睜開眼睛來時，她看見他們正在收拾着桌子。肉餡糰子的碗已經取去了，麵包和水晶鹽瓶也取去了。只有她的盆子，還擺在她的面前沒有動過。那德治達彼特洛夫那正想也將牠取去時，丹雅不知不覺間用手去觸了一下，她立刻咒詛着她的手，因為牠那樣做。

「那末我要不要把肉餡糰子留下來？」那德治達彼特洛夫那問。

「不必，不必，我只要給一些我的狗吃吃，可以麼？」

「去吧，」她的父親說，「你可以把全盆子給了牠，如果你要的話。」

丹雅用她的叉戳了幾個冷糰子，就走到外面去。她蹲在階石上，在她的老狗旁邊很快地一個一個將糰子吃了下去，她哀苦的眼淚澆溼了每一個糰子。

狗完全不懂這是什麼一會事，叫得很響。狗聲使丹雅聽不見她背後的腳聲。她突然覺得她父親的手圍了她的肩頭。他緊緊地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睫毛。不，她不是在哭。

「我從玻璃門中看見了一切，」他說。「你有些什麼事，我的小丹雅？有什麼難處，親愛的？」

他舉起她來抱着，好像他要將他女兒的愁悶重擔，都負到自己的身上來，試試牠有多少重。她注

視着他，却並不顯出這樣做。他似乎很巨大，很遙遠，好像高大的樹木。她不能一眼就看見明白。她只能夠撫摸牠們幹上的皮。

她輕輕地靠着他的肩頭。

「你都告訴我聽，丹雅。也許我能夠幫你。什麼事情爲難你，你心裏有什麼事？」

但是她不說什麼，因爲她那時所想到的是：「我有一個母親，一個家，一頓飯，甚至一條狗和一頭貓，可是我却沒有父親。」

不過她現在坐在他的膝上，她能夠將這話告訴給他聽麼？

如果她告訴了他，他的表情不會變麼，他的面色不會變得慘白麼，而他——正是一個勇士——在作戰時從來沒有面孔發白過呀？

然而她這時怎能曉得，不論睡着或醒着，他總是在想着她？她怎能曉得，他愛悅地，戀戀地，說着她的名字——他已經許多年來忘記了的名字？就是在此刻，他緊緊地抱着她，還在想：「我的幸福已經離我而去了，因爲我從來沒有在我的臂間搖過她。」但是她怎麼知道這一切呢？

她只向他擠緊些，靠着他的胸間。

可是，啊，擠靠着父親的胸間，那是何等甜蜜呀！

雖然現在不是春天，雖然在寒雨之後，這裏戶外很潮溼，雖然在單薄的衣衫之下有一些寒戰，可是即使在這深秋的傍晚，丹雅也覺着了溫暖。她和她的父親同坐了好久，直等到她自己所愛的羣星的光彩，照到了往堡壘去的道路，照到了洒着石灰的小徑，照到了有玻璃門的房子。

十

即使一株樹，如果牠在春天，打扮得枝葉繁茂，向你微笑，如果你到教室裏，坐到你桌子上的時候，牠對你說「早安」，我們也應該說牠是有理性的生物。而你自己呢，雖然那株樹立在窗外後院裏，放柴薪的地方，你也就會對牠說「早安」了。

現在這株樹沒有葉子了。可是即使沒有葉子，牠還是美麗的。牠的活躍的極枝向天伸展着，牠的皮是黑黑的。

丹雅不曉得這是一株榆樹，抑或一株樺樹，還是什麼別的樹。雪在落着，這是亂紛紛飄灑在樹皮和樹枝上的初雪；但是牠留不牢。牠差不多一碰到樹枝就融化了。

「這事的意思，在這裏面有一些熱，正像在我和在別人裏面有熱一樣。」丹雅想，同時對窗外的樹輕輕點了一下頭。

高里雅站在黑板邊，在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的旁邊，對她講着老婦人伊秩吉爾。他的沈思的面孔配上愉快而清澈的眼睛，高高的前額，而從他的嘴唇上落下來的話語，似乎都是生氣活潑的。

教師正十分開心地想，她用不着擔心這個新來的孩子會搗亂她這一班了。

「我是見過高爾基的，你們知道，」他突然說了出來，說時，面孔火辣辣地紅了起來，因為他受不住絲毫誇張的表示。

兒童都懂得他的混亂心理。

「將這事講給我們聽！」他們在座位上喊了出來。

「是的，那很有趣味，」亞歷山大拉伊凡諾夫說。「你在那裏看見他的？也許你也對他說過話的。」

「沒有，我不過看見他走過園中的樹間，那是在克里米亞。不過我不大記得了。爸爸帶我到那裏去的時候，我只十歲。」

「高爾基在園中作些什麼呢？」

「他在路旁燃着一堆火。」

「將你所能夠記憶的都告訴我們。」

但是他所記得的很少。

他講到南方的山嶺地帶，在那裏有粗大濃黑的葡萄藤葉子，在路旁石牆的頂上探着頭，路是灰色的，太陽烘炙過的，驢子都在早上嘶叫着。

可是那些兒童都著魔似地聽着他。

只有丹雅一個人似乎沒有聽見什麼。她從窗中看出去，看初次的雪黏上赤裸的樹，那樹開始戰慄了。

「葡萄藤，葡萄藤，」丹雅想。「而我則畢生除了樅樹和松樹以外，就沒有看見過什麼。」

她很想給她自己畫出一幅圖畫來，不是一株葡萄藤，至少一株滿開着花的蘋果樹，或者一株高的梨樹，或者甚至在田裏生長着的黃黃的小麥。於是她的想像構成種種幻景，這裏面有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花草樹木。

教師立着，一隻手臂放在窗檻上，早就注意着她了。這位比了任何人更加可愛的小姑娘，現在使她不安起來了。

「她一定不是想着快樂的聚會吧？她的記憶力還和從前一樣好，可是她的表情是不用心的，上

次的歷史分數就比往常低。」

「丹雅撒班尼衣娃，你不在用心聽。」

丹雅勉強將她的眼光離開窗口，她立起來的時候，她眼睛裏朦朧的狀態還沒有消失。她仍舊在老遠的地方。她還沒有從她幻想的境地回轉來。

「你要說些什麼？」

「他所講的話不是有趣的。」

「這話不對。他的說話很有趣，我們大家都很高興聽着。你」曾經到過克里米亞，見過馬克沁·高爾基麼，想想看，馬克沁·高爾基還活着呢！」

「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帶「我」到那裏去過！」丹雅用震顫的聲音說。

「這就是你格外應該聽好的理由了。」

「我不高興聽他說。」

「可是爲什麼不高興呢？」

「因爲這和我們的俄國語言和文學功課，絲毫沒有關係。」

上帝知道她在說什麼。

教師慢慢地離開窗口。她的脚步，本來是很輕的，現在發出了滯重的聲音。她著惱了；她向丹雅走去，石榴紅的星，在她的胸前發着燦爛的閃光。

丹雅溫順地立在那裏等待着。

「叫你的父親明天來看我，」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說。

她嚴厲的看着丹雅。看着她那發紅的前額和嘴唇，但使她驚異的，那剛才發出傲慢說話的嘴唇，却突然慘白了起來。

「我去叫我的母親，她會來的，」丹雅低聲說。

教師遲疑了。「她的心裏在發生些什麼呢？」她惶惑着。在丹雅的說話裏面是找不到完全的答覆的。「爲什麼這個男孩似乎會那樣強烈地影響着她呢？」

她決意到丹雅的家裏去。她摸摸丹雅的手指。

「你不能用你的傲慢來欺騙我。誰也用不着來對我講到你。這次我饒恕你。可是記好，你現在的行爲，並不像一個先鋒隊隊員。你的意思並不如你所說的那樣。你本來一直是很誠實而學好的。我不懂你遇到了什麼事情。」

她仍舊發惱地走開了，在她的桌子上坐了下來。

全班的人都寂靜地坐着，一動也不動；這時仁雅突然將頭轉了過來，轉得很急速，幾乎將她的肥頸都折斷了。

「丹雅和他發生戀愛了，不過如此而已，」她對斐爾加耳語着。他聽了她一脚，當作答覆。

如果這個胖妹妹是那樣的蠢笨，如果在她那鬚髮的頭腦裏一些沒有想像，你有什麼辦法呢。

丹雅還立在那裏，手扶着桌子。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顫動着，如果她的意志也和她那結牢的舌頭一樣無力，她一定跌下去了。

「坐下去，」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吩咐她。

「我可以坐到另一個桌子上去麼？」

「爲什麼，你坐在仁雅的旁邊不舒服麼？」

「不，不是那樣，」丹雅說，「外面的樹時常來分我的心。」

「揀你所喜歡的地方坐吧，你這個奇怪的孩子！」

因此丹雅就在一個空的桌子上坐下了下來。

「高里雅，你也可以坐下來了，」教師說。

她已經忘記了他，她的心裏只有丹雅。可是就是現在她叫他坐下來了，他還不動。他立得向前俯出了一些，好像他的腳並不立在平坦的地板上，而立在上山去的陡峭的山徑上；他的面孔發着紅，他的剛復的眼睛閉得狹起來了。

「好了，高里雅。」教師說。「坐下來。我要給你「優等」的分數。」

「我可以坐丹雅撒班尼衣娃的位置麼？」

「爲什麼，你們這班孩子碰到了什麼了？」

然而她同意了；完全由於倔強，他在仁雅旁邊坐了下來。

丹雅一個人坐在那裏。她向窗外看去，希望她不會再看見那株樹。可是從她所坐的地方望過去，那株樹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初下的雪已經蓋滿了樹枝和樹幹相連的地方。牠不再融化了。初雪在樹頂上旋繞着，樹頂已消失在白茫茫的天空中。

十一

「如果一個人獨自走着，他便會有走錯路的危險。」斐爾加想，那時他獨立在那條並無他人的街上，這條街本來是他和丹雅從學校裏回來時所常走的。

他在轉角上，一個中國人所擺的攤子旁，足足等了她一小時。也許是攤子上堆着的甜粉做的糕餅，也許是穿木屐的中國人，分了斐爾加的心。無論如何，他現在很孤獨，丹雅一定已經自己走了，這是對於他們兩個人都是很壞的事情。

在森林裏斐爾加就知道怎樣做。他跟着她的腳跡。可是在這市鎮裏，也許他會被人弄錯，當他是一條獵犬，大家來恥笑他。

這樣斐爾加就得了一個痛苦的結論，他雖然知道許多事情，可是在市鎮裏是對於他一無用處的。

例如，他知道怎樣在林中的溪水相近處，在粉那樣剛剛落下來雪中，去追蹤一頭貉鼠；他知道，假使早上麵包在伙食房裏冰凍起來了，這就是放出拉橇的狗的時候，因為冰已經載得起橇了；還有，假使月正圓着，風是從黑崖那邊吹來的，那就要發暴風了。

可是在這市鎮裏，誰也不會看看月的。人們只讀報來找尋出河上的冰究竟有沒有硬透，要是暴風正在醞釀中，他們就在瞭望台上扯一面旗，或者放一聲大礮。

至於斐爾加，他的本份是解決算學問題，而不是在雪中追蹤野獸；他的本份是在句子中找出主詞和賓詞來，這些東西，就是野營中最佳的獵人，也是找不到一些踪跡的。

可是這次斐爾加却要照他所喜歡的做了。讓他們想他是一條狗吧，如果他們要，就讓他們恥笑他吧。

斐爾加在衝心裏蹲了下來，研究着雪中所有的脚印。事情很好，因為這是初次的雪，才剛剛落下來，差不多還沒有別的人在這條路上走過。

斐爾加立起來了，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就此向前走去。他現在已經確定知道走過這條路的人了，好像他已經看見過他們一般。籬笆邊是丹雅的孤獨的踪跡——她一定獨自先走，她走得非常小心，以免踏壞這初次落下來的美雪。此外是仁雅厚底鞋和高里雅長統靴的痕跡——高里雅跨的步子很小，可是他那剛復的個性使牠們都很著實。

可是他們的行動何等奇怪呀！他們回轉身停了下來，讓丹雅向前走，然後他們又追到她。看情形好像他們恥笑過她的，這些討厭的東西！她只帶着一個煩惱的心，走着走着。這些不是她在斐爾加天井裏，或當他們同去釣魚時她在河旁沙上留下來的那樣脚印。

可是她到那裏去了呢？

丹雅的脚印突然在籬笆邊一個地點上終止了，這裏既沒有階石，也沒有門道。

她一定像一頭燕子那樣，高飛入雲了，或者就是這被初雪遮得黑沈沈的空氣，將她像樹葉那樣

高高吸起，現在却旋動着，把她在雲中顛簸着了。她跳不過這樣高的一個籬笆的。

斐爾加停了一秒鐘，然後跟上了仁雅和高里雅的踪跡；他們起先並肩走着，可是在轉彎的地方他們分開了，誰也對自己對他方沒有什麼高興。

「他們吵架了，」斐爾加想，就走回來，一面大笑着。

他在籬笆旁邊停了一下，研究丹雅的脚步。他用手去摸摸籬笆的頂。

「啊哈，這裏邊上有一些可以借力的地方呢。而丹雅是有強健的腿的，」斐爾加對自己說。「可
是我的腿應該兩倍的強健；如果牠們不是這樣，我們的體操教師可以活埋我。」

斐爾加先將書包拋過籬笆去，然後他一跳也就過去了，他這樣的舉動使一個路過的老婆婆大吃一驚，喊了起來，以為他是什麼鬼怪。

不過斐爾加並不去管她。這時他早已跳過籬笆了，他跟着丹雅的脚步，穿過了人家的菜園。

在菜園的那一端，他又爬過了另外一道籬笆，這沒有第一道那樣的高，然後他到了離家不遠的一座小小叢林裏。他在這裏繞過了幾處低低的灌木，向林中窺探過去，那些灌木在雪上落下了牠們紅色的漿果。樺樹外面白緞子那樣的皮，以及新鮮的雪，組成了一片耀人眼目的白，在他看來，這似乎是幻景，是迷惑的夢境，他雖然很熟悉樹林，也從來沒有見過。每一根樹枝都刻畫得很清楚，好像是用

粉筆畫出來的，樹幹似乎在從濃霜中發着煙，那濃霜則在樹皮上像火星般閃耀着。在這個銀色的叢林中，丹雅立在那裏哭泣着，她和樹木一樣，一動也不動，那些樹木在寂靜中成了無言的哨兵。她沒有聽見他的腳聲，也沒有聽見他分披樹枝時的沙沙聲。

斐爾加退回到灌木叢的背後，在雪上坐了片刻，那灌木叢就像牆壁那樣，將他遮了起來。然後他悄悄地爬開，一些聲息都沒有地走出了叢林。

「如果一個人獨自留着，」斐爾加又想了一次，「他當然容易走到錯路上去——他甚至會像狗那樣，跟着踪跡走，跳過籬笆，從背後的灌木叢，對別的東西窺視着。但是假使他一個人哭泣着，那末最好還是由他去。由他哭泣。」

斐爾加大大地兜了一個圈子，就進入一條側街，向丹雅的家門走去。他開了門，大膽地走了進去，這是他從來所沒有做過的。

老保姆問他有什麼事。

他告訴她，他要告訴丹雅的母親，今天校中有研究會，丹雅也許要遲回來。

老婦人指給他裏面的一間房子。

斐爾加輕輕地開了門，可是他立刻就將牠關了起來。

因爲在那長椅之上，丹雅母親的旁邊，正坐着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那位學校教師。

她將她的手臂圍着那位母親的肩頭，她正在告訴她什麼事情，兩個人都捏着小小的白手帕，不時在擦着她們的眼睛。

她們也會悲哀着什麼事情的麼？

斐爾加退了出來，但是一些沒有聲息，就是地板上鋪着的硬席，也沒有在他的腳下發出一些咯咯聲。

是的，他知道許多事情，可是在市鎮裏却對他一無用處。他知道獸的聲音，草的根，水的深，他甚至知道，在樹林裏建築木屋時，不可以用氈塞在接合的地方，因爲鳥會啄出那些氈毛來帶去做窠。可是人家在一塊哭着而非笑着時，他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對於他，當然，最好，還是讓她們哭泣着，而同時使他自己忙着料理他的狗，因爲冬季已經來到，冰就要升到水面上，發着青光，有如月下的草。

十二

雪差不多一直落到寒假；牠落着又停着，落着又停着，終於將全鎮都堆滿了雪。主婦們要開百葉窗非常困難，人行道旁也只好挖出壕溝來。路上的雪堆得很高，而雪還在落着，江河與山嶺，都被牠弄

得毫無生氣。只有在一處，牠受到了挫折；在學校的運動場上，牠被兒童踏在腳底下，以致牢牢地黏着地皮，成爲堅實的光滑的物體，使你可以隨意將牠捏成什麼東西。

一連好幾天，丹雅利用着長久的休息時間，忙着造出一個雪人來。

她今天把牠造成了。幫她的幾個小男孩將梯子取去，糞籬笆放好，又將水桶放在另一邊。丹雅退後幾步，觀察着她的作品。

這是一個哨兵的塑像。他帶着一個頭盔，有和她父親一樣闊的肩膀，而全體看來，也有一些她父親的風度。他好像立在世界的邊緣，倚着他的鎗，遠遠地注視着，在他的面前，則展開着黑沈沈的大海。當然，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大海。可是給人的印象是那樣的生動，以致圍着這塑像看的兒童，都一時啞口無言。然後年齡較大的男孩，偷偷地走到丹雅的背后，將她抱了起來，在空中搖擺着，同時發出了極大的歡呼。其他的女孩也都尖聲叫起來，雖然並沒有誰想去碰到她們。可是丹雅却一聲也沒有喊，她只有一些惶惑，想不到她的哨兵會有這樣好的成績。她預先並沒有細細計畫。她不過忽然想起來，於是就着手工作，一直工作到她的手指在鎗上加上最後的一觸，而用一層發光的冰蓋罩了牠。現在她的手指爲了冷水和雪痛着，她就將牠們放在嘴裏取暖。

高里雅立得稍爲遠些，從來沒有走近丹雅一步。

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爲那些鬧聲所吸引，也走了出來，沒有著上外衣，就此在雪塑哨兵的面
前立着看。她也爲他的美麗而吃驚着。

霜使她黑衣裳外面的織毛白了起來，她胸前石榴紅的星，變得模糊不清了，而她却仍舊立在那裏，想着她自己的兒童時代。她也曾造過雪人。她還很記得其中的一個。這是一個女人的塑像，牠立在天井的角上，近垃圾堆的地方。那夜白光浸着天井磚牆和垃圾桶，這個雪像的確有些奇幻的樣子。膨脹得很大的雪白的頭，用炭輕輕一塗，作成了一張嘴，頭上晃漾着霧一般的圓暈。有一夜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偶然從窗中看見了牠，禁不住自己湧出了眼淚。誰也不知道牠爲什麼哭。但是她爲了驚怖，就沒有睡熟。全夜，她總記憶着月光下的雪婦人，好像是什麼不祥之物的幻像。

現在，二十年過去了，這位教師四週看看，還恐怕看見兒時的雪婦人。可是不，今天運動場上有着別的雪人；大都沒有丹雅的哨兵那樣工巧，但也認得出來是戰士英雄；甚至還有一個古時騎在馬上的巨人。浮誇的和天真的幻像，都矗立在運動場上。

「這是你的作品麼？」她問丹雅。丹雅點點頭，將她的手指從嘴裏取了出來。

「你冷了，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她說。「你身上的小小星微完全失去了牠的光彩。我可以摸摸牠麼？」

丹雅用她的手指擦擦那個星徽，牠就和往常一樣，燦爛地發出了光彩。

「要不要我將這個給你，作爲你將你的哨兵塑得那樣好的獎賞？」這位教師說。

丹雅對於這種的說法，簡直吃了一驚。

「不，請不要給我，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沒有了你的星徽，我們就想像不出你。我不要奪去別人對於牠的想像。」

丹雅說了就奔到門口去，斐爾加在那裏向她招手呢。

教師慢慢地走回屋子裏去，一面走一面想着丹雅。她最近是何等憂鬱和心神不定；可是她所做的任何事情，總是有些莫名的美麗在裏面。也許戀愛的呼吸，已經觸到她的身上了吧？

「唔，唔，要是爲了這個，也沒有什麼可怖的。」教師微笑地想着。可是她在那裏忙着嚼些什麼呢？他們當然不會向那個中國人買那討厭的樹脂吧！是的，一定是的！喔，甜蜜的年輕的戀愛，牠們的痛苦還是可以用樹脂來減輕的吧！

教師對自己輕輕地笑着，就此走了開去。

斐爾加由那個中國人買到了一整塊虎尾樅的樹脂，慷慨地在和其他的兒童分享着。他給他左邊和右邊的人，可是他並沒有給仁雅。

「爲什麼你不給我一些呢？」仁雅喊着說。

「斐爾加，不要給女孩子一些，」那些男孩說，雖然他們知道他是慷慨的。

「爲什麼不要？」斐爾加說。「我要將最大的一塊給她。但是她必須走到這裏來。」

仁雅走到他的地方，伸出了她的手。

斐爾加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了一個小小的紙包，小心地放在她那張開的掌心裏。

「喔，你給我的實在太多了，」仁雅帶些驚奇地說。

她拆開了那紙包。

一頭小小的新生出來的鼯鼠，可憐地坐在她的手掌上顫抖着。她大叫一聲，就將牠丟在地上，所有的女孩子都四散逃了開去。

小鼯鼠蜷伏在雪上，顫抖得格外厲害了。

「你在做什麼？」丹雅怒喊着。「牠要凍死了！」

她俯下身去，將小鼯鼠拾起來，在她的手裏暖着。然後將牠放入了她的衣裳裏。

這時，有一個從前誰也沒見過的男子，向他們這一羣走來。他戴着一頂西比利亞的狐皮帽，穿着一件厚重的旅行外衣。可是他的鞋子很不好。他們大家立刻注意到了這點。

「有人剛剛到，」斐爾加說。「一個陌生人。」

「是的，他不是從近地方來的，」其餘的人附和着說。

大家看着他走向前來。一個小女孩甚至奔到他的身邊，拉他的外衣。

「同志，你說你是不是視察員？」她大聲說。

他向丹雅的一羣走去，並且說：

「告訴我，孩子們，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們的指導員？」

兒童都後退着。他到底是視察員吧。

「爲什麼你們不肯告訴我？」他說。然後他向丹雅請求。「或者「你」肯將他在那裏指給我吧，

小姑娘？」

丹雅四週看看，以爲他是在指着別人說的。

「不，我是指你說的，有灰色眼睛的小姑娘，也就是拾起小鼯鼠的人。」

丹雅眼睛睜大了看着他，嘴裏聲音很響地嚼着樹脂。小鼯鼠從她外衣領頭下面的暖窠裏，向外

偷看着。

那個男子對那小鼯鼠笑着，然後丹雅吐出了樹脂，領他向指導員的辦公室去。

「這人是誰呢？」高里雅問。

「這一定是從海參崴來的視察員。」有人說。

突然斐爾加用敬畏的聲音喊了起來：

「他是一個英雄，我立誓說！我在他的胸前看見了一個徽章。」

十三

這個陌生人原來是一位著作家，他的名字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爲什麼他在冬季沒有穿溫暖的靴，就來到這個鎮裏呢？他甚至還不及那從探金區域來的人，穿那用牛腸縫成的牛皮靴，而只穿着平常灰色的帆布靴，那當然是不能保護腳煖的。對的，他有長而煖的外衣，和紅的狐皮帽。他曾在邊防軍俱樂部裏穿着他這樣的衣帽。他們說他是生在這個鎮裏的，並且也實在曾經在他今天來探訪的學校上過學的。

也許他要來追念他兒時在這裏的光陰吧；讓風還是那樣冷地吹在他的面上，讓雪黏在他的睫毛上——這是他兒時所熟悉的風與雪。或者他要來聽聽他兒時所見的幼樹，現在長得已經大了，在河岸上低低的細語吧。或者他厭倦了他在莫斯科的盛名，決定要到這裏來休息一下，正像那些巨大

而驚醒的飛鳥，牠們全天在港口上面的高空裏翱翔着，後來似乎飛得太高，有些厭倦了，就向海岸上矮矮的樺樹叢裏降下來，在寂靜中休息着吧。

可是丹雅却有別種想法。

她對自己想着，也許不是高爾基，他也許不是和那位大著作家有一點相像的任何人，不過無論如何，他已經到這裏來了，到她的故鄉，到她這個遠地方來了，在這裏，甚至可以親眼看見他，或者可以親手摸着他的外衣。

他的體格小而瘦弱。他有灰色的頭髮和說起話來有些使她吃驚的尖聲。她只怕他問，她喜不喜歡普希金，或者她有否讀他自己的作品。

不過他沒有問。他所說的只是：「謝謝你，我的親愛的人。你將用小鼯鼠作些什麼呢？」雖然他的說話不很多，他却很引起了他們的不安。

每隔十天，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總要在課後的晚上，主領一個文學會。

他們大家在先鋒隊室裏圍繞一張長桌坐着，而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則坐在一張有臂的椅子上。這時，她常常似乎是另外一個人，好像她從什麼別的地方，乘着看不見的船，來到他們這裏的。

將她的下巴擱在交叉着的手指上；她便開始誦讀。

「那時黃澄澄的裸麥田在微風中起着波濤，

而新鮮的樹木則對着風的低低的鼓聲震顫着……」

然後她要停頓一下。

「不，我又打算今天讀這首給你們聽。聽這一首吧：

「從我的嘴裏西拉拔出了，

連根帶梗的，我那罪惡的舌頭；

牠播弄出的惡事和虛空，

給他的手祓除而歸於消滅，

他將那條聰明毒蛇的舌頭

用濃血的手放在我的脣間……」

「我很要你們懂得，一個詩人的話語，會到怎麼美麗的地步，他們能够引起何等奇妙的想像來。」

但是斐爾加一些也不懂；他準備爲了一些小小的激怒拉出他自己的舌頭來，不高興搖脣鼓舌，喋喋多言，他也只想咀嚼任何放到嘴裏的東西，從來不高興做那樣的一句詩。

此後仁雅就要背誦她對於邊防軍所寫的詩，丹雅則誦讀故事。高里雅時常作批評，公平而嚴酷。但是他自己却從來沒有寫過什麼，因為他怕寫得不好。

上次丹雅對大家讀了一個她寫的故事，是講一頭小鼯鼠，在一件舊的皮外衣的袖子裏，做了一個窠。有一天，那件外衣從衣櫥裏取到霜雪遍地的天井裏去透風時，鼯鼠第一次看見了雪。「人們在這上面走路，真是可恥，怎麼，這是糖呀！」小鼯鼠想，從袖子裏跳了出來。可憐的小鼯鼠！牠現在要住在那裏呢？

這次高里雅並不說什麼討厭的話。在丹雅看來，他的靜默就表示讚許，因此，那天全天甚至在夜裏，在她的夢中，她都覺得快樂。可是明天早上，她扯破了她的故事，將牠丟了。

「想想看，」她厭惡地自省着，「這個傲慢男孩的靜默，就足以使我快樂。」

不過今天的文學會却有些兩樣。

非常的興奮籠罩着這小小的集會。他們到什麼地方去找些花來，以便晚上贈給那位著作家呢？現在，甚至溼地裏的馬尾藻，林中最後的草葉，都已經枯乾了，那裏還可以得到花呢？

他們大家都在絞腦筋以求解決。丹雅也在熟慮着這件事，但是也想不出什麼來。在她的園裏，她已經沒有花了。

胖胖的小仁雅，時常有着許多常識，就出了一個主意。

「我們的家裏，有着一些盆栽的日光蘭，現在牠們正在開花呢，」她說。

「還有，我們的中國薔薇和晚櫻也正在開着花呢，」其他的人附和說。

「還有我們的……」斐爾加也開口說，可是立刻就停了下來，因為他很曉得，他所寄居的女房東，並沒有在屋子裏種什麼花。她養了一頭豬，這使他的狗只想去撕得牠粉碎。

花的問題解決了。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又發生了。誰去將這些花獻給他呢？在那廣大而人多的大講堂中，四十盞明燈之下，誰有勇氣走上那木製的講臺，去和那個偉人握手，並且說：「代表全體隊員……」呢？

「讓丹雅做這事，」斐爾加的聲音在衆人聲音之上發了出來。

「不，仁雅應該做這事！」女孩子都喊了起來。「她是給我們想出從什麼地方去找尋花的。」

但是女孩們的意見雖然不錯，男孩們却爭執着。只有高里雅不作聲。後來大家所選的，到底是丹雅而不是仁雅，這時高里雅就用他的手掩沒了他的眼睛，使人看不出他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很好，」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說，「你可以走到講臺上，丹雅，到客人的身邊，和他握手，將花送給他。你可以告訴他們剛決定的事情。你的記性很好，所以我用不着再多教你。現在你帶了花出去

預備吧，因為他就要來了。」

丹雅手裏捧着花，走出了教室。

這到底是公平的！這會補償她的一切痛心之事，丹雅想，將花抱得更加緊些，想想看，她不是別人，就要和那著名的作家握手，送花給他，她可以隨自己的意，要看他多久便多久。許多年以後——或者五年——說不定有一天，她會告訴她的朋友們，她也見過一些大世面的。

她對每一個人微笑，甚至對仁雅，忘却了許多女孩們的憎恨眼光。

「我想揀選丹雅，撒班尼，妮衣娃是不公平的，」仁雅對她的朋友們說。「我這樣說，並非爲了我要被選中——我沒有這樣的野心，選中不選中都沒有關係。可是我以爲最好還是選舉高里雅。他比她更加靈巧。當然，那些男孩子的用心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他們的選舉她，就因爲她有好看的眼睛。甚至那位著作家也注意到了牠們。」

「他只說牠們是灰色的，」高里雅微笑着說。「但是，仁雅，你總是對的。牠們是好看的。我想你有牠們，你也高興的吧，是不是？」

「誰要牠們，送給我亦不要！」仁雅反唇相譏着。

丹雅不再聽下去。她手裏的花忽然覺得好像鉛那樣重。她沿走廊奔出去，走過了各教室，走過了

許多孩子在鬧嚷嚷地爭着座位拖着椅子的大講堂。

她奔上樓梯，進了黑沈沈的空洞洞的衣帽間，纔停下來透透氣。她還沒有知道嫉妒會令人怎麼的雄辯，她還軟弱呢。

她的話會對的麼？可是這對於一個先鋒隊隊員是沒有用的。也許我最好對於這些說話不要聽吧。」

她的肢體在顫抖着。

「不，這是不真的。」她決定說。「這都是胡說！」

可是她還要看她的眼睛；她一直到現在沒有想過牠們。

衣帽間裏很安靜，這時也沒有人；這裏，正像在林中，時常只有一些微光。一面略向前傾的大鏡子，掛在刷着白粉的壁上。黑而上漆的木座位，當孩子們奔過牠的面前時，總是震動着。然後鏡子本身，也會搖來搖去，像一朵明亮的雲，向他們浮來，反映出一羣孩子臉。

可是現在，牠排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下面的攔板上，剛剛堆着看門人所洗過的墨水池，墨水放就在牠們的旁邊，有些裝在普通大小的瓶裏，有些裝在一個高高的一夸爾的瓶中，上面貼了一個籤條，其餘則裝在一個大的玻璃器裏。墨水這樣的多！丹雅的筆蘸得了這麼多的墨水麼？

丹雅小心地在瓶間找着路，走近了那面鏡子，她四週看看——並不見看門人——她就放她的臂肘在櫃子的突出處，將她的面孔緊貼着鏡子。由鏡子的深處，有一個比了四週的幽暗較為明亮些的陰影，丹雅的眼睛——像她母親的眼睛一樣灰色——對她看着。牠們睜得很大，發着光，在牠們的深處有着黑影，牠們似乎是深至不可測的。

她在驚愕的沈寂中就這樣立了幾秒鐘，好像林中的野物，第一次看見牠自己的影子。然後她嘆一口氣：「不，這些眼睛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她帶着懊悔之感，從鏡子倒退幾步，校正她的姿勢。

鏡子反應着那種動作，在牠的座子上搖着；她的影子又對她現了出來。墨水瓶向前倒下去，在空的墨水池中滾下來。丹雅想在牠跌下來時搶接着牠，可是牠在她的指間滑了出去，就像一頭章魚那樣，噴着流着黑色的液體。重重的一聲，牠落到了地板上，正像土塊從河邊土岸上落到水中去。

丹雅已經弄翻這墨水了，這是每一個小姑娘至少要闖一次的禍殃。

「喔，看那個！」她喊着。

她跳回來，一隻手——左手，就是捏着花的一隻手——舉得很高。可是，在這中國薔薇的美嫩花瓣上，還是顯出了一些黑點。不過這還不要緊，她可以摘去這幾片花瓣的。然而她那另外的一隻手呢！

丹雅絕望地看着牠，先是手掌，後是手背，非常可怕，一直到腕節爲止。

「這倒是有趣的！」

這說話的聲音很近，使丹雅在那片刻之間，以爲是她自己說這話的。

她四面看看。

高里雅立在那裏看着她的手。

「我知道，」他說，「現在你和那位著作家怎樣握手呢！事實上，他已經來了，他就在教師室裏。大家都在等候着。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差我來找你的。」

丹雅一動不動的呆了幾秒鐘，她的眼睛，方才在鏡子裏仔細端詳着的，現在顯出了痛苦的神氣。

她那樣的不幸，真足以使人吃驚。

她將花向高里雅伸了過來。她想說：

「拿了牠們，甚至拿了牠們離開我。讓仁雅去將牠們獻給那位著作家。她恰正和我有一樣好的記性，她的領結也比我的好，那是一個新的綢結，而我却是每天洗濯着我的領結的。」

這樣，他就會把這些花取出，而仁雅和他就會恥笑她了。

丹雅一轉身離開了高里雅，奔過了孩子們一行一行的外衣，這些外衣整整地排列在那裏，對於她的恥辱正像無言的證人。

她在盥洗室內，將她的手放在龍頭底下好久，又用沙狠狠地擦着牠，可是她不能使牠清潔。

「不論怎樣，他將告訴別人了！他將告訴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他將告訴仁雅和其他衆人。」因此她又想今晚不出去登臺，不將花送給那位著作家而和他握手了。

是的，這是太足以驚人，她既那樣的愛花，而她對於花却就那樣的不幸。上次她曾將花給與一個生病的男孩，而這人却就是高里雅，一些也不配接受那些花，即使那些不過是黃百合花。現在看吧，對於這些只在室內開放的嫩蕊嬌花，又發生了這樣的事。假使牠們落在其他女孩的手裏——她們也許已經遇到許多奇妙的事情了！可是現在，她却只好放棄牠們。

丹雅將手上的水點揮去了一些，並不去麻煩把牠們揩乾，就此慢慢地沒精打采地，走出了衣櫃間。

她爲什麼要匆忙呢？現在什麼事都沒有關係了！

她走上了邊上有銅條的踏步，沿着走廊漫步走過去，快快地望出窗外。也許她要再看一下那株時常給她安慰的樹。可是不，現在這樹看不見了。她在別的窗下長着，在房屋的那一邊呢。這時那位著

作家正在穿過走廊。

她恰好不向窗外看去，就看見了他。

他穿着帆布靴，在匆促地走着。他沒有穿外衣，只穿着一件很長的高加索工人的罩衫，領帶很高，腰間則圍上一條狹的革帶。他的銀色頭髮發着光，革帶上的銀飾也發着光，而在長的罩衫之上，則有許多鈕扣，多到丹雅數也數不清。

再一下他就要轉過走廊的曲處，而丹雅也就永遠看不見他了！

「同志！」她絕望地喊了出來。

他停止了。他好像在彈簧上那樣，旋轉身來，揮着他的手臂，走回來迎接她。他皺着眉似乎在驚奇着，爲什麼這個孩子要停止他。當然她不是要將花送給他吧。他曾經受過多少花啊！他甚至沒有對那些花看一下。

「告訴我，同志，你是和愛的麼？」

他向前俯着，看着她的面孔。

「你是麼，告訴我，」丹雅懇求着，執了他的手，領他走遠些，到了那沒有人來的走廊裏。

「同志，你是和愛的麼？」她重又問着。

他能够回答什麼呢？

「這是什麼事，我的朋友？」

「如果你是和愛的，請你，請你今天晚上不要將你的手伸給我。」

「爲什麼，你做過錯事了麼？」

「啊，不是那樣！那不是我要說的話。等一會在大講堂裏在你對我們講話以後，我要送花給你。代表先鋒隊的全體向你致謝。然後你將和我握手。可是我不能够。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看吧！」

她將她的手給他看——纖纖的手，有着長長的手指，完全塗滿了墨水。

他在窗檻上坐了下來，大笑着，將丹雅拉得更近他。

他的大笑，比了他的聲音更加使她驚異——這更加高，更加像音樂。

「大概他唱歌一定很好，」丹雅想。「但是他會照我所請求的做麼？」

「很好，我要照你所請求的做，」他對她說。

然後他走開了，仍舊在對他自己大笑着，將他的手臂用他所特有的方式揮動着。

這是在他的長途旅程中很開心的時刻。這使他高興，立在講臺上，對着兒童們的時候，他覺得很快樂。他坐下來，儘量地靠近着他們，在歡迎的喧嘩靜下來的以前，開始對他們誦讀起來。丹雅坐在第

一排，感激地聽着他的每一個字。他給他們讀了一段父子離別的故事，的確是一個很悲哀的離別；他們分離——每一個人要去盡他的本分。丹雅第一次聽見而很爲吃驚的高聲音，現在聽起來大不相同了。銅一般的音調，有如那使磐石發出迴聲的號音——這使丹雅比了絃樂器所發出來的更爲喜愛的音調——在他的聲音中響了起來。

現在他誦讀完了。兒童都在拍着手，歡呼着，可是丹雅不敢將她的手從她那粗絨線衫的袋子裏取出來。花躺在她的膝上。

她看看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等她發出信號來。

拍手的聲音靜下去了，那位著作家闔上了他的書，走開了桌子；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向丹雅點了一下頭。

她奔上那發着咯吱聲的踏步，並沒有將她的手從袋中取出來。起先她很匆忙，後來就慢了下來，最後則立定了。他看着她那發光的眼睛，不再行動。

「他已經忘記了，」丹雅想，「那我現在怎麼辦呢？」一陣戰慄沿着她的脊椎直衝下去。

「代表全體先鋒隊隊員和校中兒童，」她用微弱的聲音說。

不，他沒有忘記，他沒有讓她說完她的話。他走到她的身邊，立在她和其餘諸人的中間，從她那緊

握的拳頭裏取了花，將牠們放在桌子上。然後他圍抱她，好像她就是他的女兒，他們就此一齊走下講臺，進了講堂。他在兒童們圍繞着他們之前，沒有讓一個人走近她。

一個小女孩立在他們的面前喊着說：

「你是一個真的活的著作家麼？」

「是的，一個真的，活的著作家。」他回答說。

「我從前還沒有看見過著作家。我沒有想到他們是會像你的。」

「那末你想他們像什麼呢？」

「我總想他們是肥胖的。」

他在這小女孩的面前蹲了下來，就在這些兒童中間失了踪，正像一片草葉在其他的草葉中間不見了一樣。他們撫摸着他在他的四週紛擾着；兒童們的呼叫，幾乎使他耳聾，可是在他聽來，任何頌讚的聲音，都沒有這些呼叫更爲甜蜜。

他用他的手，將他的眼睛掩了片刻。

丹雅立在他的旁邊，差不多碰着他的肩頭。突然，她覺得有人在拖着她的手，那隻她深深地藏在袋裏的手。她發出了一聲驚叫，轉過身來。高里雅執着她的手腕，用他的全力將她拉到他的身邊去。她

掙扎着，曲着她的臂肘，直至她不能再堅持下去。高里雅將她的手拉出了袋，可是他並沒有如丹雅所怕的那樣，將牠舉起來給大家看；他却緊緊地將牠放在他的兩手間。

「丹雅，」他柔聲說，「我方真正爲你害怕着。我想他們就要恥笑你了。可是你真是一個好像伙！不要和我生氣，請你不要。在學校的樅樹會中，我很想和你一塊跳舞。」

他平常所有的嘲笑聲調，傲慢態度，現在絲毫沒有了。

他將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好像跳舞已經開始了。他們就這樣在一起盤旋着。

她面孔紅着，惶惑地看着他。溫柔的微笑照耀着她的面孔，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已經完全忘記了她的煩惱，幾秒鐘之後，她那纖纖的，墨汗的，少女氣質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了。

斐爾加在後面偷偷地立了起來，伸開手臂把他們倆抱着。他用探索的眼光看着丹雅，然後看着高里雅，這時，他那毫無心事的面容，也顯出了不快活。

「原來你們已經要好了，」他說。

丹雅將手從高里雅的肩頭上取下來，無力地垂在自己的身旁。

「不要發厭，斐爾加，」她說，面孔紅得格外厲害些。「他不過要求我邀請他明天晚上到我的家裏來參加樅樹會。我並不邀請他。但是他如果要來，他可以來。」

「喔，是的，」斐爾加嘆息說，「明天就是新年了。我差不多已經忘記這是一個節日。我要來看你，並且領我的父親來，可以麼？」

「當然，」丹雅很快地回答。「也許我們可以高興一下。你也就來吧。」她對高里雅說，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袖子。

斐爾加將他自己插進了他們的中間，許多兒童跟着他，就像一條闊的江河，將他們倆分了開來。

十四

新年往往悄悄地到來，一些沒有風雪；有時是一片清澈的天空，有時是一陣薄霧，在繁星閃爍中顯着微紅。在霧層之上，籠罩半個天空的大大的圓圈之內，有高高地走着。

丹雅愛這種夜，比了愛夏夜最熱的夜還甚。因為在大除夕，她特准終夜不睡。這是她的特殊的節日。誠然，他並不是恰正生在大除夕的，她生得還要早一些。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這個節日是自己的，在你四週的人都在快樂着，節日就是節日了。在像這樣的夜裏，誰也不會上牀睡的。他們劃去了路上的雪，就出去探訪人。他們的脚步在雪上發着沙沙聲，他們的歌聲在深夜裏都可以聽得見。

那天她的母親也不出去工作。丹雅從學校裏回來，還未跨過門檻，就高興的喊着說：

「停，沒有我來，不要做餅。」

她的母親立在房間的中央，兩隻手都深深地塞在麵團裏。她就要將兩隻手向後拗着，有如張得很廣的雙翼，準備將她自己撲到空中去。可是她還將她的腳立在地板上。她在丹雅的頭上俯下去，又在她的肩間接了吻，然後說：

「快樂的新年，快樂的節日，丹雅，我們還沒有開始呢，親愛的。我們正在等着你。」

丹雅將她的書在書架上一放，就趕緊穿上了那有黑點子的舊衣服。現在這衣服對於她已是太小了。她這一年中長大了許多，她的身體塞在這件衣服裏，就好像海風在晴美的天氣塞滿了篷帆。母親看着丹雅年輕的肩頭，搖搖她的頭。

「你長得多大，你長得多大！」

丹雅不顧那麵團，握住了她母親背後的手，就將她稍稍離地地抱起來，抱過了全房間。

「你要使你自己受傷了，」母親嚇得叫了起來。

但是她的母親身體很輕。丹雅覺得她的重量比了一束乾草還要輕。

她小心地將她放下來，大家都看着那個老保姆而困惑着，老保姆這時正在門口看着她們。

「你們兩個人都瘋了，」她嚴厲的說。「你們忘記麵團了麼？」

全天下最快樂的時間跟着來了。這晚上丹雅和她的客人所要吃的東西，都是她親自做的。她壓碎了黑的罌粟子，擠出了好像蒲公英漿的白汁。她每一分鐘都要奔到食品室裏去，那裏非常的寒冷。寒冷使裏面的每一樣東西都變了形，改了性質。肉硬得像石頭，因此丹雅只好用一柄小鋸子來鋸成小塊。牛奶在攪板上成了一塊一塊的硬東西。她用小刀弄開牠，牠就裂成長線和灰塵，好像白的樹脂。然後她將麵包取了進來，牠也已經變白，似乎已經死了。但是丹雅知道牠是活的，在她食品室裏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活的。一樣都沒有死。她將麵包和肉放在火上，生命就回到了牠們的身上，肉軟了，流出了濃濃的汗水，牛奶上面蓋了一層厚的泡沫，麵包也重新開始呼吸起來。

後來，丹雅就帶着她的滑雪屐，向樹林走去。她滑下了陡峭的山坡，到了雪很深而只有幼小虎尾縱的梢頭露出的地方。她揀定了一株，其中最幼小的一株，牠的針葉比了別株要更加藍些。她用鋒利的刀將牠砍下了，放在肩膀上帶回家來。

丹雅將這小樹放在低檯上。牠雖然很幼小，丹雅在牠的上面也找到了幾滴她喜歡咀嚼的樹脂。牠那強烈的氣味則充滿了全室。

樹上的裝飾並不太多。在牠那如霧的藍色針葉之上，繫着蠟燭的金線發着閃光；銀色的坦克車爬上了牠的極枝，而金星則在降落傘上降下來。這就是所有的裝飾了。

可是這對於她時常是一個何等快樂的日子呀！客人們來了，丹雅是喜歡朋友們圍繞着她的。母親開着她從醫院裏帶回來的留聲機。

這次應該比平常還要好些。因為父親要來的——而高里雅……可是他會來麼？

「我怕我又觸怒他了。」丹雅想。爲什麼？如果那個獸孩子斐爾加所說的兩句話就能够使他們的快樂減色，就能够塞住那就要從心底裏湧出來的和愛的話語，而奪去那在友誼中伸出來的手，那人一定是何等使人可驚的生物呀！

丹雅要看看那天高里雅的手放着幾秒鐘的肩頭。

在她的肩頭上，一些也看不見什麼。

可是她回頭的時候，她遇到她母親堅定的注視。

她的母親拿着她的學校日記。在練習簿中，所有的成績不是處處都像從前一般優越了。不過這次她的母親沒有說什麼。她對她女兒的注視是沈思的憂鬱的，似乎她所看見的不是丹雅，而只是她曾在臂間搖着的小生物。

她的母親已經穿好那最好的黑綢衫。今天她何等驕傲地擡着她的頭，她頸項裏的頭髮是何等的濃密而光亮。在這世界上，還有誰比她更溫柔，更美麗麼？

「爲什麼爸爸不能懂得這個呢？」丹雅想。

「一些棉毛的小朵黏在她母親的衣服上。丹雅將牠們吹去了。」

「父親快就要來了，」她說。

「是的，我在等候他，」她母親回答說。「以及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我相信她會來的。」

「喔，如果她不來，那就更好了！」丹雅不自覺地喊了出來。

「爲什麼不要來，丹雅？」母親問。

「她不應該來。」

「可是爲什麼呢，你這傻孩子？」

丹雅不回答，就一把拉了她的母親，和她一同繞着那株小樹旋轉着，心裏却一直在想，也許成人

正和兒童一般，是喜歡裝假的。

門外階石上腳的摩擦聲和頓踏聲，打斷了她們發暈的旋轉。

「爸爸來了，」她的母親說，大笑着。「現在停止吧。」

丹雅退到了屋角上。

「高里雅來了，」她說，面孔蒼白起來。

可是他們還沒有來。來的是先鋒隊裏丹雅的三個女朋友。

丹雅從角上走出來，和她們一個一個握手。

「我們可以跳舞麼？」這些女孩都興奮地問，雖然她們的眼睛還是被霜凝得很模糊。

「當然，今天我們可以做我們所喜歡的任何事！」丹雅說。「我就去開留聲機。」

響亮的音樂，像太陽光一般，充滿了全室，聲音的洪大，直衝到屋頂上。

丹雅的父親和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一同來了。他擁抱了丹雅好幾次，並且祝頌她有快樂的新

年。

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給了她一宗禮物，一件小小的皮外衣和繡着珠子的雪鞋。

可是高里雅沒有來。

「高里雅那裏去了呢？」丹雅的母親問。

「他是這樣一個倔強的孩子，」他父親答。「他一些也不肯和我們一同來。他說他有他自己的

特別禮物給丹雅，他要自己帶來。」

斐爾加和他的父親，母親，三個小兄弟都來了，這三個小兄弟是到鎮上來玩玩的。他們都和斐爾加一樣有着棕色的皮膚，他們在丹雅面前排成了一行，將她當作女主人，向她深深地鞠躬。然後，同時

他們都從衣袋裏抽出摺得很整潔的手帕來揩拭他們的鼻子。他們的父親，那位獵人，顯然很贊成他們的舉止；他們的母親安靜地看着，吸着一根裝飾着白銅釘的煙管。白銅釘在燭光中發着亮。

這些孩子們被抱了起來，丹雅都一例地吻了他們。她看見她的母親正和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聯着臂立在一處。她們就這樣立了一個全晚，雖然丹雅想要去分開她們也無用——一次她請她的母親拿着她的新衣服，然後幫她著上雪鞋。可是每次她的母親總微笑地拍拍丹雅的肩頭，仍舊回到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的旁邊，繼續和她高高興興地閒談着。

兒童要求更多的跳舞音樂。丹雅就走到留聲機的地方去，歡喜着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能够至少將她的背對着每一個人。

她熱切地搖轉着機上的柄，那黑黑的發光的圓片，就在她的眼前旋轉起來，那針，好像努力工作着的馬，殷勤地耕着那些微小的町畦。牠唱着奏着，一直不息，好像銅號和長笛的合奏隊，從牠的尖鋒上解放了出來。

可是高里雅，還沒有來。

「他會到那裏去了呢？」丹雅焦心地想着。

在她的背後，兒童們都高興地跳舞着，震動了那小小的樅樹，和天花板下面很大的紙的燈罩。她

的父親在和他們一同跳着。他今晚很起勁，跳得那樣好，以致兒童們都很喜歡。

「看呀，丹雅，她的母親時常對她說，『看你的父親跳舞！』」

「是，」丹雅答，「我看見的。他跳得很好。」

她看着她的父親，但是她的心思和眼光，却惶惶不定。她她知道，她的父親，她父親的跳舞，以及全場的樂趣，都引不起她的注意。這是不是在好久以前，想念她父親的心思，帶着這許多又痛苦又甜蜜的情形來充塞了她的心？她有些什麼事情呢？爲什麼她不想別的呢？只想高里雅呢？

「他現在在那裏呢？仁雅今晚也是有一個樅樹會的。」

但是在這時，斐爾加和他的小兄弟們，開始在一個逐漸擴大的圓圈中慢慢地盤旋起來了。他們腳步很輕，只將他們的腳稍爲從地板上提起一些，一時這個，一時那個，向着丹雅打招呼。他們跳着杜古爾河沙岸上快樂的伊文克斯舞，那時月正升到森林的頂上。

丹雅加入了他們的圓圈。她一面在跳舞，一面却仍舊望着門。

「跳得好！」她的父親喊着說，高興得很。「我們今夜要好好地玩一下。丹雅，向媽媽要些酒來。孩子們，我還有另外一宗禮物給你們呢。」

母親就說：

「你一定發瘋了。孩子們一定不可以喝酒。」

「我只確實知道一件事。」父親回答說，「那是——孩子們不應該吃毒果。可是微微的一滴酒是可以允許的。」

「就只要微微的一滴。」兒童們跟着說。

因此老保姆用一個大盤子盛進來一瓶甜酒。在她的後面跟着一個很年輕的紅軍軍士，名叫弗羅洛夫，手裏提着一個桶。他穿着汽車夫的皮外衣，向大家作着很周到的微笑。

「弗羅洛夫，老傢伙。」那位父親說，「將我們帶給孩子們的東西取出來吧。」

兒童們都向桶中窺探着，可是他們所看見的，就只是雪。

「呀。」他們說，「這裏面除了雪以外，並沒有別的東西呢。」

「等一下，孩子們，只要等一下，你們就可以明白。」弗羅洛夫說。

他將他的手探到桶裏去，在雪的下面挖出了一隻大橘子，然後再是兩隻，然後再是幾隻。兒童們一看見這種水果，都快樂得大叫起來。他們將牠們放在手中，可是立刻就又放了下來，因為那些橘子都很硬，並且冷得像冰，握在手裏，正像握着一塊放在霜雪中的鐵。

「等一下，孩子們。」丹雅的父親說，大笑着。「必須先將牠們外面裹着的霜取去。那末我可以保

證，你們就一定很喜歡牠們了。」

他將一隻橘子放到冷水盆裏，片刻之間，冰就在皮外凝成一層薄薄的外衣。橘子像排在小樅樹上面亮的玻璃球一樣，發着閃光。

他用他的小刀劃着牠的皮，皮就落下了，一隻滾圓的新鮮橘子就在冰層裏面顯了出來，冰層在他的掌上融化得很快。在這遠北的地方，竟會有這樣色和香的橘子，其中實在有些奇妙。斐爾加的小弟弟竟不敢吃牠。

斐爾加將他的橘子給了他的父親。

「你自己吃了吧，」獵人說，帶着毫不驚訝的神氣，看着那奇妙的水果。「這是你的朋友們送給你的禮物，牠不會使你有害。不過假使牠不這樣大，我說不定要想牠是山黎樹上落下來的水果，我就要用牠來弄乾淨我們的新煙管了，因為林中的霧很容易使煙管上的白銅發暗。我們的山黎，」他一本正經地接着說，「有時在霜落下來的以前，也是很大的。」

他推開了橘子，因為他在年老起來了。他不肯承認，任何不在他本地的林中長出來的東西，會有什麼優越之處。

因此斐爾加就將他的橘子藏在罩衫裏，打算後來和丹雅一同吃。他不能一個人吃東西——不

管是他在林中找到甜根，春天的菩提樹漿，蜜糖，或螞蟻的酸汁。

可是丹雅現在不在她的客人中間了。她到那裏去了呢？她有什麼事呢？今晚她似乎又有些憂鬱了。

斐爾加到隔壁房間去看看。這裏是暗的，客人的外衣都堆在牀上。可是她也不在這裏。他走到廚房裏，剛剛看見丹雅偷偷地走出後門。她已經披上外衣，正在俯下身去繫緊她那新雪鞋上的帶子。斐爾加不說話，他只向一旁移動着將她遮好不給客人們的眼睛看見。

丹雅走出去，踏上了階石。冰冷的空氣一陣一陣地往上升，在很高的地方變成了透明的雲，在晶瑩的天空上迤邐地浮過去。一輪小小的寒月，穿透了牠們，有如穿透被呵得模糊的玻璃一樣，隱約可見。

丹雅小心地踏着雪，想使牠不發出沙沙的聲音來。一片發光的薄霧，落在了她面上和肩膀上。她將手蓋着她那露出的頭頂，就此從大門裏走了出去。然後她奔過街道，在丹雅家裏的門前立了下來。兩旁邊的雪堆得很高。

丹雅在雪中坐了一下，才鼓起勇氣從窗中看進去，然後她爬上了一個高而堅實的雪堆。窗和她們的眼睛齊平。她從玻璃中望進去，只看見一片不透明的白光，有如模糊的月一樣。這是從樅樹上面的

蠟燭發出來的。兒童都在樹邊動着。他們的影子，在丹雅不瞬的注視之下游來游去，每看到一個影子，她就幻想她認出高里雅了。

她的頭在冰冷的空氣中發着火。

她站在這裏看着。各影子都好像夜間海中的鬼怪，瞥然掠過去。只有一個影子，比了別的更加深，更加黑，立着不動——一頭大魚拖着一條尾巴的影子。可是牠不久也就開始游着了。牠一下子滑向上，一下子滑向下，又忽然向橫突過玻璃窗。甚至牠嘴裏吐出來的泡沫，也清楚地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呢？」丹雅驚惶地想着。「啊，這是仁雅放在窗檻上的養魚池呀！」

可是立刻之間，黑暗的手向窗邊伸了出來，魚消逝了。使丹雅入迷的全部魔景，也一同消逝了。有一個人的後背，現在遮斷了窗口。

相近地方有開門的聲音，丹雅很快地蹲下來。她滑下那雪堆，如飛的跑開，跳過了雪，冰，和凍牢的木板。她奔着奔着，一些不注意跑的方向，直至緊張興奮漸漸消沉。可是何等深刻的憂鬱還仍舊壓着她呀！

丹雅沒有勇氣就進入自己的家裏。她在天井裏近籬笆的樺樹旁邊徘徊着，樺樹的巨幹將她遮了不致被人看見。

「我有些什麼事呢？」她說，並不特別對着那一個。「這是什麼！我碰到了什麼呢，告訴我！」
樺樹沈默着，只有樺樹稍爲發了一些沙沙聲，因爲牠不願意冰冷的空氣穿過牠的針葉間。

斐爾加不帶帽走出來，踏上了階石，喊着丹雅，但是她不回答。他甚至走到大門口，向外看看，然後再回來。等到他走開了，丹雅才走進室內來。她走到那些兒童還在繞着她父親跳舞的房間裏，這裏高里雅立在樹旁的椅子上，正在換着點完的蠟燭。丹雅一看見他，就透了一口氣，搖動了一下身體。她的頭髮被霜所侵，已經溼了，她的衣裳上都蓋着雪。

「丹雅，你到那裏去的？」她的父親驚惶地問。

「我到外面吸吸空氣，我覺得頭暈。」

「去躺在我的床上吧，」她的母親說。

高里雅從椅子上跳下來，走近着丹雅。

「等等，」他說，「我要將我的禮物給你看。我走了許多路，到一個我熟悉的中國人那裏去取來的。」

他先取出一堆小蟲，比了野玫瑰結的子還要紅。她將牠們放在近火爐的木橈上。然後他給她看一個小小的養魚池，裏面有一頭金魚在游着。這是一條大魚，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正像一件飄揚

的袍子，拖着下垂的後裾。牠碰牢了這玻璃碗的邊。在這透明的玻璃壁之內，牠差不多沒有迴旋的餘地。幾片青青的水藻，浮在水面上。

「你到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去取來的？」丹雅說。「可惜你費了這許多氣力。我是不將魚養在窗櫺上的玻璃碗裏的。我是要將牠煎煎吃的。」

高里雅的眉毛皺了攏來，他的眼睛發暗而頑強起來了。他似乎沒有聽見丹雅的說話。只有他的手好像忽然軟弱了，碗就震顫起來；魚攪着牠的尾巴，游到了水面，有幾點水濺出來，落到了地板上。

高里雅向那個老保姆走去，她是今晚一直站在門道中的。

「保姆，」他說，「將這魚和馬鈴薯一同煮好了給丹雅吃。」

「對了，」丹雅說。「請這樣做。這是一種很有滋味的魚——鯉魚類的魚。」

她走到她父親的身邊，執着他的手。

「爸爸，我們倆跳舞吧。你跳得那樣好！」

那雙方才奔過雪堆而走了許多路的腳，又開始移動起來了，不過這時是在光滑的地板上。她必須顛起腳趾來，湊到她父親的肩頭，她的頭本來微微抬起着的，爲了緊張過度，有些痛起來了，就將她的前額靠着她父親的袖子。他們跳的時候，他將她在臂間微微的搖擺着。因此她就像平靜的川流中

蕩漾着的草。他很快樂，只是微笑着。最後，他的種種努力都得到了補償，那些努力本來在他看來是不必要的；爲了他那美麗的禮物，高興的跳舞，冰凍的橘子，和他應許兒童喝的幾滴酒，他大大地受到酬報了。

丹雅的母親在客人裏面走着，也很快樂。雖然她的每一個動作都是拘束的，但她的面容是有生氣的，甚至她的聲音也有些不同。

丹雅和她的母親跳過，又和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跳，後來疲乏了，就退到裝飾得很好看的樅樹後面去，在一角上休息。

斐爾加獨自立在樹旁，靠近着窗。她已經完全忘記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對他說過一句話。斐爾加叫了她好幾次，她才抬起那心不在焉的眼光望着他的面孔。

「明天有人要和高里雅同去溜冰，」斐爾加說。

「你麼？」丹雅問。

斐爾加搖搖頭。

「那末誰？」

「仁雅。」

「喔——我知道了。」

丹雅一把捏了樹。樹在她的掌握中搖擺着，一個銀色的球落到了地板上，跌得粉碎。丹雅用她的腳踏着這些碎片。

「高里雅還叫你告訴我什麼別的事情呢？」

但是斐爾加已經爲她覺得難過了。

他那像他的父親和弟弟們的棕色面孔，在燭光中發着亮。

「我知道怎樣吞吃蠟燭，」他說。

丹雅看看他，不說話。斐爾加從樹上取了一根燃着的蠟燭，吹熄了火焰，開始咀嚼着牠。

丹雅立刻醒悟過來。

「你在作什麼，斐爾加？」她喊着說。「說不定這對於你是壞的。」

「胡說，丹雅，當然這是沒有毒的，」斐爾加說。「這不甚有滋味，但這是有趣的。你不這樣想麼？」

丹雅不能不大笑出來。

眼淚在斐爾加的眼睛裏浮了出來。牠們在他的厚眼瞼之下發着光，好像明亮的小燈。他一直在

蠢笨地咀嚼着。

爲什麼他好像在那裏哭呢？

丹雅四週看看，可是找不到斐爾加出眼淚的解釋。

她用力從他手裏奪去了那蠟燭。

「你要生病了，斐爾加。」她說。「聽着，明天早上我要和你同去赴學校裏的音樂會。但是爲什麼，」她接着說，「你對那些小弟弟留下了壞榜樣呢？你看。」

斐爾加的小弟弟立在他的旁邊，咀嚼着一根蠟燭。可是他這樣做，顯然並沒有給他什麼痛苦。顴骨很闊的面龐，表示着天趣的狡猾，和十分自得其樂的樣子。

在他的拳頭裏，他將一隻橘子攪得很緊。

十五

客人過了半夜才告別。丹雅向每一個人祝頌快樂的新年——她的特別好友，她沒有怎樣喜歡的其他諸人，以及獵人和斐爾加，她的父親，母親，和那德治達彼特洛夫娜。

她對高里雅則說：

「快樂的新年，高里雅，我們做朋友吧，忘記那條呆呆的老魚吧。」

半夜，丹雅忽然醒了過來。這是一定一頭年幼的蚊子，剛從高里雅給她的蟻窩裏孵化出來，或者也許在那些蟲裏面，本來有一頭老蚊子，被火爐烘暖了。總之，牠突然活起來，開始嗡嗡地叫了。現在是一個寒冬的深夜，牠完全沒有活着要做的事情，她這樣嗡嗡不息的，確是有些可怕的！

丹雅在牀上坐了起來，眼看着黑暗，耳聽着牠的叫聲，以及牠的翅膀的微弱呼聲，她的心就跳得和更夫敲梆的聲音一般響。

這個可憐的聲音足以嚇壞她麼？

「我一定要弄死牠，」丹雅想。

可是這頭蚊子只再叫片刻，後來就停止了。牠已經死了。

丹雅再睡着，明天早上起來後，覺得很快樂。

她的母親已經到醫院裏去了——今天上午她值日——可是即使這樣，也沒有使丹雅煩惱。她有着獲得自由的感覺，她的身上已經完全沒有負擔。

「爲什麼我這樣快樂呢？」她驚奇着。「是不是爲了我們的假日，是不是爲了戀愛，那無恥的仁

離——面孔胖胖的——所談論着的戀愛？就算這樣吧。我不管我就是這樣又怎樣呢？今天晚上我要在會中和他跳舞。我也要溜冰場去。我一些也不要夾在他們裏面。我要在一個角裏，一個雪堆的

後面，立着看他們溜冰，也許他溜冰鞋上的帶子會鬆下來。那末，我就要替他繫好。對，我一定要這樣做。」

她盥洗和吃早餐的時候，就這樣默想着。她的眼睛放了光，她的一舉一動都似乎對於她是一種新奇，驚顫的經驗。

她磨磨她的溜冰鞋，緊緊地繫牢了帶子，將一塊糖丟給了她的老狗。牠慢慢地走前來，用力嗅着那糖，各處瞎找着，可是牠的嗅覺現在是那樣的弱，以致牠找不着糖。

雖然這樣，這次這條可憐的年老的老虎，却陪着牠的女主人同出去了。不過照牠後來用牠那聰明的老方法想起來，全部的事情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他們在溜冰場的一個雪堆後，站了一小時。他們一個人也沒有看見。這地方完全沒有人。她向下看看河面上，更加使她感覺到不吉的預兆。從遠遠的樹木叢生的海岬那邊，風慢慢地爬過來了，觸到了岩石的邊緣，用發怒的嚇嚇聲，將圓石上的雪拂去。

牠和丹雅在那裏立了好久才回來。但是他們正要爬上漁舍後面的小徑時，他們却看見了高里雅。他和仁雅在一起，她沿着漁人子女所做的滑路滑下去時，他扶着她。他們都帶着溜冰鞋。

丹雅迅疾地轉身進入一條小路，躲在一座房子後面，將她的溜冰鞋塞進了一個雪邱。老虎在旁

邊坐了下來，帶着詢問的神氣望着她。他今天無論如何是不懂她的了。

現在高里雅和仁雅走過他們，不知道他們就在眼前。丹雅一動不動地立着，老虎輕輕地哀鳴着，因為牠的爪足凍得在抖起來了。牠想到了肉骨頭的香味，那是高里雅時常給牠吃的，牠的良心使牠不安。牠高興地叫了一聲，就此從房子後面跳出去追着高里雅，高里雅吃驚地回過頭來。

「老虎，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問。「丹雅在那裏？」

丹雅從小路上走出來，站在他的面前；現在用不着再躲起來了。熱辣辣的紅暈展佈在她的面上，漸漸地使牠成了深紅，從早起來一直吹到現在的東風，也不會使牠這樣紅。

「老虎，你這壞狗！」她喊着。「快些這裏來！」

高里雅向丹雅點頭招呼了一下，就向她走來，搖着他的溜冰鞋。

「你已經到過溜冰場了麼？」他問。「我以為你和斐爾加已經到學校裏的音樂會去了。」

丹雅立在她的原地，她的臉轉向了旁邊，雖然她用驕傲的聲調說着話，她的話不是一氣說出來的。

「我絕對沒有到溜冰場去過。你不看看我沒有帶着我的溜冰鞋麼？斐爾加對你說了真話。我們就要同到學校裏的音樂會去了。」

高里雅向下看看丹雅的手。不錯，她並沒有帶着什麼溜冰鞋，她的手裏和她的肩頭上都沒有。

「原來這是真的？妙極。」他說。「這樣，老虎，這裏來吧！」

「老虎，」丹雅警告地喊着，「等着不許動。」

這條老狗雖然忘記不了那些肉骨頭的好味道，却還是聽從着她。牠坐在丹雅旁邊不動，也許牠在想着，在像這樣一個微妙的境地上，牠應該做些什麼；然後，突然之間，好像牠只記得什麼牠自己的重要事情，就立起來向着牆角奔去，由這兩個兒童留在那裏。

丹雅急急地跟着牠。

她一直走過去，強逼自己不要向後看。

「不，我將永遠不再避開高里雅，」她想。「我將永遠不繫他溜冰鞋上的帶子；我一樣也不再
做。」

不管丹雅在這世上只活了那麼短短的時期，也不管她將在這世上要活到什麼年紀，她決意在
她以後的畢生中不再想到高里雅，從她的心裏，將對於他的念頭，一掃而空。當然，在這世上一定還有
比這個更偉大的歡樂，給人較少麻煩的歡樂。

她知道這些歡樂，還只在不久以前，那時她在河中釣魚，或者在先鋒隊的操練時，她和她的同伴

排成了隊，聽着那好聽的音調。甚至現在，斐爾加還在等待她去參加學校裏的音樂會，她的老朋友都在大開着的校門口集合着了。她只要四週看看，用不着想到什麼事；是的，她只要在她的本鎮裏更仔細地看看，領略着每一件事物。這對於她也是快樂之源。這是小的，但是正像她自己，牠和天空很調和，和黑沈沈的樅樹林也很相稱，樅樹林的上面，則每逢春季，就有河鷹翱翔着。現在在冬天，本鎮也是美麗的。牠不是完全用木料建築起來。牠的碼頭是石頭做的，牠的學校和冶金的新房子也是這樣。還有多少新的道路，從森林中出來，向牠奔去，又奔向牠的深處，在那裏你可以日夜聽見高煙囪的呼吸，看見煙升上杉樹的頂端。有多少車輛繫着鏈條在城中滑過，防止牠們在雪上滑倒。

還有那年老的銅鐵器修補匠，在鎮中漫游着，在十字路口喊着：「修鐸銅鐵傢具！」在春天，他將他的工具揹在肩頭上，可是在冬天，他就在雪上拖在他的後頭，牠跟着他，就像一頭小狗跟着人走。此外更有任何人可以要的每一件事物；當然這是不錯的！

她看着那個年老的修補匠一面喊，一面走。然後她用更爲活潑的步調走着，等到要近學校大門時，就奔了起來。

兒童們都在校外成羣地立着。可是，奇怪之至，他們似乎正在離開學校而並非進去。他們奔過來迎接丹雅，喊着什麼話，可是有一些時間，她簡直聽不出他們說什麼。

「雪暴，」他們喊着說。「雪暴就要發作了！不舉行演奏了！」

母親們緊裹着皮衣，手拉着小孩們回家去。其他的兒童則由他們的父親來領回去。

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從大門裏走出來，手裏攜着一個小女孩，她那敏捷的脚是時常走過丹雅所走的路的。教師的另外一隻手則給一個小男孩堅執着，他似乎很不願意離開學校。

丹雅向天上看看，看見牠截然分成了兩種顏色——黑和暗藍。向東，風暴的烏雲像黑的牆垣那樣在升起來。瞭望塔上的旗，在旗杆上吹得很直。雪風正在向本鎮進行中，進行得很確定，不過現在還很高，還要若干時間牠才會降下來。

丹雅從她的手指間看看天空，牠已經暗了，正在迅速地更加暗起來。

「風暴，」她驚惶地想，「而他們正在下面河邊。」

「風暴，」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喊着。「快些回家去，丹雅。並且警告你所遇到的每一個人。」

不過丹雅並不回身就走。她奔到她的教師身邊去。

「我不怕，」她說。「讓我來幫你。如果你願意，我可以送這個小女孩回家去。」

「她住得很遠，在河邊有駁船的地方。」

「我知道，那不妨。」

「很好，你送她回去，我照顧這個男孩。不過你必須趕緊送去，一送到，你就立即回家。」教師叮囑着說。

「我各事都要做好，」丹雅迅速地回答。「不要憂慮，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

她攙了那小女孩的手，兩個人就沿着長街奔過去。雖然還只是中午，主婦們已經在關閉百葉窗，點起燈來了。

她們快快奔着，毫不停頓，除了在十字路口與風相搏之外。

從俯瞰着大河的小山上，丹雅看見駁船都蓋着雪，連牠們的桅頂都蓋着。右面便是溜冰場。那一片光滑而廣闊的冰，上面並沒有雪。繫在溜冰場邊樁上的樅樹枝花圈，好像狂風中帆船上的滑車，在顛簸着。遠在溜冰場的那邊，沿河若干小山的頂上，雪成了小小的旋渦在上升着，就像花朵在纖枝上顫抖個不停。溜冰場上除了兩個小小的人形，在冰的邊緣上手挽手溜着以外，沒有別的人。

丹雅奔下了那條小路，沿着河岸走，一時看看溜冰場，一時看看那小女孩，小女孩已經奔得氣都透不過來了。

她停了一下。

「他們也是我們學校裏的，」那小女孩說。「爲什麼你不喊他們？」

丹雅不回答她，只將小女孩的手放在她的心上。

「你聽，牠跳得何等快呀！」

「我的耳朵凍起來了，」小女孩說。「所以我聽不見什麼。看，風暴在來了，而他們還在那邊下面溜冰。喊他們呀，爲什麼你不喊呢？」

丹雅還不回答她。她抱起了那小女孩，帶她進了那立在河岸上的屋子裏。

片刻之後，丹雅衝出那屋子，這時只有她一個人了。她向下跳到冰上，在駁船中間取路走着，她的脚沈入了雪中。她決定不急急地跑。她要走到溜冰場那邊，對他們粗暴地說：「你們最好還是頭腦清楚些，回家去吧。不過你們不要想我特地來告訴你們的。我只是從那小女孩的家裏出來，適巧從這裏走過。我適巧從這裏走過是你們的運氣，因爲你們似乎得意忘形，連風暴這種事情也不想到了。而且即使我不送那女孩回家去，我也喜歡在風暴之前在河邊走走。如果你們不要相信，你們也儘可不相信。但是你們可以看我現在並不匆忙，我就在此刻走開這裏，却一些也不匆忙。」

丹雅一面這樣想，一面却不知不覺間愈走愈快，不管她自己要怎樣，她的腳總是要她這樣走。她匆忙走過那些凍牢的駁船，黑暗的空氣在她的耳邊呼嘯着。她現在所走的路，的確是近的捷徑，很快地就領她到了溜冰場。可是場上一個人也沒有。她向下看看河，又抬頭看看岸的最高處，雪在懷煙圈

那樣上升着。突然，她看見高里雅就在近處，他正坐在雪上，旁邊有被風吹落的樅樹圈。仁雅坐在他的旁邊。風暴的雲，正在爬近着太陽。

丹雅從樹枝的繩索中鑽了過去。

「你們是瞎了眼還是什麼？」她對仁雅說。「雪風在吹來了，亞山力大拉伊凡諾夫娜已經吩咐每一個人都回家了。」

但是在這些話出口之前，她已經看見仁雅受了極大的驚嚇。雖然她的兩頰還是紅的，她懼怕得正在那裏抖着。

「已經發生了什麼事？」丹雅驚惶地問。

「這都是高里雅的過錯，」仁雅從震顫有聲的牙齒裏說。「他要和我來溜冰。但是我已經嚇僵了，這裏的風這樣大。」

「爲什麼瞎三話四，」高里雅說。「這不是你要在今天上午來溜冰麼？」

「這不是你差斐爾加去告訴丹雅，說我們今天早上要到這裏來麼？」仁雅怒氣沖沖地反駁着。可是丹雅並不聽這些話。她在高里雅的頭上憂慮地俯着身。他的面孔是慘白的，他捏着一隻腳；他不能立起來走出雪堆。

「回家去吧，你這傻子。」她對仁雅說。「回家去吧——你們兩人，我獨自要留在此地。」

仁雅不能停止顫抖。

「我要走了！」她說。

丹雅扶着她的肩頭拉她起來，溫柔地使她轉身，面向着鎮上。

「去吧。」她說，「你順路到斐爾加的地方告訴他，我們在這裏。我的母親不在家。」

「不，不。我一直回家了。我很嚇，風暴就要來了。」

仁雅連忙奔上山去，用她的衣袖罩在面孔上擋着風。

丹雅在高里雅旁邊蹲了下來，開始解開他溜冰鞋上的帶子。

「你已經弄傷你自己了麼？」她問。「痛不痛？」

他不說什麼。

黑暗在他們的四週降下來，籠罩了河、冰和天空。

她的手指凍僵了。她時時將牠們在膝間擦着，使她們煖起來。高里雅很想不作呻吟之聲。她伸手扶他。他掙扎着立起來，可是又一無辦法地重新落到雪上。

「你有沒有弄斷你的腿？」丹雅驚懼地問。

「沒有，我只有些抽筋。那個儂仁雅一些也不會溜冰的。」

雖然在像這樣的時候，一些沒有可笑的事情，他却咯咯地笑了起來。

也許他在恥笑她，並恥笑她對於他的生命的驚恐吧？也許他在和她尋開心，只假裝他的腳受了傷吧？

「看呀，」他說，「老虎的嘴裏衝着你的溜冰鞋走來了。我知道你藏掉牠們的。」

她抬頭看着路上。

一些不錯，老虎在雪上急急走來，拖着她的溜冰鞋，鞋帶衝在牠的口裏。牠將牠們放在她的腳邊，自己很得意地坐了下來，等候着從她發出來的什麼感謝表示。她用她那麻木的手指撫摸着牠那冰冷的毛。可是現在她的溜冰鞋還有什麼用呢，而牠又從那裏去找來的呢？牠一定是從那屋子後面的雪裏挖出來的。牠必定已經沿街拖過牠們，使牠們在每一個人的腳下滾轉着，並且也已經嚇過走路人。風也一定已經將牠在雪裏吹倒過。拖這些溜冰鞋來，的確是艱難的工作。而這一切却都是徒然，她現在用不着牠們。

「我將怎樣辦呢？」她說。「母親不在家。除了老虎以外，沒有別人。但是如果你不能走，我可以抱你到漁舍裏去。因為我們不能留在此地。你是不知道此地雪暴的情形的。」

「我不怕你們的雪暴，」高里雅執拗地說。「如果你想，上次我因為怕你們這裏的大河，我沒有跟那頭不幸的小貓下水，你就弄錯了。不過你可以隨意想。如果你怕，你可以回家去。」

「不，」丹雅說。「我所怕的不是風暴。我是爲你怕。我知道這是危險的，我要和你同留在這裏。」她在高里雅旁邊的雪上坐了下來。她用她那不再掩藏的溫柔看着他。在她的眼睛裏有着驚恐。他低下了頭。

「我應該回家，」他說，「我答應父親的。」

「我將怎樣辦呢？」丹雅再說。

她不再看高里雅而沈思地看着老虎，牠在那打旋的雪上苦惱地抖着。她突然跳了起來，好像一個好主意給她想到了。

天在從山嶺上爬下來，在川谷之上擴展開來，正像一團黑黑的煙雲。墨一般的距離逐漸接近了，牠現在正在岩石的後面。不過那最兇猛的風，還沒有從那有沙的海岬後面出現，在這海岬上，有許多大圓石散佈着。雪還沒有開始下降。風暴來得很遲。

「我們還有時間，」丹雅說。「斐爾加有幾條拉橇的狗，我也很懂得駕橇的方法。我要去將牠們帶到這裏來。我們也許還來得及。你在這裏等我，我可以送你回到父親的地方去。不過你不要怕。老虎

在這裏陪你。牠不會走開的。」

丹雅叫老虎坐在沙堆上，並且給牠舔她的手。牠留在牠所在的地方，恐懼地看着北方，那方面的暴風已經在搖撼着山上的樹木，並且使雪飛旋起來了。

丹雅迅速地奔上河岸。

她低頭抵着風，在兩邊雪如牆垣高的街中奔過去。所有人家的門都已緊緊關好，只有斐爾加的門沒有關；他的門還開得很大。他剛剛用狗橇將他的父親接回來。他正立在階石上將滑雪屐上的雪弄乾淨，抬頭看見丹雅到了他的身邊，氣都透不出，很覺得驚奇。狗都躺在門邊；牠們還沒有從駕具上解下來。那根長長的柺樹鞭，還插在牠們旁邊的雪裏。

丹雅拔起了鞭，跳進了橇。

「你幹什麼，丹雅！」斐爾加驚惶地喊。「當心，牠們兇得很。」

「不要緊，」丹雅說，「不要說什麼，親愛的斐爾加，我要盡我的力，趕快將高里雅送到他父親的家裏。他在溜冰場上扭壞了他的踝骨。我就會將你的橇帶回來的。如果我們沿河去，路並不遠。」

她將鞭子一揮，用吉里亞克話對那些狗喊着，牠們就奔出了門口。

斐爾加還沒有來得及跳下階石，穿上滑雪屐，橇已經走得很遠了。可是他奔在丹雅後面，用他最

高的聲音喊着：

「風暴！風暴！你往那裏去等等我！」

她跨坐在橋上，正像一個真正的獵人。她駕駛得很好，鞭子也握得很穩，最奇怪的是狗都聽從她，雖然她的聲音是陌生的。

斐爾加立定下來。風打擊着他的肩膀，逼得他只好在滑雪屐上蹲下來，但是他沒有回身走。

他在滑雪屐上蹲了一會，想到他剛剛看見的事情，想到風，想到丹雅，想不到他自己。他決定，凡是良善的事情，都應當取正當的方向，他就突然轉灣，不向家裏去，而上了那條穿過樹林趕到砲臺的路，在暴風的逆襲中奔過去。

那時，他的狗已經將丹雅安全地帶到冰上。她將橋拉到高里雅的旁邊，鞭子插在狗的中間。狗立刻躺下來，彼此毫不叫咬。

高里雅艱難地立了起來，爲了痛，身體只是搖擺着。不過他仍舊想作微笑。他那冰凍的面孔，一看見狗橋，就發出高興的神氣，因爲他還第一次看見，又想到了他的第一次乘坐。

「你知道，這到底不是一個壞主意，」他說，看着那用鱗骨作樞子的輕橋，看見那尾巴剪短的狗，牠們在嗅着四週的雪。「這些狗的樣子，並沒有像斐爾加所說的一半兇或一半有力。牠們還沒有我

們的邦米來尼亞狗大呢。」

可是丹雅，他估量得出牠們的兇猛，牠們不受約束的野性，以及牠們不斷要想自由的企求，因此她除了扶着高里雅的手臂幫他小心地上橇以外，一刻也沒有離開橇。然後她抱起了嚇得只是發抖的老虎，緊緊地放在她的胸前，一躍上橇，駕着就走。她的行動是何等迅速而穩定呀，她對於現在在路上嚇嚇作聲而起盤旋的雪，何等注意呀，而她回過頭來，對坐在後面的高里雅的瞥視，又何等胆怯呀。「你受的傷厲害麼？」她關心地問。「不要急，我們就會到家的。我們只要在雪風開始之前到家就好了。」

他驚異地看着她。在她的眼睛裏有着什麼東西，她的眼睛從牠們凝霜的睫毛之下關心地望出來，看着他，而她眼睛裏的東西，則使他覺得這裏面充滿着他所不能探測出來的新意義。現在這些配在輕橇上的野狗好像使他們趕快穿過那些猛烈的打在面上的雪陣，到他們從未聽見過的異域去。他拉住了她的外衣，免得自己跌出去。

可是雪風已經控制着道路了。牠像長城一般前進着，像一陣大雨，吞滅了亮光，又像轟雷在岩石中間咆哮着。

丹雅，被風吹得耳聾並半暈了，從那雪築起來的白色的城垣中，看見一匹馬從路上直奔過來，在

逃命，在竭力躲避那正在前進的風暴。丹雅看不出馬上騎着的是誰。她只覺得那些狗，猛然向前躍着，要想去迎那匹馬。她就對牠們狂叫着。高里雅不懂這狂叫的意義，但他知道牠爲什麼叫得這樣厲害：狗已經不聽她的指揮了。

丹雅將她的鞭子像重重的矛那樣舞着，然後用她的全力將牠投入雪中。鞭子深深地沈下去，啞的響了一聲。然後丹雅回轉頭來，這時高里雅在她的面上看見了恐怖的神色。

「緊靠着橋！」她對他喊着說。

她將老虎高高地舉過了頭，擲牠到路上去。牠叫着跌到了雪上，然後，牠好像懂得牠應該做的事情那樣，匍匐地立了起來，就傍着那組拉橇的狗奔着，同時猛烈地吠着。牠現在在牠們的前面了，一直在向牠的最後歸宿地衝去，拉橇的狗看到牠了。牠向旁邊一跳。全組的狗就衝過去追牠。

那匹馬平安地奔了過去。

「我那可憐的親愛的老虎呀，」丹雅想。

牠在雪上一個反跳，就深深地沈下去，那樣的深，以致牠差不多要在裏面悶死。這時牠一定要咒罵那些豢養像牠這種狗的人，這種狗有着呆笨的身體，短的腿，長的軟弱的頸項。不過牠却愛這位小姑娘；牠是一頭小狗的時候，他們就在一起玩着，他們是一同長大起來的，可是只有牠一個却長得老

起來了，這是公平的麼？

牠坐在雪上等死。

丹雅聽着牠的長長的呼號和粗澀的咽氣聲，又聽着其他各狗那高出風吼以上的齒嚙聲，她在橇上低低地縮了下去。

沒有制動器的阻止，橇和混亂的狗碰撞了，翻了起來，又向側面倒了下去。

丹雅拉住了車上的滑木。一下像電樣的閃光，使她霎時間看不見東西。橇上的繩碰到了一塊尖銳的冰，嗤的一聲斷了。狗終於脫離駕具，向狂暴的雪風中逃去了。

誰也不動；丹雅不動，她躺在橇旁，高里雅也不動，他伏倒在地上，可憐的已死的老虎更不動，牠的咽喉已經被咬斷，血在流着，沒有目光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滿天的風雪——一切都寂靜。只有雪和空氣，在河上竄來竄去。

丹雅先立起來。她俯身將橇扶正了，然後再俯身去幫助高里雅立起來。她的跌倒並沒有使她眩暈。她的動作還是和先前一般的迅疾，有力，並且靈敏。她將面上的雪抹去了，態度非常安詳，好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災禍。

高里雅立不起來。

「我們完了，丹雅！我做了什麼事！」他在恐怖中喊着。眼淚湧出了他的眼睛，可是牠們就在他的睫毛上冰住了。

他再搖搖地立了起來，當他又要滑到地上去時，丹雅就拉住了他，想要幫他立直。

「高里雅，」她喊着說，「高里雅聽好，我們永不會完了的。不過我們決不可以立着不動，否則我們就要被埋在雪下了。你能够聽見我麼，高里雅，親愛的高里雅，我們必須向前走！」

她幫他立直了，用着全身的氣力，將兩臂挾着他。他們立在那裏，好像緊緊地擁抱着一樣。雪風將他們在牠的雪衾裏裹了一會，然後用牠那沙啞的聲音使他們發覺。

丹雅用她的腳將襖勾向她。

「不、不、高里雅喊着說，『我不要牠！我不要你拉我回去。』」

他想離開她，可是丹雅用兩條臂膊圍上了他的頸項。他們的冷面孔彼此接觸着了。她懇求他，雖然要說一句話，非常困難，因為每一個聲音一到嘴唇上，就在這種被神曦鬼叫的狂風中消失了，可是她還是再三再四地說着同樣的話。

「我們就會好的，」她說。「我們要走的路不多了……快些！我們一定不可耽擱。」

他嘆的落到了襖上。她用她的圍巾抹去了他臉上的雪，看着他的手——牠們還是乾的——將

他的手套在腕間緊緊地縛牢了。

丹雅把斷繩拿起，開始將繩在她的後面拉着。高高的雪浪向她掃來，封閉了她的路。她爬上牠們的高峯，又降落下來，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在那密密的，迅疾移動的空氣中，擠過去。那些空氣，當她每跨一步時，都拚命拉牢她的衣服，正像有刺的荊棘。空氣是黑暗的，裏面充滿了旋繞的雪，遮了萬物。

丹雅時時停下來，走到繩邊去搖動高里雅，勉強他走幾步，不顧他的痛苦和抱怨。她張開嘴喘氣了。她的面孔溼了，她的衣服被冰凍硬了。

她這樣掙扎了好久，一些不知道她在往那裏走，也看不見市鎮、河岸，或天空——因為萬物在這白霧之後已經消失了。但是她慢慢地前進，頭俯着，用她的脚探着路，汗從她的背上直流下來，好像現在正是一個灼人欲焦的夏天。

突然她聽見了一個礮聲。她取去她的皮帽，停下來聽着，然後她奔到高里雅身邊，使他離開繩，再走一些路。

她向他喊着，強逼聲音從她的喉嚨裏發出來，可是她的喊聲總沒有乾雪片的沙沙聲來得響。他怯弱地點點頭。一種麻木之感爬上了他的身體。丹雅就不再放他到繩上去。她將她的手臂抱着他的腰，使他的手臂攀着她的肩頭，就這樣向前推着，強逼他移動他的脚。繩就此丟棄了。

他們向左轉，礮聲又從那個方向響了起來。這次他格外響，沿着河一直轟傳過去。

丹雅勇敢地迎風走着，幸而她的肺很有力，能够幫她在這可怕的風暴中呼吸，也幸而她的腿很健，能够移動她的身體，更幸而她的臂也很有力，能够牢牢地拉着她的朋友。

但是她時時總也不免於恐懼。這時她似乎覺得只有她一個人在這世界上，也只有她一個人在這風雪交襲之中。

不過她錯了，因爲在直伸至河邊的山脚上，邊防軍已經穿着滑雪屐，向她走來，沿途和風雪作着戰。他們都拉着一條長長的索子，這樣彼此聯繫着，他們就什麼都不怕了。同樣的黑暗，同樣的冰塊，同樣高高的雪堆，在這樣那樣滾着，都在他們面前出現，正和在丹雅面前一樣，但是這些邊防軍輕易地走上牠們，又走下牠們，一些也不必大費氣力。他們一遇到非常的風陣，就低低俯着，好像要在風陣的下面鑽過去的樣子。

他們就這樣漸漸地到了丹雅的地點。不過雖然只相去兩三步，他們也看不見她。而這位小姑娘——她的面孔已經被結成冰的汗水所蓋着，她還一直緊緊地拉着她那脆弱的伴侶，也和方才一樣，總覺得她在這個雪暴中是孤獨的。她仍舊向前掙扎着，可是她的氣力已經沒有了。每一陣風來，她都失去了她的均衡，搖搖欲墜，用一隻手盲目地摸索着。突然在她的肘下，摸到了一根索子。她死勁地把

牠拉住。也許這是駁船上的索子，在相近的冰上被雪封牢的駁船的索子。可是她沿着索子摸索過去時，她不免喊了出來：

「那邊有人麼？救人救人！」

這樣，在突然之間，她的手接觸到了她父親的外衣。

在這黑暗中，沒有一些看得見的記號，眼睛被雪弄得一些也睜不開，手指已經凍得麻木，失去知覺，她藉着那久在期望着她父親的熱心，現在終於覺到了他的臨近，知道他就在這裏，在這寒冷寂滅的黑暗中。

「爸爸！爸爸！」她喊着。

「我在這裏，」他回答。

眼淚在她的面上直淌而下，面孔因為受苦與疲乏，已經變得不像樣子了。

「他還活着，」她說，就將高里雅推向她父親去；她自己則坐了下去，飲泣着，她的前額擱在他的膝頭。

他蹲在雪中，脫下他的外衣，蓋上了這兩個抖着的孩子。

他有些什麼呢？他也在哭泣着，他的面孔正和丹雅的面孔一樣，被眼淚流得很溼，因受苦而弄得

很難看。但是這也許只是雪，被呼吸的熱氣融化後從溫燄的鋼盔底下流出來。

「斐爾加，這是斐爾加奔來告訴我們的。」父親說。

「斐爾加，斐爾加，」丹雅很響地反覆說着，雖然斐爾加並不在那裏。

他們擠在一起站了二、三分鐘，雪在他們的四週漸漸的高了起來。

然後她的父親用力拖着那索子。紅軍軍士就在左右出現了，大家都握着那索子。他們像一個個雪邱那樣，從雪風中鑽出來，在這兩個兒童旁邊立定了。

最後出現的是紅軍軍士弗羅洛夫。他從頭到腳都裹在雪中。他的槍掛在他的肩上，他的面上也蓋着雪。

「我們到底找到他們了，」他說。「我說我們會找到的。當然不會找不到的。我們不會讓一個敵人從我們的手指間溜過去，更不會讓一個朋友——我們會將地球翻轉來找尋一個朋友。」

紅軍軍士圍繞着這兩個兒童和這上校，然後一齊從風暴中走回家。

又一聲大礮，從砲臺上發了出來。

自從丹雅那樣英勇地和黑暗與寒雪作戰，爲了她的生命努力奮鬥，終於使她的父親找到了她，用他溫柔的手溫暖了她，到現在已經過了好久好久的時間了。

那次風暴，到明天上午就轉向了消聲了；此後接着便是長久的平靜。和平重新降臨到河上，山嶺上，丹雅的全部世界上。風已經將杉樹和樅樹上面的雪吹去，樹林又重新顯出烏黑來了。丹雅現在能够平心靜氣地看着牠們，不必一息不停地搜求什麼異樣的事物了。

高里雅的耳朵和面頰，稍爲被凍壞了一些。

丹雅和斐爾加每天去探望他，也時常留在那裏吃飯。

但是吃飯的時間，再也不像從前一樣，好像只給丹雅受苦。雖然她不再像從前那樣不停的被叫着吃櫻桃餅，那德治達彼得洛夫娜也不再在門檻前那樣做作地吻她，可是她父親的麵包，本來在她吃起來是別有一般滋味的，現在似乎另有一種大不相同的美味了。每一些食物，她都吃得津津有味。父親的革帶，還照常放在沙發上，似乎也是不同了。

現在她時常試束着這革帶。

丹雅從來沒有覺得像現在這樣幸福的。

可是假期不是永遠不完的。現在，牠已經結束了。丹雅已經到學校去了好幾天了。

她不用書包或帶子來帶她的書。她時常在脫去皮外衣之前，就將牠們丟到衣帽間裏鏡子前面的攔板上。

那天她同樣地做着。

她將書放上攔板，把外衣從一個肩膀上滑下來時，她看入了鏡中；她平常是不看入這面鏡子的，因為牠會有一次使她吃了許多苦頭。

她呆望着鏡中，但是她所看見的却不是她自己的面孔或眼睛——在眼睛的深處，潛伏着同樣的影子；她的注意力被什麼事情吸引了，而這事情似乎是和她一無關係的。

她看見一羣兒童站在對面。他們的背脊對着鏡子，他們正在抬頭看着什麼東西。這是夾在牆上鐵絲網後面的新聞紙。

仁雅比別人格外站近牆，在說：

「爲了這樣的行爲，她應該被逐出先鋒隊。」

「她應該直捷地被丟出去，」那個在春季插班進來的胖男孩說。

丹雅不曉得他們在說着誰，所以也不要緊去加入他們。

不久，她轉身離開了鏡子，慢慢地走到那一堆人的地方去。她認出了牆上的新聞紙。這是本縣的

報紙，先鋒隊是定着一份的。

「什麼事？」她問。

她說話的時候，那些兒童都回過頭來看，可是立刻轉身四散走開，不說一句話，留她獨自在那裏。她是慣於使她的同學圍繞着她的，慣於和他們面對面看着的，現在只看見他們的背脊，她不免驚奇起來。

「什麼事？」她喊着說。

沒有人回答。

她就抬起頭來，看看那鎖在鐵絲網後面的新聞紙，讀着說：

「學校事件。」

「不名譽的事情在第三號學校裏發生着。第七級的學生丹雅撒班尼衣娃，帶了同級學生高里雅撒班尼衣娃，在雪風中出去乘櫓遊行。結果是那男孩在全假期躺着不能動。另外一個第七級的學生，皮絡里尤布斯基，奔到砲臺裏，通知了高里雅的父親，手指都凍壞了。這兩個兒童被我們優越的邊防軍救了回來。但是教師們和學校裏的先鋒隊組織，在想些什麼呢？他們容許危及學生生命的輕舉妄動發生，是什麼意思呢？誰說得定，這個女孩不會再玩其他荒謬的把戲，來造成更爲可怕的結果呢？」

這是先鋒隊組織的負責人應該加以嚴重考慮的事情。」

「這是什麼意思呢？」丹雅在恐怖中低聲說，向四面望望，誰也沒有，就只有斐爾加，呆立在她的旁邊。

那是她明白了。她明白寒風不是從一個方向吹來的，有時也會從別的方向吹來的，冰冷的暴風，不單在河上逗留着，却也能够穿透厚的牆壁，進入溫暖的內室，一下子就將人打倒。

她的手臂垂到了她的腰下。她的外衣滑下了她的肩頭，落到了地板上。她並不俯下身去拾牠起來。

「但是這不是真實的，斐爾加，」她低低地說。

「當然不是真實的，」他也低聲作答，將他用綑帶綁好的手指給她看着。「這並沒有使我受一些傷。我不曉得他們在談些什麼。不要緊，聽我說，丹雅聽。」

但是丹雅在喘着氣，在這十分溫暖的室內，空氣的冷得使人難受，似乎比了河邊最可怕的雪暴中還要厲害。她再也聽不見什麼，看不見什麼了。

「我現在會遇到些什麼呢？」她說。她低下了頭，衝下了走廊，要想在體力的奮發上，來找尋心理痛苦的出路。她像夢遊的人那樣搖搖地走着，碰上了牆壁，撞着了幼小的同學，他們在狂叫地奔着避

開她。

在走廊的盡頭，她差不多撞着一個手執尖木棍的老年人。她甚至沒有向她點頭，雖然他就是指導員。老人對她走出去的身形，憂鬱地搖着頭，又對歷史教師阿里斯太考夫看看，阿里斯太考夫這天正在這走廊裏值日。

「就是這個人，」阿里斯太考夫說。

丹雅一直走下走廊。她的心在兒童的喧嘩聲中很響地跳着，而其他的每一個聲音，則更像投到深淵裏的石頭，格外清楚地響了出來。她將怎麼辦呢？她的路各方面都被阻塞了。

「可是我的一切朋友在那裏呢？」她痛心思想，雖然她已經從他們的地方奔出來，現在已看不到他們。

十七

誰也沒有斐爾加自己知道得清楚；他除了迅速地盡其可能來援助丹雅以外，沒有別的願望。可是他對於那天他自己的行動以及他朋友們的作爲，很不滿意。

他第一個想頭是跟着丹雅奔下走廊去，但是他一看見阿里斯太考夫的肩頭聳得比平常高，眼

睛顯出了冷冷然的神情，手似乎要塞滿他四週的空隙，不讓什麼東西存留得下，他，斐爾加，就只好突然立定了不動。

但是他也不喜歡衣帽間的樣子。掛在牆上，暗慘慘的地方，處於兩個衣架之間的新聞紙，仍舊吸引着大羣的兒童，丹雅的書已經落到地上去了，躺在她的新外衣的旁邊，那新外衣就是大除夕她父親送給她的。兒童走過的時候都踏着牠，誰也不注意他們脚下的呢絨和彩色珠子的花繡，或者閃閃發光有如絲緞的熊皮衣領。

斐爾加本來有獨自說話的怪癖，現在則在想着：假使古代的戰士，或者甚至現代戴着上綴紅星的布軍帽的戰士——假使他們在打仗的時候不彼此互助，他們怎麼能夠獲得勝仗呢？假使你只在看見你的朋友時記得他，他一走開你就忘記他，他怎麼能夠找着他的歸途呢？假使一個獵人在路上掉了他的刀，不能夠向他所遇見的人問問，那末，他獨自在林中，怎麼能夠在營火旁邊睡着呢？

斐爾加這樣地默想，就在腳聲雜沓的室內灰塵中，跪了下去，將丹雅的書，拾了起來，又抓住了丹雅的皮外衣，用盡氣力，從別人的腳底下去拉出來。

但是甚至這樣做，也不是很簡單。丹雅所時常當作流氓的那個胖胖男孩，兩隻腳——穿着很厚重的氈靴——牢牢地立在外衣上。

「如果我高興，我要說上一千遍。」他怒氣沖沖地對高里雅說。「你那位丹雅應該被丟出先鋒隊這個團體。」

高里雅沒有工夫拿下他的溫暖的皮帽，拾起了慘白的面孔，嚴厲地看着那胖男孩的眼睛，他爲了發怒，氣都透不出來。

「再說，」他啞着嗓子說，「只要你再有一個字說到她，不管你怎樣胖，我要拉着你的頸皮，像小狗一般的丟你出去。」

「我正要看看你的本事，」那胖男孩輕蔑地大笑着。「哦，你恐怕不能移動我一吋吧！」

高里雅就一把執着他的胸脯，可是爲了他最近的生病，氣力還未復原，果然不能使他移動一吋。胖男孩正想舉起拳頭來打高里雅，斐爾加就將一切思想放在一旁，馬上用他的手掌，側着在胖男孩的膝後砍了一下，他的手掌因爲在林中工作的原故，是那樣的堅實有力。胖男孩坐了下去。

斐爾加拾起丹雅的外衣，小心地拍去灰塵，將牠掛在鉤子上。他做了這兩件緊急的事情，馬上就去幹第三件。他走到胖男孩的面前，胖男孩跌得還有一半發呆的神氣，他拉着胖男孩的肩頭，好好地扶了他起來。然後他搖着那隻凍壞的手指，手指上面汙垢的綳帶已經鬆開來了。

「你還是我們鎮裏和我們校裏的陌生人，」斐爾加說。「我請你以後行動有禮些。我要注意着

你這樣做，我可以預告你。」

他把這話說完，可以算得恰當其時，因為再過一分鐘，他抬起頭來一看，就看見阿里斯太考夫立在他的旁邊。這時這位歷史教師的手並不像平常那樣，要佔許多地方，因為在他的這一邊站着高斯底雅，那位很年輕的先鋒隊領袖，在他的那一邊站着那位指導員，他是年老而慈善的人。

「去尋找丹底雅那撒班尼衣娃，叫她馬上就來見我。」阿里斯太考夫說。在他的聲音中，一些沒有和愛的表情。

胖男孩看看斐爾加，斐爾加看看他，他們兩個人又看看高里雅，然後三個人都向那位歷史教師深深地一鞠躬。

一切打架和相罵的念頭立刻離開了他們。

「在什麼地方我們能夠找到她呢？」他們問。「阿里斯太考夫，我們一些都想不出她在那裏。」這樣，他們就彼此用手臂圍着別人的肩頭，走了開去。他們並肩開正步走着，走廊的闊度都給他們佔據了，他們輕輕地唱着他們都會唱的歌。

他們全天哼着那隻歌，可是丹雅却絕不見到教室來。功課差不多要完了，她還沒有出現，他們停止了唱。他們和別的兒童一樣，悄悄地走着，但是他們的筆却不聽從他們，他們的腦筋也不肯工作。

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也和他們一樣的沒精打采，精神恍惚。她的面孔，本來充滿美麗和生氣，爲他們所喜歡，現在却變成了一派有心事的神氣，她那小小的石榴紅的星徽，在他們看來，似乎也比了平常黯淡了許多。

她在焦念着丹雅。

「她會到什麼地方去呀？這是今天的最末的課了，可是她既不在這裏，也沒有在家裏。我們必須找着她，孩子們。當然她在你們裏面有朋友，是不是？」

一個學校，到了課已上完，大家都已回家的時候，情形便有些不可思議。接着全天的喧擾而來的寂靜，正像林中一陣暴雨以後的悄悄無聲。雖然櫻柳的葉子還在雨滴之下顫抖着，寂靜却已經偷偷地穿過樅樹的叢林了。

當白天學生們的補習已經過去時，同樣的空洞寂靜，也會落到一個學校裏。時時，好像最後的雨滴從枝上落到伸展着的樹根上，一個兒童的尖聲，在走廊老遠的一端也可以聽見，或者，又像峭岩間的風，一個人疾速的腳步，可以使人聽見他在水門汀的石板上發着迴聲。

但是今天，脚步的迴聲發得很長久。兒童們在走廊裏上下走着。他們又走到外面運動場上，各處尋找着，丹雅用雪和冰塑得很巧妙的哨兵後面，他們也找到了。哨兵的肩頭，已經被潮溼的風所侵蝕過，冰柱掛在他的頭盔上，不過他仍舊立在那裏，遠遠地望着，他的眼睛注視着怒濤洶湧的海。

「也許她又到河邊去了，」高里雅對斐爾加說。

「也許，」斐爾加想，「她正獨自立在林中哭着。」

他們在校門前分了路。高里雅奔往溜冰場去。他往下到駁船那裏去，並且沿着雪灑過的路，到了那光滑地結着冰的地方。河是看不出了。不論遠處和近處，雪積得很厚，沒有被風擾動過。山上的雪發着閃光。樅樹枝圈已不再在溜冰場的邊上擺來擺去。牠們深深地埋在雪堆之下，正如埋在沙堆之下一樣。

高里雅大聲喊了幾次。可是那炫目的河是寂靜的。

在鎮的那一端，斐爾加也在喊着丹雅。他和以前那一次一樣，立在樹林的邊緣，那時初次的雪正在落下來，那雪很輕，似乎一個人的掌握就可以將牠和叢樹都抓過來。現在，老樅樹的極枝被雪壓得低垂着，幼小的樺樹則在牠們裏面矗立着，和人們的胸脯一樣高。斐爾加一次兩次地大聲喊着丹雅的名字。如果只有迴聲能够回答他的呼喊和祈禱，他也許已經爬到灌木底下去哭泣了。

可是到底沒有人回答。斐爾加只好在深雪中慢慢地走回來。

他在學校門前再遇到了高里雅。他們又進到裏面，在衣櫃間的最黑暗的角裏搜尋着。他們找不到什麼，只好彼此疑懼地看看。

「我們再做些什麼呢？」斐爾加問。

突然他們聽到了悶着的泣聲。有人躲在近牆的角落裏，那是看門人堆柴的地方。

「丹雅！他們兩個人都喊了出來。

但是這是仁雅，塞在火爐和牆壁的隙縫裏。她的面孔掩藏着。斐爾加拉她出來對着他。

「你到什麼地方去過麼？」

「沒有，」仁雅回答。

「那末你爲什麼哭呢？」

「說不定，」仁雅泣着說，「說不定她已經死了！」

高里雅聽了這話，就走到一個角落裏，坐在地板上，將他的面孔藏在膝間。

同時丹雅在樓上一個旁間裏，睡得很熟，這是先鋒隊這組織在放雜物的地方。誰也沒有想到往

那裏去找尋她。

好久以前，丹雅已經用軟柔的黏土塑過史太林的像。牠的體積太大，她的手指太纖細而軟弱，以致不能使牠有正確的比例，而將各點塑得都對。面孔有一些像史太林。

不過在丹雅看來這就是史太林了。從她幼稚的熱心深處，同樣的形像時常會浮現出來——那她親手所作的形像。牠時常在她的心頭出現，因此她開始用柔軟的雪或黏土搓捏的時候，牠就從她的手指底下湧出來了。

不過也像那遠望着波濤涵湧的怒海的哨兵，她將她父親的特點給了牠，而這些特點呢，其實她也只有最糊塗的觀念。

牠們的特點模糊地混合着，所以誰也不會看得出，那個人是在急急向前走。她會十分用力，要想將那外衣塑得披開，免得阻礙他的行動。

但是丹雅一些沒有想到她本來要使牠散開，以便他行動自由的重滯的摺欄，今天却給她一個完全不同的用途。

因為今天牠們遮住了她，不爲人所見。

她的頭攔在塑像的底盤上，她的眼睛緊緊地閉着。

長竿上的旗幟和標語，都堆在她的四週。有些畫像歪掛着，好像就要飛起來的鳥雀，散亂地放在

窗檻上，號角從牆上的釘子上發着光。

先鋒隊的財產！一切熟悉的東西，象徵勇敢的東西，從房間的各角上看着她。想到要和他們分別，即使在睡夢之中，也是何等的痛苦！

我說甚至在她的睡夢中，因為慈悲的睡眠看見她痛苦，便來到她的身上，摸摸她的眼臉，輕輕地將牠們闔上了。她就在這個角落裏這樣沈沈地睡熟了。她一早就來到這角落裏，在一個塞滿灰塵的厚墊子上坐着。

不過甚至慈悲的睡眠，也不能和清醒的想像相敵。

她夢見自己的一組先鋒隊在開會。

她夢見她的朋友都到了這個房間裏；有些坐在鼓上，有些坐在凳子上，有些騎在蓋着黑油布の木馬上。他們的面孔都是嚴厲的，他們的行動可怕的，每一個監視都直向丹雅的心裏射來。不過沒有一個監視直射到她的心裏，因為正像一條光線被一隻手的影子所隔斷那樣，每一個監視都顫動着，中斷了。

「給她一個可怕的懲罰！」一個丹雅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男子說。

他穿的衣服非常別致：他在他的軍服之外罩着一件光亮的貂皮披肩。她看不見他的面孔，因為

他的長頭髮從兩面披下來，將面孔遮去了。

「審判她，」他又說，「她是強暴的。」

「是的，是的，她是強暴的，」仁雅跟着他說。「叫人油煎我的美麗的金魚，就是她，那是用純金做成的魚呢。」

「審判她，她是嫉妬的。」

「是的，是的，她是嫉妬的，」那個胖男孩也說，「她嫉妬高里雅，我們大家都看到的。她帶他到雪風裏去，要想弄死他。」

但是丹雅啞口無言，她的嘴唇似乎死了，再也不會有聲音從牠們裏面發出來。

穿披肩的人走近她了。他立在她的面前，身體在搖擺着。

「我一直很高興聽你的話的，我的親愛的孩子，」他說。「爲什麼現在你不作聲了？」

但是丹雅只向牆壁，縮着避開他，在恐怖中她看清這是戈戈爾，他的畫像正掛在門上。她抬起她的眼睛。畫像上的玻璃已經破了。戈戈爾並不在那裏。他走過她的身旁，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消失了。

「我真不幸，」丹雅在他的後面低聲說。「誰來幫助我？我一些也不知道什麼。」

她再看得高些，看見光亮的雲在飄過，從窗中窺視進來。牠們都很高，都穿着發光的鎧甲，鎧甲上的光彩落到室內地板上，變成小小的水流，都發着潺潺的聲音向她流來。

她提起了腳，覺得她自己輕輕地在空中浮着。

她飛，正如人們在夢中飛一樣。誰也捉不牢她。房間早已不見了，丹雅所愛的生在窗外校場上的樹，現在在下面。她何等巧妙地繞過樹頂，連一片葉子也沒有碰傷。

不久，她在一條各方面都是亮光的路上走着。

她在爬一個山。越橋樹在腳上，沙沙作響。路愈走愈峻峭，水和石子都在澎湃地衝下去。

丹雅在山頂上看下去，看到一座樹林，遠遠地蓋着山麓。可是這是一個何等奇妙的樹林呀！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像牠的東西。牠既不是真的樹林，也不是她從小就認識的半長成的樹木所集成的叢林。這些樹都不高，牠們的極枝都低蓋在地上。牠們都開滿了白的花，牠們的花瓣，在太陽光中有一些淡紅，都在寧靜的空氣中浮着。

「這怎麼會這樣的？」丹雅高興地問着。

從奔騰的水和石子的喧嚷裏，來了一個聲音。

「這些都是開着花的花園。愛牠們吧，丹雅。」

「但是那些樅樹那裏去了呢？」丹雅正要問。「我看不見牠們了。」
可是樹林消失了。

她沿着一條新的平路走着，路上沒有石子，也沒有高低，然後她在一片裸麥田的邊上停了下來。熟悉的鷹影，在這上面翱翔着，在丹雅的眼前，這片田就像汹涌的海上的天空，搖擺個不休。穀穗彼此一接觸到，就低低地耳語起來。

「何等美麗呀，怎麼會這樣的？」丹雅迷惘地問着。

從田裏的喃喃聲中，她聽見了一個聲音：

「這是我們正在成熟的穀子。愛牠吧，丹雅。」

「我愛，我愛，」丹雅無聲地低語着。「可是我在做夢麼？當然我在做夢。我們對於這些離得那樣遠！」

突然，太陽暗起來了。一塊可怕的雲裏在迷離的霧中，掃過了田，向她奔來。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電光，細得像頭髮的電光，從沙灘的裸麥田中直射過來，丹雅怕得跪下了地。一陣長長的轟雷，在全天空上響着。

夢已是過去了，但是丹雅沒有醒過來，雷仍在她耳中響着。

室門外面的走廊裏，站着一個小女孩。她的頸下掛着一面鼓，她打得牠很響，看着她手中的小小鼓，像雨點般打個不休。

她在練習着。

這種雷聲，以及在空廊裏發出來的迴聲，使兒童們都走上樓來，先是高里雅，後是斐爾加和仁雅，還有那個胖男孩，他很吃力地爬上樓梯。高斯低雅，先鋒隊的領袖，和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那同走了上來，他們輕輕地說着話，——他們並不驚動天花板下面的迴聲。

那位小女孩打鼓一直不停。

高里雅在門外停了下來，等其他的人走上來。

「這裏有一個空房間，」他說，「我們可以在這裏開會了。」

他開了門，首先走了進來，並不向左右看一下。可是他的心和腦，却在尋找着丹雅，因為關於她的思想，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他。

突然他看見她在角落裏，躺在他們練習跳高時所用的厚墊子上。

他張開嘴來要喊她的名字，可是他沒有喊。他俯身下去要想摸摸她的肩頭，可是他也沒有摸。因為他看見她還睡得很熟，她的睫毛擱在她的面頰上，正像越橘葉的影子。牠們都是溼潤的，不過她那

有淚痕的面孔則已經乾了。

高里雅回過身來，對其他的人作着劇烈的姿勢。每一個人，一看見丹雅睡在那裏，就都立定了。

「讓她睡，不要碰動她，」仁雅低聲說，因為她，雖然比了別人時常格外以爲自己有理也會弄得丹雅哭，但到底是好心腸的。

「我們能不能沒有她開會呢？」她問。「高里雅已經將一切事情告訴我們，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實際情形了。」

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考慮着這件事。她看見每一個人的面孔，看出了他們的好心，她舉起手來放到嘴唇上面去，來遮去那情不自禁的微笑。

「當然我們能夠的，」她說，「我允許你們這樣做。我想高斯底雅也會同意的吧。」
領袖高斯底雅也向各兒童的面上看看，注意到大家都有此心，於是說：

「雖然我主張必須守先鋒隊的紀律，我却想我們這次可以有一個例外。只要大家贊成——我們能夠做任何事情。」

高里雅對斐爾加招呼着。「唔，既然我們能夠做任何事情，」他低低地對他說，「去告訴那個打鼓的人，假使她不停止那鬧聲，我就要弄死她。」

斐爾加走了出去。

他在這小女孩的肩胛骨之間輕輕地敲了一下；雖然這樣，却也足夠使她的腿立不牢，以致她坐了下來。她不打鼓了。

「有人睡熟在裏面，」斐爾加嚴厲地說，「而你却鬧得房子都要塌下來了。你自己也不覺羞恥麼？就是像你這樣一個小女孩，也應該有一些羞恥的。」

他們大家都顛着脚尖走出這房間去，一個跟着一個，這個打鼓的女孩也用脚尖跟着他們，將她的鼓椎高高的舉了起來。

十九

那些兒童沒有喚醒丹雅。她在寂靜中自己醒了，在玫瑰紅的晚霞中，回到了家裏。她胸開，頭上肩上的重担，已經沒有了，但是她的良心還不肯安靜。

她怎麼能夠將一切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她的母親呢？她怎麼能夠使她傷心呢？

可是只有她的老保姆在家裏。第一次丹雅對她的母親發怒。

她不向那位老婦人要茶喝，她也不吃什麼。她不脫去她的衣服和鞋子，就此躺到她的牀上去，雖

然她的母親會嚴厲地禁止她這樣做。

「我不管，」丹雅想。「我沒有姊妹和兄弟，我現在一個人在等候着某種不可知的懲罰，我到底做過了什麼錯事呢？這又是誰的過錯呢？保姆年老了，在這全宅中，竟沒有一個人可以談談話的，我一直孤零零的，這又是誰的過錯呢？誰的過錯呢？這一定是母親的過錯吧？父親一定有某種要離開她而到別地去的理由的。這是什麼理由呢？」

丹雅在黑暗中躺了好久，直等到她的眼臉，因為呆望着黑暗過久而倦乏闔上了眼睛才罷。

她的意思不是要睡，她想一聽見她母親的腳聲就跳起來。

可是沒有聽到牠們。

丹雅醒過來時，發見她的母親在搖着她的肩頭。燈已經點起來了，但是睡眠仍舊掛在她的眼臉上，她從許多朦朧的睡影與情緒中，看見了她母親的面孔。她母親的面孔也不大清楚，好像罩在暗影裏，雖然眼光還是很堅定的，却充滿着模糊的焦急和不快。突然丹雅似乎覺得她母親的手作着要打的姿勢了。

她高叫着，並且坐了起來。

她母親只皺了眉頭。

「爲什麼你又著了衣服上牀呢？」她嚴厲地說。「立刻起來，你知道我叫你不要這樣的。」

但是丹雅很能够看得出，她母親正在想着別的事情。

「起來，」母親再說，「去喝些茶。我剛剛去看過學校指導員。他們差人來叫我去的。起來，我要和你談談。」

但是丹雅不動。她還是坐着，手握着木牀的邊，她的母親就在她旁邊坐了下去。她的身體碰到了丹雅的身體，但是雖然不過輕輕的一碰，她也覺得了她母親的懊惱。

「這事究竟是怎樣的，丹雅？」她問。

「這是不真實的，一句也不真實，」丹雅回答。「你的意思要說你相信這話嗎？」

丹雅的聲音是很艱澀的，好像她的長久沉默使他受了影響。她今天所說的話，一共不過二十句。「我不相信這個。除了阿里斯太考夫，誰也不相信。他甚至要求要開除你，」

「可是爲什麼？」丹雅粗聲地問。

「他對於這事的見解，真是古怪，」母親說，「原故是」他說，「你污辱了學校的名譽。」是的，他很可笑，她又說，對於她所記憶的事情，不禁笑起來。

但是丹雅的面孔是嚴肅的。

「幸而你有許多朋友。」母親接着說。「這使我快慰。亞力山大拉伊凡諾夫娜也是你的朋友，你的校長雖然很不喜歡你的父親，也是很良善而精明的人。」

「啊，爸爸也在那裏的麼？」丹雅驚惶地問。

「是的。」

她的母親閉了她的眼睛；她的面孔似乎在這一晚上變得憔悴了。

「使我煩惱的並不是那報紙上所記載的話。」她柔聲說。「這是你！你一些也沒有告訴我。我必須向別人去打聽一切：關於高里雅，關於你那怪異的行爲和怪異的願望，以致那些孩子都稱你爲野狗。你在家裏總是不講什麼的。你真的怕我麼，還是不尊敬我，你不愛我呢？究竟是爲什麼？告訴我！」

丹雅搖搖她的頭。說話似乎梗在她的喉嚨裏。

「我時常是孤獨的，我時常只有我自己。」她用差不多是耳語的聲音說。接着又格外說得輕些：「爲什麼父親離開你，應該怪誰，告訴我，告訴我！」

這次輪到母親不開口了。她一二分鐘內，不說什麼，丹雅也沒有真看她的面孔。她沒有這個心。可是突然她就聽見她的母親安靜地，平心靜氣地說着話。在她的聲音中一些也聽不出震顫來。「丹雅，」她在說，「人們彼此相愛時，就住在一起，彼此不愛了，就分開。人們總是自由的。這是我

們的永久定律。」

這時丹雅才敢看看她的母親，起先很胆小，只斜眼瞥視，將頭側到一邊去，好像一頭小鳥，在起飛之前，先探視天空有什麼危險的徵兆的樣子。

她的母親坐着不動，她的頭高舉着。不過她的面孔帶着十分苦痛的神情，好像有人已經使她難堪了好久，或者用說話，或者用鏢鏑，不過總是毫無憐憫地，殘酷地。

「誰幹的呢？」丹雅痛苦地想着，呆望着她母親的面孔。

從這個慘白的面孔上，那世界上最美麗的眼睛向下看着她了——那就是她母親的眼睛，現在牠們綴滿了淚珠，在瞳人上，睫毛下，眼瞼的角裏，發着光。

「你以為，我們還是離開此地好麼，丹雅？」她說。

丹雅緊靠着她的胸脯。

「媽媽，」她喊着，在她的聲音裏，有驚奇，有深切的憐惜，「你還愛他麼？」

她兩手抱了她母親的頭，將她火熱的面頰緊貼着她母親的頭髮，在牠上面呼吸着，這是一個孩子的熱烈呼吸。

「媽媽，不要聽我，不要聽，親愛的母親，我再也不明白什麼事了。各事都在我的眼前旋轉着。」

在丹雅看來，這時全世界似乎正在繞着她的頭旋轉着，這對於她似乎是奇異的，正像奇幻的球，一時朦朧得像窗外的霧，一時藍得發光，又像她所愛的河，在清晨陽光之下起着微波，也正像她在夢中所看見的花園與田地。

「媽媽，不要，讓我們離開這裏吧，」她低聲說，她的眼淚和她母親的眼淚混在一起了。

二十

「愛的種類不止一樣，」胖女孩仁雅說。

她和丹雅坐在她的房間裏，靠着窗，旁邊有很大的金魚碗，剛剛換過了新鮮水。

這兩個女孩間的敵意已成過去的陳跡了。她們並坐着，從玻璃和水中看到街上去，街上早已是一片春景了。不過水和玻璃歪曲了她們的視景。那些被囚在裏面的小魚，當太陽浮過的時候，就用牠們扇形的尾巴將太陽的圓球形撕裂開來，許多微細的灰塵則在那微細的光線中跳舞，正像神妙的走繩索者。那個年老的銅鐵器修補匠，在十字路口出現了，在一根鐵條上用椎打着，在丹雅看來，他似乎在他的肩膀上，用鐵條將春光帶進了這個鎮裏。

「你會戀愛過誰麼？」丹雅問。

「戀愛過的。」仁雅答。「不過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們還在第二級呢。」

「可是你怎麼知道你在戀愛呢？」

「喔，這是容易的。他會對你說：『仁雅，告訴我，怎樣弄出這個總數來。』不過我知道我一定不可以這樣，所以我對我自己說：『不，我不告訴他。』不過那時他又來說：『噢，仁雅，對我說，我不再作弄你了。』那末我就只好聽他了。你的想像這樣一軟，你簡直不能堅持什麼。不過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一看見我在學校裏的分數低落下去時，我馬上就將這事丟開。我決定我已經够了。」

「但是你怎麼樣才能够這樣呢？」丹雅追問着。

「非常簡單！我不再看他。我好久不看他，我就忘記他了。」

丹雅挺直了背脊，對她的朋友作着探索的注視。她這時全心地歆羨着她；歆羨着她那飽滿的圓的兩頰，她的常識，她那富有驚人觀念的清醒頭腦。丹雅嘆着，嘆的時候她的嘴唇上發出了一個微弱的嘯聲。

「不要嘯，」仁雅責備她。「你要使惡鬼進入這個屋子裏來了。」

因此丹雅只好在這個屋子屏息不聲。這冬天有日光蘭生着，在海藻的卷鬚中間有金魚游着的屋子裏。

她們默默地坐了一會。

「是的，這是真實的，」丹雅終於說，「戀愛有許多種。」她不再說一句話，就立起來離開了那屋子。

年老的銅鐵器修補匠還在十字路口喊着，在他的鐵上敲打着，這是戶外的春天了。

春天也已經到了，丹雅屋後小小的樺樹叢林了。春天已經強逼樺樹腳下的草葉長起來，已經用新鮮的苔蘚使暗藍的樺樹根溫暖。樺樹搖擺着牠們的重枝，將暖風引到牠們自己身上。

丹雅喊着斐爾加。他在樹上回答她，那時他正坐在樹上，搖蕩着他那赤裸的腿。他正在用一把摺刀削着鉛筆，削得有如錐子一樣尖，他的書則放在他的膝上。這些書對於一個男孩是重担，這重担不但使他低着頭，並且也似乎使樹項震顫着。

他在用功讀書。

自從在河上的那一個可怕的日子以後，丹雅沒有離開過他。他們共同研習，她的清楚的記憶力，在許多時候，給他們很大的便利。

丹雅握住了一根粗枝，將她自己升起來，到了樹上。

這是一根向北的樺樹，差不多沒有葉子，彎垂在地上。這成了一個便利的座位。

「明天要大考了，」斐爾加帶着譴責的口氣說，「而你却出去浪費了一小時。這對於你是很好的，你知道一切，所以你不管別人。但是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不可救藥的人。如果我用功些，我也許才會勉強及格。而我正需要你時，你却走開了，叫我一個人留在這裏，」他痛苦的接着說。

「斐爾加，丹雅說，『你知道你在我 and 仁雅消遣一小時之內，是會熟習那個定理的。』」

「可是，假使我一再學習牠，牠却好像有車輪那樣，從我的心裏逃開了，我有什麼辦法呢，」斐爾加悲哀的答辯。

「好了。我們現在就再開始吧。」

丹雅伸出手來，從斐爾加的膝間取了她的練習簿。

「如果兩圓有一共同點，」她開始說，她的眼睛却看着風吹着的樹葉。

但是斐爾加只繼續削着他的鉛筆，他的打獵用的小刀，在太陽裏發着光，有如林間野鴿的翅膀。

「不，等一下，」他說，「你先對我說老實話。你今天真的要和高里雅到海岬那裏去麼？」

「可是我已經對你說過老實話了。」

「這就是你今天穿了你最好的衣服，不管你要不要弄壞牠，就來這裏爬樹的原因麼？」

「是的。」

「如果高畢雅因恐懼而不來呢？」

「他會來的。」丹雅說，呆望着樹葉。

「如果你的父親知道了呢？」

「他不會的。」

「你不怕有人會告訴他麼？」

丹雅聳聳肩頭。

「除了你之外，誰也不知道。而你是不會告訴的。」

不過她到底懷疑地看着斐爾加，看他是不是在笑。

但是斐爾加的一生中，以今次爲最嚴肅。

「我知道那地方，」他慢慢地說。「野雞在日出時在那裏出現。這是射擊牠們的最佳時刻。但是

你不要去，丹雅聽從我。」

「我要去的。」丹雅堅決地回答。

斐爾加從她的聲調上，覺得丹雅也會固執的，當她要這樣做的時候。

他已經問了她一切他所能問的話；他已經說出了一切他所要說的話。此外他還能夠做些什麼

呢？

他不說話，看着她。太陽光在她的面孔上，手上，美麗的輕衣上發着亮，那就是她不怕弄壞的輕衣。他想：「問她是沒有用的。她一些也不怕什麼。」

就在這時候，他驚異地看見她的眼睛裏有着非常恐懼的神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見過的。

「什麼事情？」他喊着，不知不覺間離開了些。

「一條毛蟲！」丹雅在極度的驚恐中喊了起來，緊握着她的前裾，將牠絞成了一個緊緊的結。

「一條毛蟲，毛蟲！在這裏呢，多怕呀！快些砍死牠。」

斐爾加躊躇了一下，看着他的刀，這是他用以取螞蟻汁，割咀嚼的蠟，以及爲丹雅做許多其他開心事情的刀。然後他用很迅速的動作，將刀戳在丹雅的衣服上，割開了一大塊衣裾。

丹雅在一起頭除了恐懼和厭惡以外，沒有別的感覺，仍舊將那一些什麼東西堅握在她的手裏，然後她慢慢地放開了她的手。可是在她的手掌上却躺着一段黑色的小樹枝，並不是可怕的毛蟲。

丹雅的恐懼變成了恐慌，等到一看見前裾上的裂縫，惶惑又變成了失望。

「啊啲啲！」她哭了起來。「像這樣，叫我怎樣能夠走出去呢？唉，斐爾加，你爲什麼要做這事？」

「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他說，「雖然這也是你自己叫我做的。但是現在你也許不會往海岬那

裏去了吧？」

「要去的。我還照樣要去的。我要去，我要去。」丹雅喊了起來，她從樹上跳下來，在林中消逝了。斐爾加簡直來不及看清楚她怎樣在那邊房屋和白樺樹之間失蹤的。

這好像是一陣風將斐爾加的朋友吹開了他的身邊。

他孤獨地坐在樹上。他膝上的幾何學教科書，砰然一聲落到了草上。一頭身有條紋的栗鼠，從樺樹下面鑽了出來，牠是林中一切動物裏面最喜歡打聽事情的，因此向落下來得書邊跑過去，好奇地嗅着牠。牠的前爪裏抓着一粒栗子，牠預備將牠帶到牠的洞裏去。

斐爾加在一陣暴怒之中，就將他的刀對栗鼠投了去。刀的尖頭恰恰戳入了栗鼠鼻頭前面的地裏。

栗鼠丟了栗子逃去了。

斐爾加慢慢地從他所坐的樹上溜下來。他拾起了那個栗子，放在掌上，試試牠的重量。栗子是重而充實的。斐爾加呆了看了牠一會，思念着丹雅，然後好像決定每一個栗子都應該被咬破的，他就將牠放在牙齒裏，用力咬着。

全鎮都睡着了。雖然最輕微的聲音，不管怎樣遠，在夜間總似乎是近的，但到底沒有什麼來打破這沉寂。全鎮都睡得很熟，街上都是空的。

丹雅孤零零地走着她的路。

在同一個時間內，她已經有一次走過這條路了。但是那時斐爾加是在她身旁同走的，在他的肩頭上擱着她的釣竿。他們都有一些寒戰，因為這是秋天了，樹葉早從樹上落下來，在牠們著地之前，就被風吹了開去。那時星只在地平線遠的一邊發着光。現在牠們都掛在天空裏，在一致消逝以前，等候着太陽的出來。

牠們現在明亮地在寂靜中閃爍着，丹雅正在牠們的亮光之下獨自走着，向那有樹林的海岬走去。

她進入了樹林，揀了一條闊徑，這裏的亮光要比在樹下多些。長長的樹根和影子橫在她的路上。但是她不怕。只有帶露的赤楊葉子拂到她的面上時，有時使她吃驚。她用手將牠們推開，心裏想着，假使高里雅對她講到戀愛，她應該怎麼辦？昨天他到她的地方，說：「請爲了我的原故

來。我還沒有看見過林中的日出。請來，好不好？」

現在，再過片刻她就要到那裏了。

「我將怎麼辦呢？如果有人向你講到戀愛，而你又有一個畢生只有你而沒有別人的母親，你將怎麼辦呢？」

她想到這裏，顫抖了一下，就將她母親在醫院裏用的罩衫，在她的身上格外裹得緊些，這是她悄悄地穿在身上的。

樹林一直在延展着，用狹窄的小徑，領她向海岬去，在那裏有許多大圓石躺着，被不息的風所吹着。

高里雅已經在圓石中間爲他自己揀好座位。他坐在那裏等着丹雅，注視着樹林。沙在逐漸黯淡的羣星之下變白了，圓石則發着暗光，好像天正在下雨。

丹雅似乎是從不知什麼地方跳到他的旁邊來的。她穿着白罩衫，因此他認不出她，正想離開她。她喊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不過片刻之後，他就從她所給他的震驚裏恢復過來。

時間慢慢地消磨過去。他們默默的向林邊走回來，在那裏，尖頂的樅樹矗立在霧中，看起來正像捲着紗線的大紡錘。

他們揀了一株極枝四展的落葉松，就在牠的枝下停了下來。

「爲什麼你穿上那件罩衫？」高里雅問。

「你所很喜歡的那件美麗衣服被弄壞了。」丹雅答。

「什麼衣服？我也記不得了。我只想着你。」

「時常麼？」丹雅問。

「時常。甚至我看不見你的時候。這就是我所不懂的事情。」

「是的，這是奇妙的。」她說。

然後他們就在落葉松的根上坐了下來，聽着枝頭初醒的鳥，在囁晰不休。一頭星鳥，在相近的樅樹頂上鼓着翅膀，然後飛了去，在牠背後的空氣中，留下了一條淺淡的曳跡。

「這是很奇妙的，」丹雅再說，一面看看鳥的飛去。牠在樅樹枝間已經過了一個長夜，現在太陽出來的時候，牠就飛去了。「不過那是好的。」她大聲說。「那意思是說，就是我離開了你也會時常想到我麼？因爲我就要離開了。」

高里雅發出了低低的哭聲。他不怕羞，一聽見她的話就哭出來，因爲她的話使他的整個世界在一秒鐘之內全顛覆了。

丹雅用極大的努力克制着自己的聲音。

「但是你真的要離開麼？」他問。

「是的，我已經下決心了。讓父親和你和那底雅姨母留在這裏。她很美麗，而他是愛她的。可是我將永遠不離開母親。她和我必須離開這裏。這是我所知道的。」

「可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告訴我！是否爲了你和以前一樣恨我？」

「高里雅，請不要再提起那些事情。」丹雅粗聲說。「我不知道我那時爲着什麼緣故。但是你初到這裏來時，我很懼怕。你是知道的，他是我的父親，不是你的父親。這或者就是我不公平的原因。我恨你並且怕你，不過現在我要你快樂，高里雅。」

「不，不，」他打斷她的話頭，簡直不能克制他的感情激動。「我也要你快樂，還有你的母親和父親和那底雅姨母！我要每一個人都快樂！不過這是不可能的麼？」

「也許這是可能的，」丹雅沈思地說，「我不知道。」

她沈默了，想着她自己的幸福，她父親和母親的幸福。

她坐着不動，倚靠着柵枝，四展的落葉松同樹幹，好像她要倚靠着一些比之模糊的思想更爲堅強更爲可恃的東西，這種思想是一直在她的心裏奔騰着的。

但是甚至是落葉松也在黎明之前初起的風中微微搖擺着，風是從河那邊來的，經過了山嶺在樹頂上打着迴旋。

黎明就在風的後面像潮水那樣滾了過來，衝上了像高垣一般的森林，河上的天空，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屁了。

「我也喜歡大家都快樂，」丹雅說，呆呆地凝視着遠處，那地方初升的太陽正在河上顫動着。「這就是我來和你談話的原故。現在我要離開了，看，太陽已經上升了，再會吧。」

丹雅從草上立起來，將背轉向了河，由森林中走開，也不看看她要往那裏走。

高里雅在杉木靜立在樅樹裏面的路上追到了她。

「丹雅，不要走開，」他請求着。「你到這裏來，難道就是來告訴我這句話麼？」

「當然，」她驚異地說。「不是你自己要我來的麼？我來還應該爲些什麼別的呢？」

他不敢看看她。他垂下了他的眼睛，怕他會看出他心緒的煩亂。

不過她却用一種神色看着他的面孔，這神色中混和着溫柔 and 羞澀。

她靠過去，在她的頰上吻了她，用他的手掌壓着她的。

她並不從他身邊移動開去。

寂靜從四面八方把他們裹住。

這時兩下很響的槍聲穿透了森林的寂靜，在片刻之後，由山嶺間發出了迴聲。在相近的杉木裏面，有很響的沙沙聲，一頭身有金綠羽毛的野雞，跌到了他們的腳邊。

他們嚇得奔了開去。這頭野雞將牠的身體在草上鼓動了一下，然後靜了下來。另外一頭白頭的野雞，曲折地飛着，也在丹雅旁邊跌了下來死了。

從濃密的樅樹後面，她的父親在路上出現了。斐爾加則跟在他的後面。

他們兩個人都帶着槍，藍色的煙在林中從他們的頭上升起來。

「妙呀！」她的父親說。

丹雅奔過去迎接他。

他看見她在這裏，樹林中，一些也沒有顯出驚奇來。

他溫柔地握了她的手臂說：「這是回家的時候了，孩子們，你們今天還要大考呢。」

斐爾加拾起了那兩頭重的鳥，牠們的身體還是柔軟而溫暖，就將牠們拋上肩頭，和槍一同揹着。

「我們正在這裏打獵，」他對高里雅說，作為解釋。「在清早，你可以在這裏囊括到許多野雞。」

高里雅渾身都在寒戰着。斐爾加脫下了他的短衣，披上了高里雅的肩頭。他又握了他的手臂。

但是路很狹，兩個人不能並肩走，所以他們只好成單行走；丹雅和她的父親走在前面。

她緊靠着他，免得去碰下樹枝上的露水。

她時時抬起眼睛來看他的面孔。他在路上大踏步地走着，不注意露水；他的靴跟很響地碰着樹根。他不任意瞎走，只沿着林中一條彎曲的路走。他質樸而正直。他對她微笑，將她向自己挾得很緊。

「你穿了那件罩衫，很像你的母親，」他說。

突然，丹雅將她父親的手臂舉起來，放在她的肩頭上，使他和她那天初次見他時一樣放法。她摸他的手，吻了他，這是第一次。

「爸爸，」她說，「親愛的爸爸，饒恕我。我以前惱怒你，可是現在，我懂得一切了。這不是誰的過錯——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或媽媽的，更不是誰的！畢竟在這個世界上，誰都有許許多多人可以愛，不是麼？」

「是的，」他同意。

「你肯不肯饒恕我那樣的惡劣，我不再惱怒你了。而你，」她輕輕的問着，「你不會爲了我這樣早就和高里雅到這林中來而惱怒我吧？」

「一些也不，我親愛的小丹雅。你看，我也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林中的日出是何等的富麗呀。」

春天過去了。近岸邊的河身，變得很淺，石子都可以看見，岸上的沙在午前是很熱的。

水上的閃光現在更尖銳，更細薄了。夏天的熱直射着山嶺，羣鷹從空氣的熱流中慢慢地向高空裏飛翔着。不時有新鮮的微風從海上吹來，使樹林暫時發了啾啾細語的聲音。

丹雅最後一次沿着河岸走，向一切東西道別。她越過沙地，她的影子和她作着伴，河在她的腳邊流着，像一個老朋友那樣，備着丹雅走路。

她到一個長長的沙岬上停了下來。

她喜歡和斐爾加早上在這裏洗澡。他現在在那裏呢？她一個早上找他都找不到，他已經奔走了，免得向她道別。她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

也許她自己是應該被責怪的吧？

在去年，就是丹雅多事的一年，雖然她會一開始就立誓，不讓別人奪去他的地位，但她却屢次忘記她的朋友。而他却從來沒有忘記過她，他還爲了她的疏忽而時常原諒她。

現在，丹雅要離開這些被愛的，熟悉的地方了，她用感激的心想到了他，在各處找尋他。

「斐爾加斐爾加」她喊着。

風將她的聲音送到了沙岬的每一邊。

突然，她看見斐爾加在一個低低的沙堆後面。他跪在水邊。

丹雅向他奔去，她的脚埋入了柔軟的沙裏。

「斐爾加，」她抱怨地說，「母親正在碼頭上等我，而我却從清早以來就一直找尋着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沒有什麼要緊事情，」斐爾加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回答着。「我在晒一些太陽。」

他說話很輕，從他半闔的眼臉中嚴肅的看 ней。丹雅笑他那哀愁的面容。

可是一些東西使她停止了笑。

斐爾加的腰部以上都赤裸着。他那太陽烘炙過的肩頭像石頭那樣發着光，在他那深深晒黑的胸脯上，有五個白色的字母很顯著的露在那裏。

「Tanya（丹雅）」她讀着。

斐爾加用手遮起這個名字來，惶惑地向後退。如果河不從他的後面監視着，他也許要退過去許多路，躲到山中去看不見。丹雅步步跟着他。

「站着，斐爾加，」她請求着。

他聽從她。

「我不管，」他想。「如果別人能够那樣輕易地彼此分離，就讓他們看看。」

但是丹雅沒有看着他。她向天看着太陽，看着朦朧的熱氣，和山頂上發光的空氣，她拉斐爾加的手向着她。

「可是你怎樣做這些字的？」她奇怪地問。

斐爾加向他那堆在沙上的衣服俯下身去，取出了五個用白紙裁成的字母作為答覆。他將牠們放在胸脯上牠們的位置上。

「我每天早上到這裏來，讓太陽灼着字母四週的胸脯，這樣，就只有你的名字成為白色了。這是我自己的意思。但是請不要再笑我吧。」

他將他的手舉到他的喉嚨邊，這是最大的悲哀的表示。

丹雅知道她一定不可以笑了。

她用新的溫柔看着他的眼睛，又用她的指尖輕輕地摸着他的皮膚。

「你是這樣一個小孩子，斐爾加。可是，冬天一來，你穿上了暖衫，牠就要完全褪去了。」

斐爾加的面色沮喪起來，他惶惑地看過四週的天，熱沙和河在山嶺間燃着，好像走一個黃金的山谷。他心頭的煩亂到了極點，他完全忘記了冬天，他向灼人的太陽露出他的身體時，一些也沒有想到冬天。

「喔，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傻子呢！」他哭着說。

「但是太陽是那樣的有力，」他固執地說。「牠不會完全消滅的吧。也許有什麼東西會留下來的，丹雅？」他懇求着。

丹雅想了一下，就同意了。

「你是對的，」她說，「有些東西是一定會留下來的。一切都要消滅，這是不會的。否則對於我們永遠的友誼那裏說得過去呢？」

這兩個兒童擁抱了。暖熱的空氣扇着他們的面頰，孤單的鳥從牠們高高的枝頭探出頭來看着他們。

兒童時期已經終止了！可是恰在什麼時候呢？誰能够替他們解決這個謎呢？不是沙，不是森林，不是石頭，那些都是常和他們在一起的。

只有他們所愛的河在黑沉沉長滿樅樹的山間流着，直向日出的地方急急地流去。在一切東西

之外，在看不見的遠處，一個使人迷醉的境地，在他們的面前升了起來，那是一個輝煌燦爛，發着亮光的境地。

他們立在那裏，彼此用臂圍着，注視着他們面前的遠處，只向前看着，不向後看，因為他們還沒有什麼回憶。

不過他們初次分離的哀愁，擾亂了他們的心魂。

「再會，野狗，」斐爾加說。「再會。」

痛苦的眼淚湧出了他的眼睛；不過他是一個生在寂靜的森林中的男孩，而這森林則是長在嚴酷的海邊的。他向水邊的沙上撲了下去，就此躺着不動。

丹雅沿着有沙的河畔走着，從同一嚴酷的海上發出來的清風，一直吹着她的面孔。

跋

本書排好後，接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合訂的「國際文學」英文本，當中有一條關於本書的消息，現在附譯在這裏，以作本書的參考。

「早戀」上演引起討論

根據了夫雷雅曼的小說「早戀」而改編成功的新劇，已經由「莫斯科少年觀眾劇院」上演了。對於該劇的價值，評論家的意見並不一致。有些人說，該劇並沒有將什麼教給兒童，不愉快家庭中的悲劇，也不應該在兒童的劇院裏出演，而兒童更不應該接觸到父母個人生活的問題。

Pravda 報的評論者，則指出該劇雖然有些短處，卻非常有趣而宏麗。牠顯出了劇中人物的複雜情緒和內心經驗。這是一本有教訓的戲劇。牠所表演的是深切的熱情，那些熱情都用清楚而大膽的詞句，同時也用極大的巧妙傳達了出來。「真的，」那位評論家繼續說，「該書作者所提到的若干問題，對於成人更比兒童有關係。作者也沒有供給一些答案。不過作者和劇院認兒童為自己的方法，却是很好的，這方法必然能够在這些年輕的觀眾中，引起崇高的感情，使他們配做真正

的蘇維埃人民。

「這本戲劇是能激動人的，是爲了他的親切，牠的色彩鮮明，牠的機智，而超羣絕倫的，該劇院卻將牠演了出來。」Pravda 報又這樣說，尤其稱讚着 L. Nevckaya 扮丹雅撒班尼衣娃和 P. Gravin 扮斐爾加的演出。